

1914

年

第

卷

第

22

期

小說時報

第二十二號



Conting Z.

詠青

中國名畫集第十七集

本局前出十六集頗承內外國社會推許謂爲美術界精品榮幸無任此集更求美備名畫十餘幀均人間未易經見之瓊寶其中五彩珂羅版套印三幀尤稱精彩試與原本比對淺深濃淡不爽毫厘既可爲玩賞臨摹之資又可爲插鏡張掛之用洵美術界之大觀也每集一元五角預定十集十二元並奉送木匣一只裝煌精雅極便收藏及送禮之用細目列下

- ▲五彩珂羅版印宋吳炳畫水禽團扇
- ▲宋馬和之梅竹雙禽圖
- ▲宋人工筆寫生
- ▲文徵明山水
- ▲明唐六如欸鶴圖
- ▲明唐六如高人深隱圖
-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 ▲王石谷摹唐解元一片秋山圖
- ▲王麓台溪山迴抱圖
- ▲華新羅五老圖
- ▲楊子鶴百禽圖卷三四
- ▲沈南蘋秋江水禽圖
- ▲張船山墨筆蘭菊
- ▲五彩珂羅版印戴醇士西湖采菴圖
- ▲五彩珂羅版印惲清於女士百花圖卷三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小說時報第二十二期目錄

(一) 短篇

鐵窗人語

(瘦鵑譯)

傷心之夜

(延陵)

逸犯小史

(瘦鵑譯)

女賊

(英國格林完特著) (夢池譯)

斬三尸

(僊谿劉瓊笙著)

(二) 長篇

拿破崙

(續) (綠衣女士) (冷)

巾幗鬚眉

(著者冠子)

愛河雙鴛

(英國却而司佳維著) (吳門瘦鵑)

(三) 雜記隨筆

紅冰閣雜記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畫等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冊如定常年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成或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彙集章程錄後)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十一號發行

編輯兼
發行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梓記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郵費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花娟娟小影

民影照相館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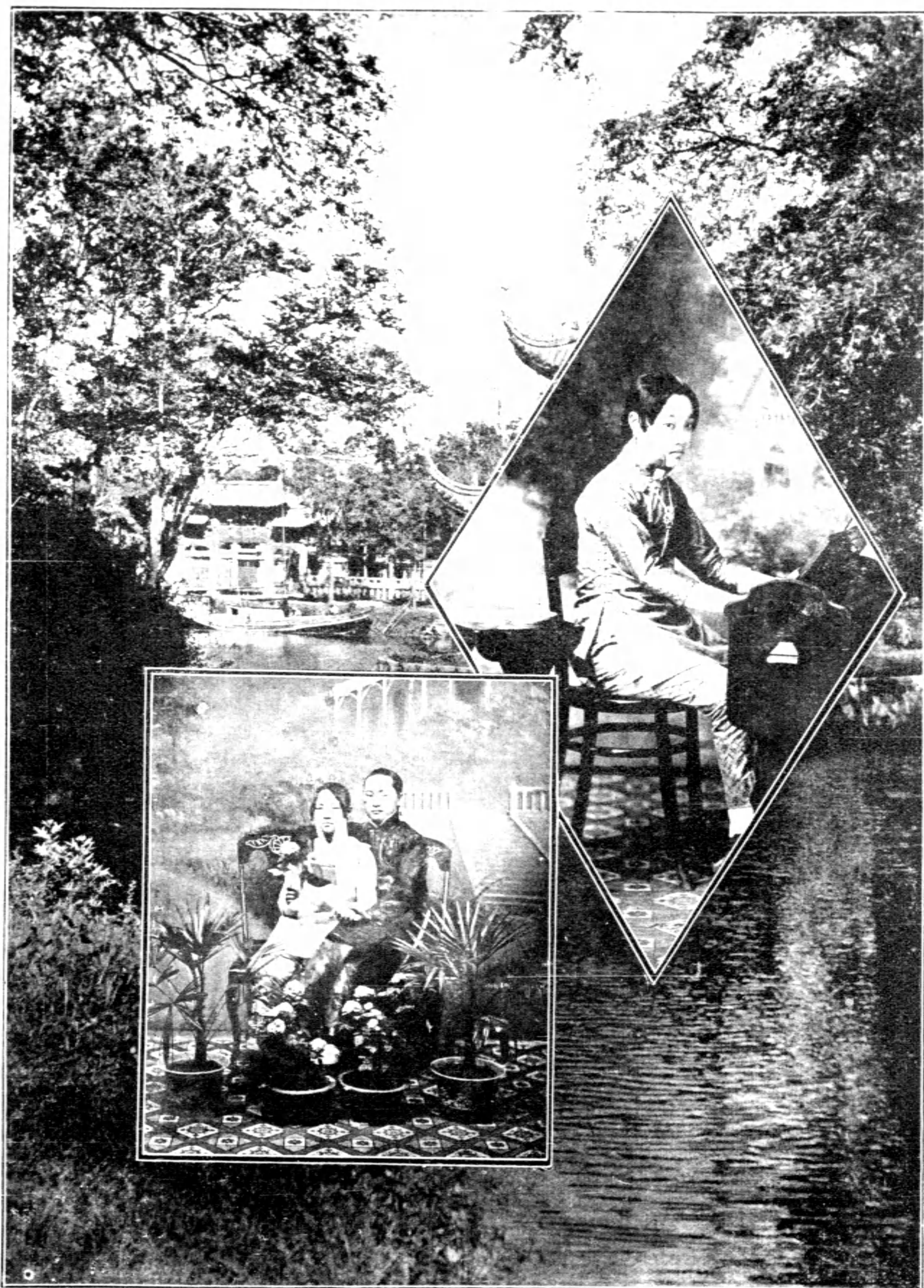
(有正書局印刷所製五彩刊雜版)



珠 明 夜

上 岸 與 男 子 同 遊 山 上





劍 綠 翠 風

民國二年四月歡迎蒞選女士大會紀念留景



桂雲峯
 九月菊
 月香水
 小翠芬
 小翠喜
 梁雨樓
 小菊芬
 小蓮子
 曹翠英
 楊翠芬
 金風雲
 金玉枝
 金風奎
 于小霞
 小玉喜
 苗鑫如
 小鳳喜
 尚俊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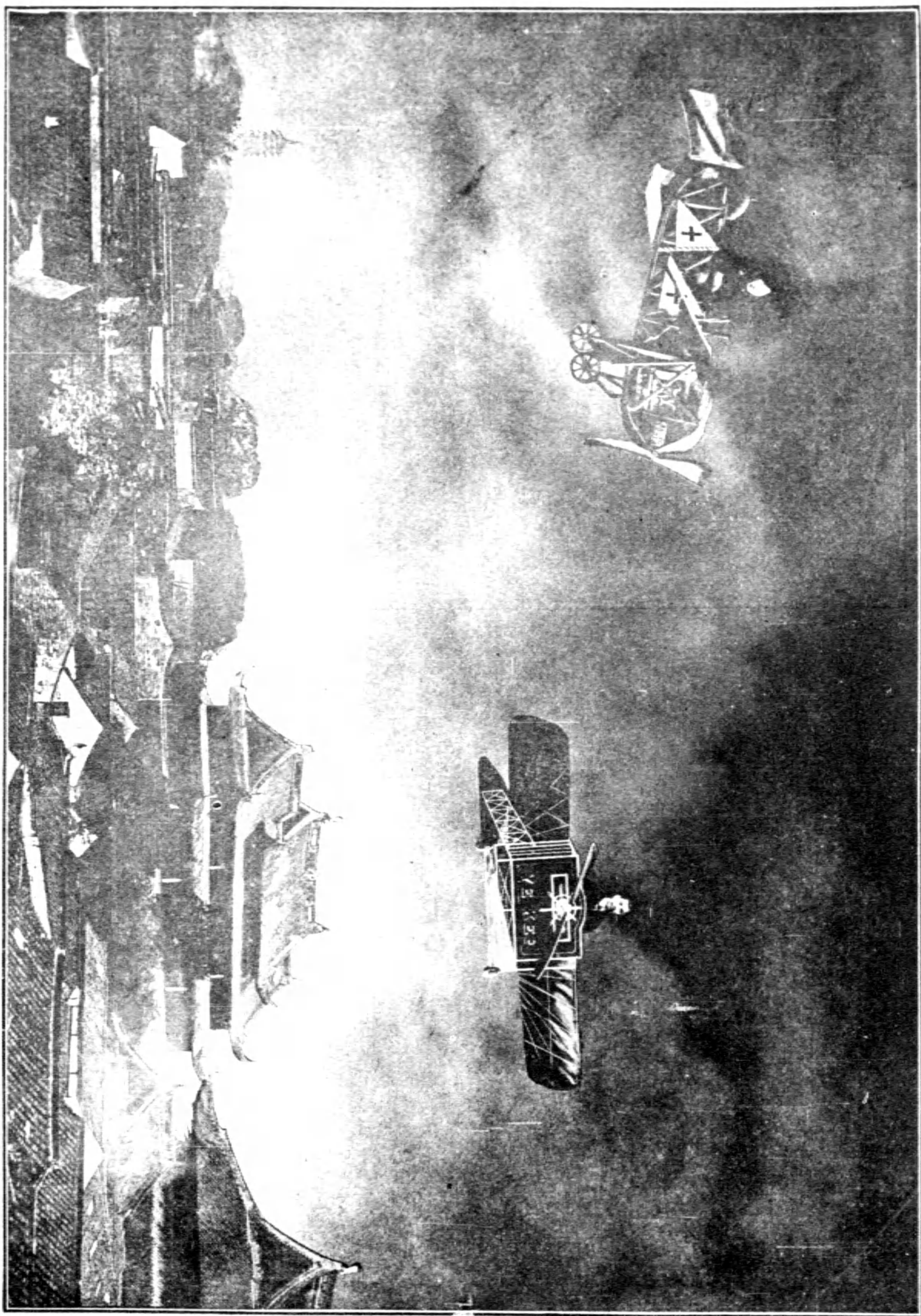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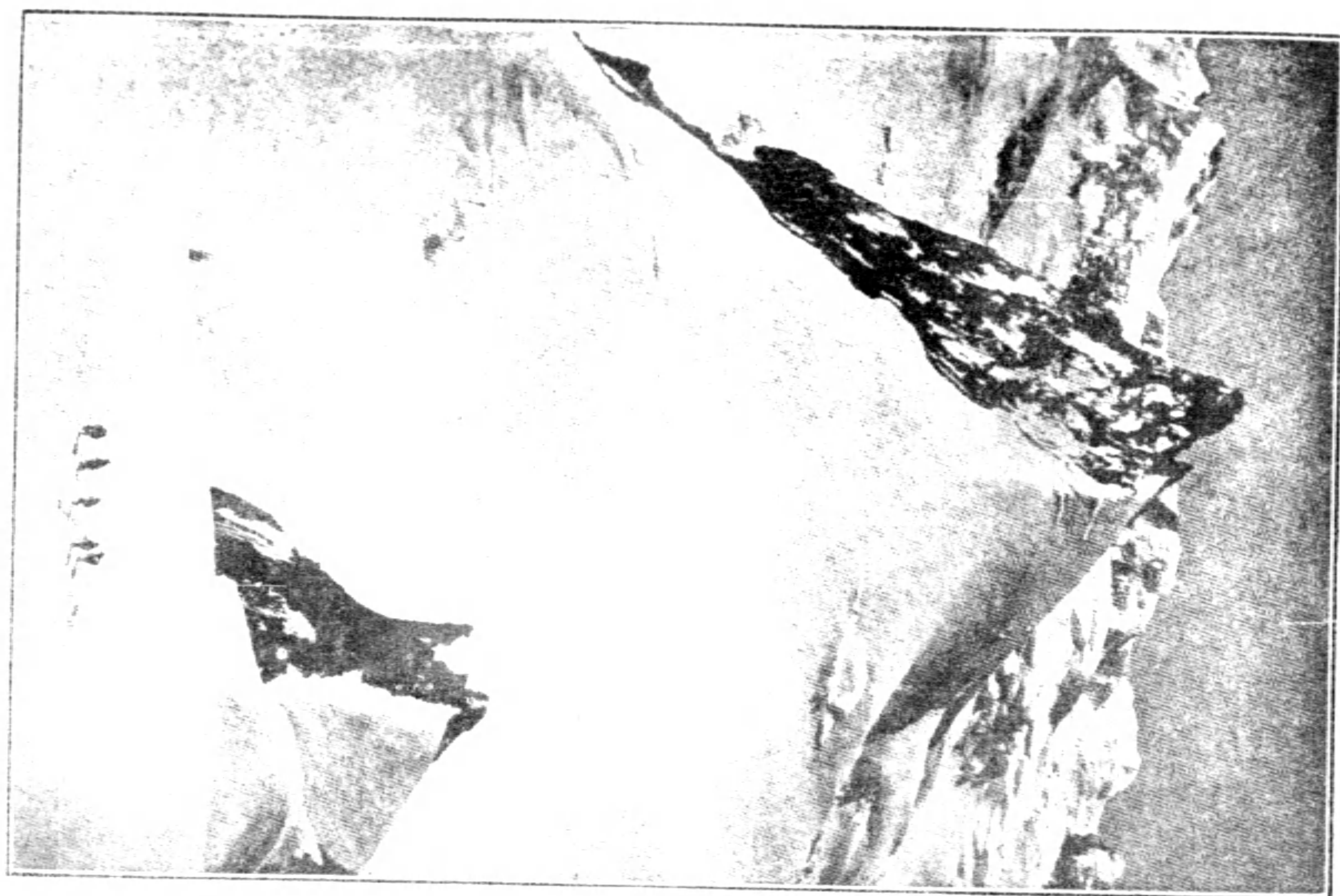
女西裝化之秋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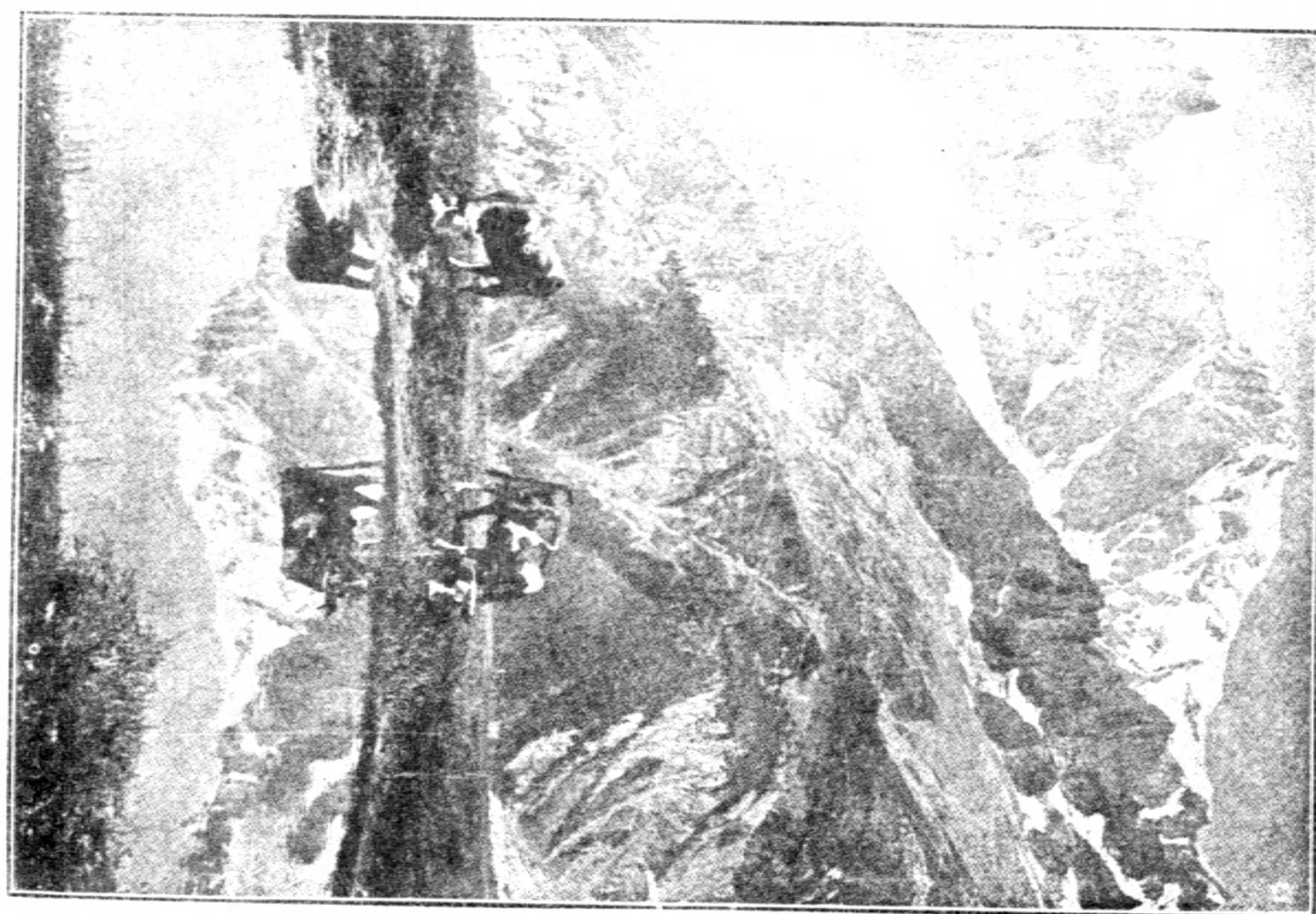
影攝之裝華服子種川細妓藝口營

蘇州金閶城飛機凌空攝影之景（附新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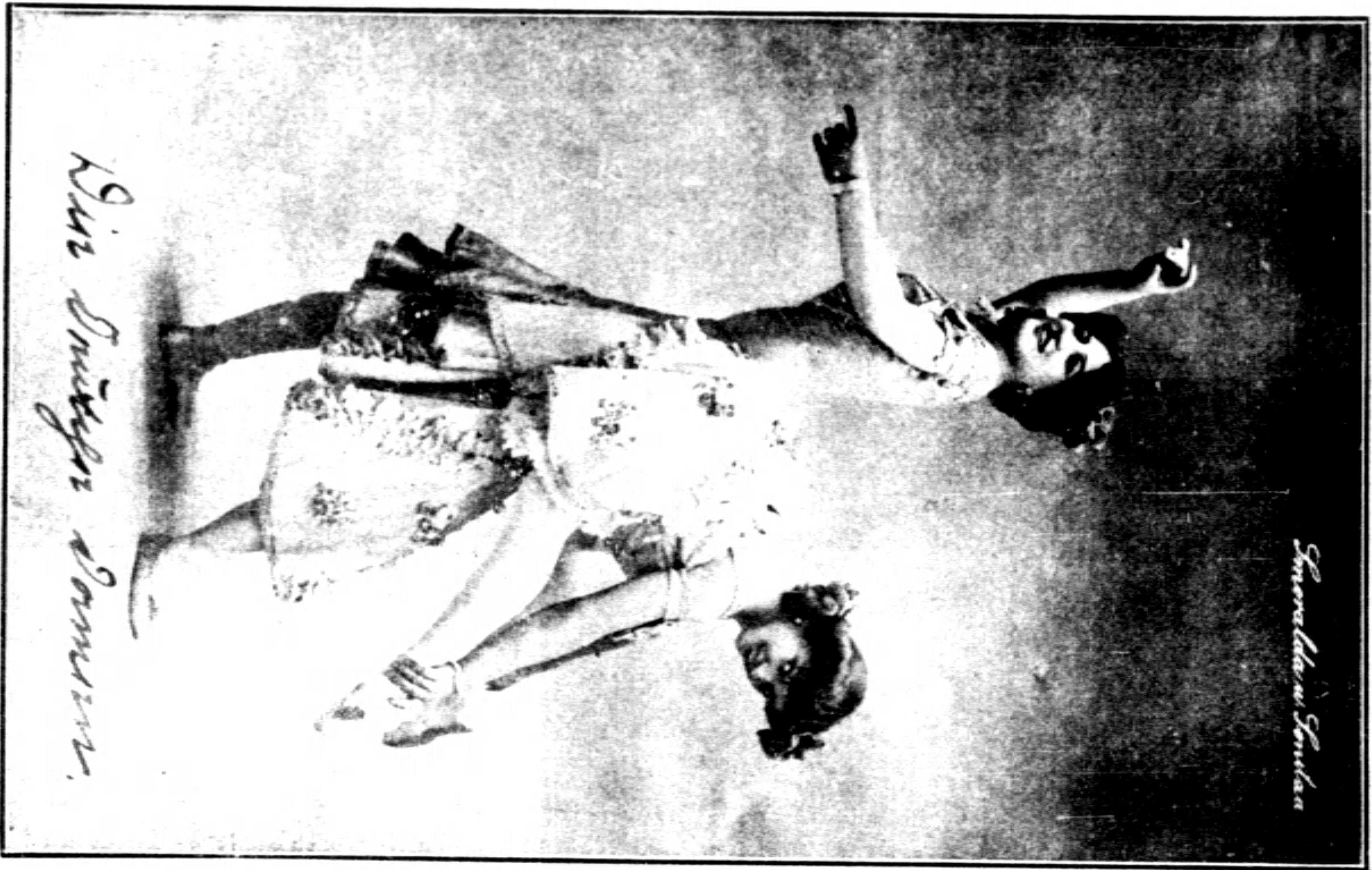




(一) 崑山司白爾河



(二) 崑山司白爾河



歐 洲 名 女 優 之 演 新 劇



法 國 最 美 之 名 女 優



鐵窗人語

(瘦鵬譯)

逸犯洛爾夫施威既被逮。現瑣入獄。一夜。余特往省之。余傑曼白落克偵探也。洛爾夫兀坐鐵窗。淚痕被面。非中懾。特良心發現耳。喟然語余曰。嗟乎。先生。余初弗欲以吾平生事實。宣洩於人。惟今夜。已爲吾畢生最後之一夜。木匠殆已爲吾高築縊架。運斤之聲。聲聲送入吾耳。碧空月光。似水寫彼。可怖之縊架之影。映射獄牆。復呈吾眼。簾使吾心灰意冷。今適值先生惠然顧吾。不欲使吾罪惡之史。長闕吾胸。隨吾瘞入窀穸。用特纏縷爲先生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生。有心人。幸垂聽焉。余非德人。亦非法。人於一八！

！年生於倫敦之屈落來巷。吾父吾母。固德產。以售舊衣及破布碎骨爲生。但生余及吾姊二人。願撫養教育之事。漫不加意。一切俱聽吾輩自由。初不過問。吾一入卅界。乃似墜入一。至危極險之淵。堂上二老。亦殊匪佳。不足爲兒曹模楷。蓋渠輩所得之貨。悉購自市上小竊金錢之來。途亦復不明。雅弗類正人君子所爲。余七八齡時。雖未入學讀書。而探囊之術。一蹴即幾。日造高明之域。及舞勺之年。爲術益精。倫敦。

中。至。靈。敏。之。妙。手。空。空。兒。中。已。能。容。余。占。一。席。地。矣。然。余。雖。日。漸。墮。落。無。力。可。以。自。拔。而。阿。姊。運。命。似。較。余。爲。佳。白。璧。皎。然。尙。未。陷。入。泥。淖。當。十。二。齡。時。吾。家。左。近。有。一。愷。惻。仁。慈。之。牧。師。見。其。韶。顏。稚。齒。楚。楚。可。憐。因。攜。之。入。其。所。立。之。來。復。日。學。堂。中。學。荏。苒。三。稔。已。畢。所。業。仍。依。牧。師。以。生。助。其。夫。人。理。家。務。良。得。主。人。歡。時。阿。父。阿。母。以。事。發。羈。獄。中。阿。姊。多。情。不。忘。弱。弟。恒。以。所。得。資。予。吾。俾。勿。爲。鼠。竊。事。且。請。於。牧。師。錄。余。爲。司。廐。之。童。子。乃。牧。師。善。相。人。似。知。余。無。賴。屏。不。用。阿。姊。亦。無。如。何。則。時。以。資。來。然。而。吾。結。習。難。除。作。惡。如。故。日。中。取。得。阿。姊。汗。血。錢。立。擲。之。賭。博。場。中。或。則。飲。酒。吸。烟。自。遣。必。至。囊。中。不。贖。一。錢。始。止。入。夜。無。他。事。但。徘徊。於。珈。館。劇。場。之。外。日。耽。耽。注。人。之。囊。乘。隙。盜。錢。物。以。歸。余。手。腕。敏。捷。未。嘗。失。敗。一。日。在。虹。街。上。探。一。士。人。之。囊。不。幸。爲。一。烟。肆。中。烟。商。所。見。遽。出。而。執。余。時。余。方。攫。得。一。銀。鼻。烟。壺。至。此。乃。爲。所。梗。且。兩。臂。已。爲。彼。執。力。爭。不。得。脫。適。有。一。警。吏。過。遂。捉。將。警。察。署。去。翌。晨。受。鞠。判。禁。錮。六。月。余。乃。破。題。兒。第。一。回。嘗。此。鐵。窗。風。味。矣。獄。中。都。巨。盜。積。竊。罪。惡。滔。天。余。入。此。獄。後。遂。得。與。一。鼎鼎。有。名。之。劇。賊。相。識。晨。夕。把。臂。有。如。莫。逆。余。仰。視。其。人。殆。如。歷。史。上。之。偉。大。英。雄。幾。欲。蘇。蘇。膜。拜。買。絲。以。繡。長。日。無。所。事。事。渠。則。以。歷。年。心。得。一。一。授。余。循。循。誘。掖。自。不。愧。爲。先。進。并。謂。余。苟。能。從。彼。他。日。馳。騁。世。界。不。患。不。出。人。頭。地。余。誓。言。一。出。獄。門。定。當。執。鞭。相。從。六。月。以。後。渠。二。年。監。禁。之。期。適。滿。乃。偕。余。相。將。出。獄。在。小。格。萊。客。舍。巷。中。賃。一。小。屋。以。居。越。二。日。渠。告。余。謂。某。夜。將。與。同。志。數。人。赴。盜。賽。竊。一。巨。家。擬。先。破。其。書。室。窗。上。之。玻。璃。然。後。縱。

余入室爲渠輩啟關。倫不拒絕。當以一銀票爲壽。余立允。其請數日後所約之夜。已屆。余與吾友約。謂欲先勾當一小事。方能相從。蓋吾斗憶舊事。決欲火彼虹街上之烟肆。以報前仇。是時。余年甫十二。而心術之惡。乃過於成人。遂致以雞鳴狗盜畢茲一生。悔無及矣。是晚七點鐘時。余卽悄然至虹街。夜黑似潑墨。星月不光。不虞爲人所屬目。先於附近雜貨肆中購得引火之物。物爲木數片。上敷柏油。余燃之。匿於背後。潛入烟肆。置之一架上。架上火柴可數百。合排列成行。着火卽燃。余飛犇而出。逕返小格萊客舍。巷遇吾友。少選卽同往盜賽。是夜事可不必縷述。質言之。吾方穿窗入室。將啟關。使爲警吏所執。渠輩俱兔脫。無一獲。惟吾一人爲網中魚耳。尋乃送入警署。此遭余罪大矣。旣在盜賽。穿窬罪已不能末減。而虹街放火之案。又發烟肆業付之一炬。烟商亦已訴於官。中謂當時親見吾飛犇出肆。一瞥而逝。縱火者爲吾無疑。街上一站崗之警察。亦謂嘗見吾潛行入肆。置物於架上方欲進取。則已疾馳而去。爲狀如狂。雜貨肆中人又出而證實。余謂事發之夜。吾曾入其肆中購引火物。衆口紛紛。吾罪遂成立矣。盜賽案中懲役七年。虹街案中懲役十年。解往新南威爾士配。所以十二齡之童子。乃消受此十七年之鐵獄生涯。罪惡史中。得未曾有。余囚獄中者三月。始與其餘五十人同坐囚車。至倫敦船塢。上一大舟。曰「神鷹」。翌日卽與一蘆船。曰「奧妙」。者同時啟碇。海天風濤中。載此五十一個囚頭。喪面之罪人。逕向澳大利亞洲去矣。舟行可七月。吾輩苦乃萬狀。鐵練如臂繫。吾五十一人於一處。顧不能交語。偶有微聲。鞭箠立至。有時

天酷熱而艙口嚴閉不令微風透入且空氣溷濁甚雖至強之人亦且立暈加以日夜苛待弱者弗能受。悉死死後仍與生者繫於一處至於朽腐始投入海中以膏魚吻爲日既久疫癘遂起死者纍纍然日有。數人於是監守者每晚必來以去尸體舟上固無醫士吾輩祇得束手待斃撐此皮骨力與死神搏戰勝。則暫延殘喘敗則有死而已厥後平均每日必死二人天地間愁慘之氣似悉萃於此一舟之中入夜一。聞水聲溷然卽知一人之運命已畢吾曹中又少一個爾時實爲吾舟中恐怖時代吾輩無復他想第求。速死每見同曹中或有一人死則皆嘖嘖稱羨以爲其人脫苦海登樂去矣吾輩不祈死則日望舟之沈。沒俾全舟同歸於盡靡有子遺如是者多日此願終不能償一日忽聞瞭望臺上歡呼陸地陸地之聲不。覺爽然若失二十四小時後舟已下錨於昔特奈港口之中次日乃登陸步兵一隊荷槍送吾輩入獄而。吾則大樂直似出獄歸去初弗念來日之大難蓋是日空氣澄鮮日光被大地作黃金色覺萬物都含快。意卽失意人處此將復萬愁俱祛欣欣然如入意頓天樂之園數月前所受之種種困苦回首乃如夢寐。余旣入獄鐵窗下之生活淒涼殊甚每日必與其餘囚徒百餘人同出作工或築路或碎石子粟六無復。已時當是時余不得阿父阿母消息甚以爲念蓋余未入獄之先二老以三金鏡自一小竊處購得一貴。重之時計適小竊被獲詞連二老警吏來雙雙捉將官裏去以後遂寂然一日之晨余高臥獄室中思吾。父母思久乃生妄想脫警署中人能省識吾心亦送二老來澳地利亞與余晨夕相共仍得叙天倫之樂。

則雖終吾生繫此獄中亦所甘心方沈思間忽聞門上有鑰匙聲須臾門開然闢而吾姊之玉容斗現於吾之目前天乎吾其狂耶抑離魂耶天涯海角千山萬水吾姊竟能間關來此耶於是吾乃躍然而起拭目以視則亭亭立於前者果吾姊愛奈也頰輔間略帶淺笑之容橫波中微現悽惻之色吾儕默然相對者移時始各展臂互抱及獄吏闔門去阿姊卽絮絮語吾謂途上迭遭艱險停辛佇苦始得到此聊以慰吾寂寞且爲吾故特棄其情人而來蓋阿姊固多情種子近方與一少年暱憐卿憐吾情好靡篤直如同心蓮子比翼鴛鴦結褵亦有日矣茲以倦念阿弟不能自已特宛轉告其情人謂有弱弟方在天末鐵獄生涯爲狀良苦擬趨往一視一俟買棹歸來便當僱君子遂以孑然一身擔簦出門數月中茹苦含辛僕僕道途始得與十數年寤寐不忘之阿弟相見於是阿姊語畢汎瀾弗已余自有生以來未嘗有一滴之淚至此乃淚落如繩幾不能仰阿姊之語感吾者深矣余與阿姊相語不過十五分鐘於阿姊口中乃得二老消息今尙羈獄中二年後方得自由又悉阿姊在牧師家中獲益良多品學俱有可觀不難於昔特奈得一美缺阿姊之意亦殊不欲離吾歸去擬於此間覓一瞰飯地然後設法出吾於獄革面洗心爲社會上之善人嗟夫密司脫白落克吾此時見茲獄牆上縊架之影乃感喟弗已悔爾時辜負阿姊盛意竟至於此十五分鐘後阿姊道聲珍重別吾而去閱一來復阿姊果如願以償於昔特奈六里外一官吏家中爲治乳之婢一月以後其主人又欲僱一童子於是力爲吾說項主人慨然允百方斡旋拯吾出諸

狂狷吾遂脫却囚衣爲海軍中尉柏斯谷家之僕從矣余一入其家前途乃一片光明阿姊束身自好以道德爲主人重吾中夜捫心憬然而悟乃力自勉策欲效阿姊所爲每日服務既畢夜中恒與阿姊同處阿姊則掉其粲蓮之舌諄諄誠吾謂吾今而後當勉力改過一湔從前之恥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可也吾唯唯阿姊復教吾以作書及誦讀旁及樂歌余初殊弗耐已而好之覺其中趣味甚永課罷則阿姊與吾同唱夜禱之歌姊聲曼妙無倫恍聞枝頭黃鸝宛轉作綿蠻聲余每爲之神往余役於副將柏斯谷家者凡三稔往時桀傲不馴之性情爲之一變讀書作事俱頭頭是道不復萌故態而求學之心亦甚摯自一德國牧人處學得德文其人本居留倫敦因醉中誤殺其友遂被放來澳又從一閩人習法語頗純熟閩人爲巴黎產以在倫敦僞造護照縱負債者出境事發因流竄至此余既能德法語尙不足復習簿記及其他有用之學問阿姊愛奈亦殷殷自修論其學業實足爲女師保姆而有餘作竈下婢特大才小用耳柏斯谷夫婦遇吾姊弟至厚未嘗有疾言厲色吾輩亦安之但忠事主人不作他想時吾年已十七愛奈方二十豐容盛鬢綽約如仙雙波深碧大類澳洲天光香雲作淡棕巴受日閃似金雙眉彎彎如遠山睫毛長而細齒白於編貝而玉體復不修不短不肥不瘦絕世美人之稱直當之無愧色愛奈芳容旣都愛之者遂衆而女主人尤垂青眼擢之爲保姆職位較隆薪資亦厚人之傾倒者乃益甚伊才施洛德者即授吾德文之牧人狂且也愛慕吾姊爲狀如狂以吾姊爲唯一之目的物大

有。不。得。不。止。之。勢。顧。阿。姊。初。不。屬。意。其。人。况。來。澳。以。後。情。愛。二。字。未。嘗。榮。諸。懷。抱。惟。其。宅。心。敦。厚。一。以。仁。愛。遇。人。荒。愴。不。解。事。遂。致。誤。會。一。日。忽。草。一。長。書。致。阿。姊。刺。刺。言。情。愛。語。乃。無。倫。次。末。復。以。危。言。恫。嚇。謂。倘。不。下。嫁。他。日。必。且。無。幸。阿。姊。得。書。立。授。余。屬。余。還。之。彼。愴。且。告。彼。以。後。勿。孟。浪。余。遂。取。書。匆。匆。至。愴。許。怒。斥。其。人。語。至。尖。刻。愴。亦。怒。詈。余。爲。墮。落。之。子。余。弗。能。受。力。撲。愴。仆。於。地。拂。衣。逕。出。斯。時。余。全。身。之。血。都。沸。自。誓。將。來。必。不。令。此。不。足。齒。之。愴。近。吾。阿。姊。閱。三。月。餘。無。甚。意。外。之。事。故。六。月。某。日。午。後。阿。姊。將。策。馬。往。昔。特。奈。去。所。得。薪。資。存。之。儲。蓄。銀。行。中。囑。余。爲。伴。時。余。適。有。事。阿。姊。因。先。行。昔。特。奈。去。此。不。過。六。里。阿。姊。素。善。騎。不。亞。於。男。子。且。途。次。風。景。良。可。人。亦。不。虞。獨。行。之。寂。寞。臨。行。告。余。謂。歸。時。尙。須。在。鎮。中。勾。留。少。時。與。一。閨。友。茶。話。晚。中。阿。弟。可。來。昔。特。奈。逆。余。云。云。余。頷。之。夕。陽。落。時。余。卽。跨。馬。邁。往。昔。特。奈。疾。馳。穿。矮。樹。叢。而。出。至。大。道。上。是。夜。天。殊。昏。黑。雖。有。月。顛。爲。霧。霧。之。雲。片。所。掩。光。至。弗。揚。余。目。光。亦。但。能。及。馬。首。前。二。碼。之。遠。二。碼。以。外。則。駭。黯。不。能。見。一。物。余。策。馬。而。前。思。潮。種。種。一。時。歷。落。而。起。偶。憶。過。去。事。中。心。良。用。弗。怡。而。念。及。年。來。品。學。之。孟。晉。則。復。欣。然。自。得。且。前。程。萬。里。正。無。底。止。或。能。建。一。二。大。事。業。亦。未。可。必。念。至。此。幾。於。失。聲。而。笑。斯。時。夜。雖。未。深。而。四。野。諸。籟。都。寂。余。方。沈。沈。而。思。斗。聞。遠。處。有。怪。聲。聲。不。甚。高。似。有。人。呼。救。者。顧。余。絕。不。經。意。以。爲。是。殆。人。家。廡。中。驢。鳴。或。則。林。中。杜。鵑。叫。月。耳。頃。之。忽。又。聞。發。槍。之。聲。鏗。然。作。余。乃。立。以。靴。釘。刺。馬。向。此。槍。聲。發。處。如。飛。而。去。余。馳。時。不。省。何。由。心。亂。躍。弗。已。不。數。百。武。吾。馬。遽。蹇。起。

不前。全身皆顛。余知有變。遂翩然而下。此際雲破。月出清光。大來天乎。吾乃於月光中。見吾可憐之阿姊。橫陳於地。如花之面上。創痕縱橫。殆遍雙眸。注天直視。不動猩紅之血。自喉際汨汨出。天乎。吾阿姊死矣。余悲痛萬狀。哭不成聲。立長跼。其側。天上月色如水。銀下照其澄碧之雙波。瞳子中彷彿印有彼荒僧。伊才施洛德之小影也。少選。余已暈絕不省。以後如何。及阿姊死後之第三日。一薰風朗日。夏日之晨。始豁然。而醒。醒後。猛憶彼夜事。心幾爲碎。阿姊慘狀。一一突現於目前。於是吾狂矣。入狂人院者。凡六月。歌哭無端。不知復有天地。閱月餘。以醫者盡力療治。狂疾良已。院長允吾出院。出後。余乃探聽阿姊死後事。知已得嫌疑犯二人。與此案有連。將處死刑之前。一夜忽失所在。嚴緝不得。或謂二人方匿矮樹叢中。顧至今尚無迹。兆伊才施洛德仍服務於柏斯谷副將許。殊無疑之者。自是余萬念俱灰。但欲爲吾至愛之阿姊復仇。不復此仇。死且不能瞑目。一日傍晚。余至鎮中。一槍砲肆中。購子彈及火藥。然囊底羞澀甚。無力復購。手槍乘肆人返身時。遂於窗中竊取其一實。以彈懷之。往施洛德家。其家余固知之。去吾主人許可一里。爲茆屋一椽。一小時後。余已戾屋前。四顧無人。卽悄然關門而入。月光照入屋中。則見施洛德龐大之身。方偃臥於一小榻上。余力搖之。使醒。舉槍注其面。施洛德啓目視余。一見余手中槍。則大驚失色。余厲聲言曰。伊才施洛德。余此來特爲阿姊復仇。施洛德立自榻上躍起。哀號乞命。余曰。汝趣以死。吾阿姊之兇手語。吾當往見其人。施洛德曰。吾偷舉以告君。君能否恕吾。余曰。今姑勿論。汝但語吾以實。個中

實情。余已略有所知。汝脫敢誑吾。則必不汝宥。施洛德唯唯。立一爲吾道死。吾姊者。尙有二德人。一曰格萊守。一名希伯司。俱於事後被拘。獨無人疑。及彼得以安然無事。今二人亦已潛逃。不知所往。余遂詢以二賊容貌。俾日後得尋索其人。施洛德直陳不少諱。末復告余。案中正兇。實係希伯司。渠不過資以臂助而已。余大呼曰。惡魔。汝乃敢誑吾。彼夜余於阿姊眼中。實見汝小影。正兇非汝。而誰委過於人。爲時已晚。今日吾爲阿姊復仇矣。語既。吾槍立發。施洛德大呼而仆。烟散則見吾不共戴天之仇。已在地下。彈中於喉。血縷縷噴薄而出。正與吾阿姊死狀同也。余大仇既報。欣喜萬狀。因於屋中。覓得一利刃。斷左手中指。以爲紀念。草草裹以布。卽遁入樹林。自隱。密司脫白。落克。吾事行述畢矣。日中余已延耶穌教牧師。密司脫白。朗於今夜七時來爲吾祈禱。今已六時五十分。尙餘十分鐘。當畢。吾辭。余既殺伊才。施洛德心猶未定。誓欲並得格萊守及希伯司。二憾悉置之死地。而後已。光陰之去。至迅忽忽。又是數年。余心終不懈。往來各地行踪。靡定。冀遇吾仇人。願久久未得。一日忽在奇朗一旅館中。見一侍者。余一見其人。立知其爲希伯司。於是出刀猛刺之。孰意天不相。吾一擊不中。刀尖不中其胸。而中其囊。爲一銅錢。所格。但受微傷而已。而余則被逮。一經鞫訊。便入梅兒蓬中央大監獄矣。幽獄中者。凡二年。有半。忽有一新獄吏來。余觀其狀貌。知是格萊守。不覺大雀躍。一夜遂殺之。越獄而逃。夜半至山屈奇港口。坐石步上。少息。萬籟皆寂。惟聞水聲。四顧茫茫。將引刃自殺。剎那間。心中忽起一念。三憾已死。其二尙有一人。不當聽之。漏網。俟

三憾盡死死亦未晚於是出刀復斷吾左手之食指以爲第二次復仇成功之紀念既乃棄斷指於水邊裂衣裹創踉蹌而起至如何遁出梅兒蓬吾亦不自知蓋爾時痲疾復作頭腦昏亂不甚清明前事乃模糊不能記憶第覺數日夜跨馬盤桓於一茫無邊際之沙漠上不審何時暈絕於一泓小溪之畔後乃爲一隊旅客所見拯吾起其地去昔特奈不甚遠鎮中禮拜堂塔尖尙在望也此爲吾遇君之五月前事五月中余以賭博及畫得資頗豐衣食之外尙有盈餘密司脫白落克吾如何能作畫君當未悉是蓋數年前余往德國尋覓希伯司及格萊守二憾時所學者求學之心既切爲術遂精余既遇君承君不棄齒吾於至友之列殊引以爲幸事一日與君飲於聖喬治大酒肆中斗見窗外有一人過則希伯司也余因飛馳出肆追逐其後一至賽馬場外余卽出槍狙擊惜余術未精擊而弗中不然吾阿姊之仇盡報矣然而施洛德及格萊守已死余心已足希伯司雖不死吾手他日上帝必且降罰其身也密司脫白落克吾言已竟七時已屆縊架巍巍高築似招吾去君不聞扶梯上有足音乎牧師且來君其行矣余遂微喟而起出獄室去明日施威未死蓋處死刑者初非實事特幻想耳二來復後施威以狂疾死時方七點鐘縊架剛築起也





傷心之夜

(延陵)

第一章

予紐約一醫士也。年少學淺。懸壺所得。藉足糊口而已。寓於卡羅非路。同居者爲一德國人。亦業醫。相契甚。然予莫知其所。然蓋其人貌既不揚。性又甚僻也。數年前予受某醫院聘。居彼處半年。院中有一附設之醫學校。時予友方肄業其中。因相識。彼既畢業。遂爲予聘爲助手。彼於醫學之理論及臨症之手段。與予蓋相若。凡日間。吾兩人方在室各理事。或出外診治。及夜則相聚一室中。或縱談。或作葉子戲。或煖閣圍爐。或綠罈把酒。嗚嚶謳歌。推襟送抱。相得蔑以復加焉。一夕忽不克相聚。雖同處紐約城中。而無異隔重洋。此爲吾兩人數年來所度之特別夜。抑亦傷心之夜也。

予有兩知己。平生之快樂。即繫焉。別一人名娜亞。乃一絕世美人。居奧朗。其中歷史甚長。雅不欲瀆諸君清聽。然有一言必相告。予識娜亞甫周歲。卽來。一情敵好景不長。恨海波翻。緬懷往事。茲足傷心也。

因是故。一日與娜亞失和。事後復自悔。函葬。乃於次日晚乘火車往奧朗。擬見娜亞。負荆修好。及至。又不

遇。予悶甚。乃坐彼廳事中稍息。忽聞僕人言。彼美將於明日啓程赴歐。偕行者爲別一情人。予大驚。念此
人貌既勝我。復善媚。此行設成。我必失敗。因之煩懣不可名狀。

娜亞之父亦吾之好友也。並願婿我。此時聞予至。乃自他室來。既握手爲禮。老人曰。鉄克。吾正思請君來
不圖君已至。汝知歐勃萊將於明日偕吾女遊歐耶。此重違吾意。亦君之不幸。予聞言。益悼悵不寧。乃就
身傍一椅上坐。問曰。娜亞知歐勃萊之與偕乎。想會以此相約也。老人曰。焉得不知。然是否相約。則吾不
得知。鉄克爾母氣餒。吾女尙愛汝。君苟隨行。則……予曰。信否。曰。然。吾知君必能戰勝彼。予曰。然則我
必隨行。現今爲六時。七時可至紐約。尙有五六小時。足預備一切。並會我好友列秋。老人曰。如每日須診
視之病者何。予曰。現但有一婦人。處須每日往診。渠病甚篤。然可託列秋代理。此婦人亦深信彼。予將即
返。是否明晨九時行耶。曰。然。予曰。請今日暫勿以此告娜亞。彼無恙否。曰。彼無恙。此時往紐約購物去矣。
鉄克好自爲之。既與老人別。予即乘火車往紐約。

吾在火車中不甯益甚。心中兔起鶻落。思潮萬千。念無故棄業航遊。甘爲情慾之奴隸。豈不甚痴。然此數
十日之旅行。實定我與歐勃萊最後之勝負。而吾一生之幸福亦決於是。則此機會又安可失耶。

既至寓所。即入書室中覓列秋。不見。僮云。渠已出門二小時。予甚訝之。蓋彼未嘗於日暮出行也。繼予坐
一椅上。瞥見棹上置一物。高約尺許。黃布裹其外。似爲一束書籍。外署名。乃寄交列秋者。予行近棹前。正

思取而啓之。忽聞一怪聲曰：高琴而先生！予回顧見一人方入室門。

此人既入室，向我一鞠躬曰：先生，瑪尼夫人病轉劇，請先生即往。其象極可怖。此時或者已死。蓋我來此又一時矣。夫人但信先生一人，請先生即往。予曰：汝爲誰？蓋予雖與瑪尼相審而不識此人。瑪尼即我語老人謂須日日往診之一病者也。

其人曰：我爲納瓶斯博士之僕。瑪尼夫人現在我主人家。予曰：夫人不在彼家中耶？曰：然。現在實根得路。予曰：此時我實無暇。姑……予言未竟，其人即曰：馬車已至門前，請先生速行。予曰：諾。待我寫一信。其人頓足呼曰：先生萬不可再遲矣。夫人命在須臾，遲必無救。予出門時聞彼方狂呼先生名不止。予微笑曰：然則尙能言也。

予留一紙與列秋，謂我不久即歸，請彼在寓中候予，並言明日將遠行，願與我好友聚談一宵，以當話別也。既書畢，乃與此人出門。予甫登車，其人已躍坐御者側，而車亦疾馳去矣。

予在車中沉思，念瑪尼之病必不至轉劇如此之速，豈伊知我明日行欲阻我乎？繼思瑪尼必不若斯，蓋彼深信列秋不弱於我也。

未幾車停車門闕，前之僕人指一巨門謂我曰：先生，此即我主人家。時已暮，不識此屋爲何式，但覺其崔嵬且古不類。有生人居。予下車，正思按鈴而門啓，一德國女郎出，向我微鞠躬曰：先生，瑪尼夫人在樓上。

也。予緣梯登樓。聞有一種觸鼻之氣。似此宅。乃數十年人跡不到之地。詫甚。既登。惟見一空屋。在屋之西隅。有一門。更有一德國女郎。從此出。亦與我施敬禮。曰。請進內。言已。卽復退入。同時聞門內有聲。曰。夫人高琴。而先生至矣。予遂亦進此門。

讀者。諸君。我即在此室中。度傷心之夜矣。予甫越闕。卽聞門上有克列克列之怪聲。及回顧。又聞對面一門上。亦作此聲。頃刻間。兩門均砰然自闔。而先時之女郎。亦不復見。

其幻其夢。吾不知何以遭此離奇之事也。始竭力推門。兩門均已鎖。繼狂呼求救。但聞空屋回音。驚魂。恍恍。熱血鼎沸。傷氣木立。如醉如痴。嗟乎。諸君。予何能述此情景於萬一耶。

第二章

此室爲正方形。牆均白色。四周無一窓。宛如密獄。梁上懸一鐵管。其端爲煤氣燈。室中無多物。惟倚壁有一舊式黑棹。其側有兩椅。均似數十年陳物。棹中央設一盤。盤中置綠色酒二瓶。玻璃杯二。均潔無纖塵。酒則最佳之白蘭地也。予睹茲。思想益紊亂。不解此爲何意。因更狂呼。終無奮聲。室外亦闐寂之至。若無一人。有頃。忽聞車聲。轆轤似先時。載我至此之馬車。正馳去也。至是知呼救亦無效。腦血膨脹之至。幾不能立。乃就一椅上坐。

困我於是何爲乎。我尙能出此樊籠乎。諸君。苟設身以思。當無不作此想。然我則何暇揣度。此輩小人之

詭謀更何暇計我一身之安危。娜亞當自紐約歸矣。歐勃萊當亦偕行矣。諸君不見車站之旁。電光燦爛。彼二人方攜手並立乎。不見沙發椅上笑靨微紅。澄波泛碧。方與彼僮接吻乎。行矣。汽笛鳴矣。終不得隨我玉人乎。此爲予當時僅有之種種幻念。

予默坐移時。念前此兩女郎苟已乘馬車離此。則吾一人在此室。更誰敢此門。復思彼輩或不至如是之酷。或尙有一二人在此。我應竭力懇求彼等。不當甘心死守。於是乃自衣袋中探出時計。置棹上。時已七時三刻矣。復盡取所懷之銀錢堆其側。計之共十二元。並取左手上兩赤金戒指。思以此諸物贖回我自由也。但我雖高聲狂呼。終無人聞。且此室中又無……否否。幸左門之側尙有鈴也。乃轉身行至其前。予右手方觸鈴。上忽聞背後有笑聲曰。高琴而先生請盡收此銀物。吾儕所需非此。乃君之。SOCIETY (譯

言交情社會意)也。予大驚回顧。見一德人立棹旁。向我微笑鞠躬。其年約四十餘。溫文爾雅。似一上等紳士。彼復言曰。先生萬毋誤會此意。我等僅需先生之。SOCIETY 非需先生之銀錢。言畢取棹上時計授予。予既驚其貌之善。復不明其語意。呼曰。怪哉。SOCIETY 非物。需則徑取之。胡爲……復指棹上曰。若以

此區區爲不足。請言其數。必唯命是聽。幸毋荒我寶貴之光陰。其人聳肩微笑曰。君真滑稽哉。非索銀錢非索。時計我已言之矣。先生姑請坐。此佳釀特爲先生設。味甚甘。試飲一盞。當知予言不謬也。

予見其有意相戲。益怒呼曰。毋多言。但說明此意。何因錮我不能言。則任我行。否則……言至此。思奪門

奔出。彼睹予狀。忽作可怖之獐笑。退行數武。且自衣袋中取出一手鎗。直指我面。曰：君試少安。毋躁。當知非上客不得入此室。美酒二瓶。足供我兩人飲料。將伴君竟夕。以免岑寂。好友乎。何戀……之切也。予聽畢。額上冷汗涔涔出。尤不解何以作此奇語。

予曰：謹遵命。惟必囚我於是者何故。請即說明。曰：先已言之矣。更無他故。隨置手鎗於棹之緣。而以左手壓其上。予曰：我不解君言何意。君君素不識我。且苟識我。則……彼大笑曰：然則君非高琴而耶。何稱不識。予曰：此誠爲予名。雖然。我既非富。又無政權。更不解我之 SOCIETY 爲何物。彼復笑曰：趣語哉。

予怒不可遏。以手指其面。詈曰：惡徒！惡棍！任我行。彼亦舉手鎗相向。目光炯炯。露一種凶險之象。予心中熱血如潮湧。不爲所怯。復言曰：汝苟縱我行。即汝之德。予誓有以報。誓不復仇。誓不洩此事。誓不提及汝與彼二女郎一字。彼忽變其很厲之面目。譊然曰：君誠長者。君誠善人。雖然。此酒不可不飲也。即斟一盞。置棹上。授予。予訝其舉動之奇特。言語之無倫次。不禁長嘆。倒行數武。彼曰：君不飲乎。誠辜負此醇酒矣。然則吸雪茄乎。

予思此必瘋人。然彼非怒時。目光亦如恒人。固又無瘋癲象。豈其困我之目的。不欲明言。而望我自思乎。……予方思及此。彼已步至我側。兩手捧一酒杯。垂首鞠躬。極其敬態。與一頑童無異。予幾爲破顏笑。遂謂之曰：設汝允一小時內。縱我出室。則我飲此酒可乎。彼曰：SOCIETY 何物。偌大重事。能一時內竣事耶。

諸君試思之。此人苟無神經病。則其言語作何解。苟有意識。何以有此優孟之態度。而我不幸。竟罹其厄。竟將因是失娜亞。傷心爲何如也。

雖然。使彼爲瘋人。則既有手鎗。胡不殺我。且何解於請我來此之僕人。更何解於兩女郎。故予尙不肯認爲無意識之人。因更於語曰。然則我必居此室。曰。然。恐明晨始得出。予聞言欲狂。距踊怒號曰。噫嘻。是直殺我而已。君。吾實告汝。今夜數十小時。爲我一生幸福之所繫。今夜不得出。甯願死是屋。君苟不任我行。亦毋甯即殺我。蓋我所愛之婦人。……讀者諸君。以此語斯人。豈不危險。然舍是更無他語。且明言之。或可冀其同情於萬一也。因續言曰。吾所愛之婦人。明日將航行赴歐。我若得隨行。四月後即可與結婚。否則彼美將爲吾情敵所得。……曰。明晨何時。予曰。九時。曰。然。則八時許。君出。苟君逕自此處往江岸。尙未遲。予曰。我猶未預備一切。須寄信。須貸銀。須收拾行李。八時何及。八時何及。君我與君無纖芥之。慳。睚眦之怨。乃相遇如此之酷乎。曰。此誠君之不幸。室門非至八時不得開。蓋室外實無一人矣。予矍然起立曰。君謂即欲開門而不能耶。君亦爲人所困乎。彼笑問曰。先生吸雪茄乎。嗟乎。嗟乎。予尙何言也。舌。敝。唇。焦。無。絲。毫。之。益。徒。爲。彼。瘋。人。作。傀。儡。耳。予。仰。首。長。吁。復。坐。彷彿見娜亞與歐勃萊並立甲板上。憑欄。遠眺。

無語相對者加之。予復言曰。苟汝需金錢。則我許君以所有之財產。……語至此。忽中止。蓋忽發生一奇。

異思想故。

第三章

吾審其故矣。此人必已受歐勃萊賄。故爲是計以阻我明日之行。予遂頓足呼曰：「惡魔！吾知汝爲吾仇所買。故羈我於此。以……」讀者諸君。吾之至奧朗及會老人。均數小時以前事。歐勃萊安得知之。如此其速。且吾甫自奧朗歸。而誘我之僕人。已候於寓所。其佈置更何得如此之神妙。疑事之未必如我所料也。故言未竟。即中止。

其人如不聞予言。取酒瓶更斟一盞。奉我曰：先生母念彼女。天下多美婦人。卽不幸。此次夫敗大丈夫。又何患無妻。高琴而君頃所見之敵國兩女郎。與意中人孰美……耶……且……且……（彼笑不成聲）婦人爲幸福之螫賊。君苟不爲妖魔所惑。何至有美酒而不飲。予曰：母多言。我將飲之。且甚願此爲醜。我死。汝等必受良心之責罰。彼曰：吾等乃行懲罰者。非受之者。君死。乃吾等大樂事。諸君聽之。彼爲行罰者。是吾當受懲罰。故厄於是也。然則吾何罪。

有頃。彼復言曰：既許飲。可卽盡一盞。遂舉杯授我。幾觸我唇。予怒極。突以手擊之。杯墮碎焉。彼反藹然曰：願君並。酒瓶蓋君既不飲。則酒固無用。復視地上微嘆。

自是予不更作一語。彼坐別一椅上。口吸雪茄。述近日種種新聞。予固無心聆之。不解所言何事。然彼仍

縱論不輟。時而大笑。時而頓足。如是者數小時。後予取時計觀之。短針已指皿上。至此吾完全絕望。神經亦失常度。不覺躍起。仰天長嘆。淚奪眶出。如斷索之珠。兩眼繼之昏眩。見四壁環我。旋轉卽倒地。上以後不知經若干時。乃醒。覺有物壓於胸前。探之。則時計也。四肢乏力甚。掙扎坐起。環顧無一人。兩門均洞開。其時爲七時五十九分。遂卽奔出。念娜亞當已登船。雖不克與偕。猶得往一見之。

及至躉船。見娜亞果在甲板上。憑欄與人語。彼父立其右。歐勃萊立其左。老人已見予。領首微笑。既登。老人曰。鐵克遲矣。予當時如不聞其言。亦不與爲禮。逕向娜亞鞠躬。曰。密司祈恕。予并棄前嫌。本期與密司同行而……而爲匪人所……娜亞曰。此何必語我。吾謂……語未完。兩頰忽赤。或亦自知其厲色。諄聲非所以遇故人也。予更欲有言。忽聞鈴聲亂鳴。蓋催送行者離船也。老人吻娜亞之額。曰。我示意。卽先雜人叢中去。予握娜亞手。與別。彼面色沉沉如故。不作一語。但凝視歐勃萊。面似謂。彼姿表瓌麗。遠甚於我。並望我之速去也。予睹此狀。既羞且妬。離別之悲。薄情之感。一時交集。一握娜亞手。卽轉身行。不知淚珠點點之墮襟上也。嗟乎。從此娜亞爲歐勃萊之情人矣。鳩占鵲巢。鳳逐鴉飛。尙復憶陌路蕭郎乎。傷心哉。

登岸。老人方候我於樹蔭下。愜然曰。鐵克。吾謂汝言必行。何中變耶。予搖首長嘆。不答。既與老人別。予直至一食館。思少進膳。顧心緒煩懣之至。食不下咽。飲咖啡半杯。卽步出。予當時精神之狀況。諸君當能想像之。生不如死。頻動自殺之念。然敗我事者。由昨夜之匪徒。是不可以不報。遂行至我寓所就近之警署。

署吏見予群現驚異色約有十數人均環我而立其一問曰昨晚請君診病之人非德人乎予曰然曰饗君以美酒與雪茄者非德人乎予曰然至此每三四人相聚耳語

予驚異之至呼曰然則知其餘乎彼等仍相聚密語無一人答應有頃一年長者謂我曰昨夜君固危險然彼等實仁者君當德之即白衣袋中取出一紙包授予予啓而視之則吾寓所各房屋之攝影也予不禁駭呼曰奇奇

一人曰試觀君之書室予細察之見各窗均破裂不成形牆上黑若塗墨復呼曰焚乎！必列秋吸煙……曰否否書包中炸彈爆發列秋死矣此蓋全屬政治的關係也

當予自奧朗返寓時不嘗見棹上有一黃色布包乎設無人促我出則予且爲殭桃矣後予復往實根得路古屋中數次但見茱廂墜剝階鬪麕庭草淒迷更無一人

此爲數月前事現予獨寓斐爾斯路相與把臂言歡日夕過從者不復有人矣鄰笛寥亮華屋全非指點舊墟車過腹痛所堪告慰諸君者娜亞已返春明未夢秋扇遽捐諸君知歐勃萊爲何如人乎





逸犯小史

(瘦鷗譯)

看官請了在下傑曼白落克便是。生而無賴讀書不成，既不想做甚麼政治家，也不想做甚麼文學家。年年流浪江湖到處亂渾，並無一定的職業，只是生性喜歡做那偵探家的生活。專和社會上一般大盜巨賊兇手刺客做對頭，九死一生，騙口兒飯喫，慚愧慚愧。單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秋間，吾飄然到了梅兒蓬，仍在外邊鎮日的奔波。一會兒到東，一會兒到西，和那些罪人們捉迷藏似的。起初還是吾一人獨做，過了十二個月，吾手下已有了二十人都生得魁梧奇偉，約摸有六尺來長，各人都給了一枝手槍一柄快刀，居然成了一個小小偵探隊。不過吾們並不受官中僱用，所以能穀自由行動，不受節制。可是那時官中還沒有偵探，倘然逃走了犯人，或是要捉拿罪人，每每在城中獄牆上貼上賞格。吾們每天總有兩三回到獄前去張望，一見上邊貼着白白的紙，寫着一百磅二百磅，又黑又大的字，便知道吾們生意來了。於是拚了心力腦力，做去賺他一二百磅到手。這汗血錢來得着實不容易呢。且說那年九月某日早上，吾懶洋洋的過了落山爾街，走到獄前舉目一望，只見牆上已有了新賞格，還是昨夜揭出的那上邊。

寫着道。

賞格

一百磅之懸賞

昨夜有囚徒洛爾夫施威手刃獄吏越獄出亡。今特懸賞。凡有人能捕獲該犯者。不論生死。當賚以金磅百枚。其人長五尺十一寸。面白髮黃而鬢。鼻尖左有一癍痕。耳小。齒參差不齊。體壯碩。胸廣。兩手纖小。左手中指斷其一節。年四十五。談吐間微帶異國音。此白。

吾看了這賞格。心中想道。這賞格上寫得很詳細。不消幾天。定能拿住那逸犯。不怕他飛上天去呢。吾一面想。一面往來蹀躞。末後纔定了個主意。入到獄中。去見那獄官探聽那囚徒逃走時的情形。無奈也不甚詳明。但知昨夜黃昏時候。有一個獄吏端晚膳到那囚徒監禁的所在。去不想那囚徒狼子野心。竟把獄吏刺死。盜了鑰匙溜到那天井裏。越牆而遁。去時還放了兩手槍示威。後來便向着拉屈勃街奔去。入卡而登花園。而沒據獄官說。那個慘死的小吏身上中了好幾刀。喉管也割斷。全身幾乎處處都有傷痕。死得煞是可憐。那兇器是一把小洋刀。並非囚徒之物。也是他自己的東西。他是個德國人。略能講幾句英國話。平素待囚徒很好。毫無酷虐之事。至於囚徒的遁走。似乎外面有人助他的。因為事後見獄牆外邊。還挂着半條斷繩。牆上並且有幾個靴印。似是爬牆時所留。吾又問那囚徒的性格如何。說也奇怪。却

是溫柔善良宛然是個君子人他先前的罪狀是爲了在奇朗地方一家旅館裏無緣無故謀刺一個德國侍者官中判他監禁三年入獄以來已有二年半咧吾所探得的不過如是而已此外又有一件事十分奇怪原來那囚徒夜中每聽得了禮拜堂裏夜禱時唱歌的聲音便好似受了極大的刺激往往從頭上顛到脚尖兩眼中眼淚撲簌簌的吊下來有時不哭也指天劃地做出種種奇異的狀態吾雖探得了這幾件事然而也沒有甚麼端倪祇得興辭而出心中却兀是盤算那囚徒爲甚麼下這毒手殺死獄吏那囚徒爲甚麼專殺德國人上回死的旅館侍者是個德國人這回死的獄中小吏也是德國人那囚徒爲甚麼聽了禮拜堂夜禱的歌聲便好似受了大刺激吾一路上歸去心裏不住的想念究竟吾是個莽漢不比那些大偵探家心地靈活料事如神所以想來想去總莫名其妙但是要探到那逸犯也不是十分艱難的事只這斷指就助吾不少回到辦事所中知道吾隊中已有五人出發到附近的幾處矮樹林裏搜索去了然而吾的見地却和他們有些不同想那囚徒此時定然匿在城中甚麼秘密地方只等官中緝捕少懈然後從從容容遁走或者伏在港口裏的船上預備立時出走也未可知主意既定吾就立時着手召集了十二名助手派他們到城中各處去探查吾自己也帶了兩三個往山屈奇窮搜那港口裏海灣裏的船隻吾正慢慢兒的走下石步去打聽那船上人斗的瞧見最下一層的石步旁邊有一件東西在那深綠色的海苔之中吾觸動了好奇之心忙拾起來一瞧不覺大驚失色目瞪口呆原來是一

塊。二。角。形。的。布。裏。邊。裹。着。半。截。鮮。血。淋。漓。的。斷。指。似。是。從。左。手。的。食。指。上。斬。下。來。的。當。下。吾。便。留。心。察。視。那。石。步。上。有。沒。有。血。痕。那。知。竟。沒。有。半。點。不。過。這。斷。指。放。着。的。海。苔。之。中。隱。約。有。一。點。血。跡。吾。把。那。囚。徒。的。容。貌。去。問。那。幾。隻。船。上。的。榜。人。可。見。過。這。人。沒。有。大。家。都。說。沒。有。見。過。并。且。今。天。還。沒。有。客。人。到。過。這。裏。來。趁。船。吾。看。他。們。的。樣。兒。知。道。所。說。是。實。並。非。哄。吾。這。一。天。吾。足。足。消。磨。在。山。屈。奇。和。海。灣。之。中。每。見。一。艘。船。便。跳。上。去。細。細。檢。查。又。派。了。幾。個。親。信。的。助。手。坐。了。最。快。的。船。飛。也。似。的。駛。到。奇。朗。和。海。士。灣。去。搜。那。停。泊。着。的。船。隻。無。奈。仍。是。一。無。所。得。垂。手。而。回。吾。心。中。萬。分。失。望。又。逐。一。去。打。聽。河。畔。和。海。邊。的。人。家。却。一。致。說。從。昨。夜。以。來。並。沒。一。隻。船。離。過。埠。頭。那。囚。徒。可。不。能。插。翼。飛。去。呢。等。到。斜。日。匿。彩。月。映。波。心。吾。非。常。疲。罷。無。精。打。彩。的。回。到。梅。兒。蓬。奔。波。竟。日。未。得。囚。徒。的。踪。跡。吾。那。幾。個。搜。索。城。中。的。助。手。也。一。個。一。個。回。來。報。告。都。垂。頭。喪。氣。說。幾。乎。跑。斷。了。脚。骨。不。見。其。麼。吾。自。然。無。可。如。何。一。天。一。天。一。來。復。一。來。復。的。過。去。那。囚。徒。依。舊。鴻。飛。冥。冥。踪。跡。杳。然。官。中。已。懸。了。二。百。磅。的。賞。格。鼓。勵。人。家。竭。力。緝。兇。叵。耐。吾。們。用。盡。心。力。仍。沒。要。領。偷。然。他。還。未。遠。去。吾。們。早。能。拿。住。他。想。來。他。定。已。出。亡。外。國。高。舉。遠。引。所。以。吾。們。大。索。不。獲。吾。無。聊。時。便。取。出。那。山。屈。奇。港。口。所。得。的。斷。指。來。瞧。越。瞧。越。像。是。那。逸。犯。手。上。斬。下。來。的。一。則。指。甲。很。長。可。知。他。拘。禁。獄。中。多。時。未。剪。二。則。那。指。甲。中。微。有。石。灰。屑。可。知。他。那。夜。遁。走。時。爬。牆。所。致。吾。又。記。得。那。賞。格。上。說。囚。徒。左。手。上。少。一。隻。中。指。如。此。吾。又。容。易。探。查。凡。見。甚。麼。人。沒。有。食。指。中。指。的。就。能。一。把。抓。

住他捉將官裏去咧過了幾月吾忽地受了警署的委任爲了探一件假鈔票的案子到昔特奈去在那邊便認識一個彬彬有禮恂恂儒雅的法蘭西人名兒喚做耶克洛佛爾和吾住在一個旅館裏十分相得他竟是一個誠實君子生得也不惡身長六尺面貌極其清秀一頭漆黑的頭髮兩撮菱角般的鬚鼻子略如鷹嘴使他美麗的面龐損色一些他的身體強壯而多肌肉左手和左臂上都綁着縐布說是吾到昔特奈來的前三來復跌在海邊的大石上手兒受了重傷臂兒却已斷了吾們一塊兒盤桓幾天便好似數十年的莫逆交他原是個畫家很有些名的不過每天事務也不多往往闖吾打彈子有時出去聯袂散步有時撐一隻瓜皮艇子在烟波中作打槳之戲大家都很有興吾到昔特奈後的兩來復有一天那法國朋友同吾坐了一艘小船到海士灣去一游那時正是三月天氣却有些新秋光景吾們如飛一般的駛去欸乃聲聲浪花打舷吾放眼四望真好似一幅絕妙的風景畫右面能覈望見昔特奈和何羅模路的許多尖塔和圓屋頂一片片魚鱗似的雲裊在上邊植物園中千樹敷陰葱葱龍龍彌望都是豆綠之色海中檣影林林停泊着無數的船隻首尾相銜又有一艘軍艦泊在岸邊烟囪裏噴出黑烟舒卷碧空宛如游龍夭矯姿肆奇詭不可方物船裏又送出一片洋洋軍樂聲來聽去十分悅耳微風拂拂把這樂聲在綠波上吹送遠去令人如聽霓裳仙樂呢這軍艦的右面即是麥克高利砲台大砲峨峨自有一派威嚴氣象在這砲台後邊數百步之遠綠樹叢中現出那政府議會的方塔來塔上豎着英國國

旗飄揚風中使人看了油然生愛國之念吾們的左面却又是一種景色北海岸一帶都是樹林綠陰連綿不斷又有山巖巉巉上邊種着茶樹和那郁加利樹蒼翠欲滴那花園中和草地上轟着無數的別墅好似珠兒嵌在綠玉裏的一般別墅的四面圍着很高的膠樹如列深綠色的屏風吾們的船順着風像飛矢般駛去一路上的風景目不暇接吾一時也說他不盡掠過了品乞格島母猪島猪島等不到兩個鐘頭便見峭壁嶙峋聳立於前知道已到海士灣了這峭壁的外面就是茫無涯涘的太平洋碧波浩森白浪排空使人看了心曠神怡吾們進了灣登高而望彼此默默無言飽覽那海天風景吾那法國朋友却似乎有些兒不快意的神情顏色灰敗眼淚盈眸倒弄得吾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受了甚麼刺激此時吾覺得肚子餓了便開口說道洛佛爾你偷己看飽了這海景吾們就此回去罷此刻已四點鐘在這雲水鄉中足足有兩個鐘頭咧洛佛爾不則一聲助吾扯起了篷出了灣駛向昔特奈港口可是那昔特奈港口裏最多曲折舟行很爲不便吾們駛了一程正在一個轉角上洛佛爾猛可裏驚呼一聲哎喲不好吾連忙抬頭一望却見一艘小火輪船開足了機嗚嗚嗚的向着吾們駛來其疾如矢相去不過五十碼之遙吾們的船恰當其衝轉瞬間便要相撞了吾大呼了一聲快些兒轉舵說時遲那時快那小火輪早已很命的撞來只聽得那船主高聲喊道撞退他接着訇的一聲吾一個倒栽葱已落在水中吾本是個不善於游水的人此時非常困苦嘴裏吸了好幾口水幾乎透不過氣來眼中只見浪花洶湧耳邊但聽

聞潮聲澎湃。這所在離岸約有一百碼。水兒很深。只是吾神志還極其清明。知道這身體已漸沈。漸下。將近河底停了。會兒忽又浮將起來。眼鼻都現在水面上。大約也是吾命不該絕。驀然間聽得有人呼道。朋友。快把你兩手搭在吾肩上。別放那邊。有一隻小船來了。吾張眼一瞧。那人正是吾的法國朋友耶克洛佛爾。吾心中大喜。疾忙攀住了他肩頭。支持着。不至於沈到水下去。舉目望時。果見一艘小船。有兩個偉男子。打着槳。向吾們飛駛而來。不到五分鐘。那船兒已到吾們面前。一人欣然呼道。兩位朋友。再支持一分鐘。吾們倆來搭救你們了。於是放下一根槳。來把吾們兩人救起。吾們衣服都浸得濕透。宛似兩隻水老鼠一般。此刻絕處逢生。自然滿腔裏喜氣盈溢。樂不可支。謝了那小船上的兩個偉男子。一路有說有笑。到了昔特奈。當下便上了岸。先到左近一家小客舍中烘乾了濕衣。然後坐一輛馬車。一同回到旅館之中。吾立刻洗了一個浴。換去衣服。穿着既畢。就到洛佛爾室中去。向他說道。老友。今天全仗你的大力。把吾性命保住。不然怕已葬大魚之腹。那能再立足世上。如今單是這口舌。也不足以表謝忱。待日後補報罷。洛佛爾道。說那裡話。來有難不救。算甚麼朋友。麥克道納爾。今夜你打算往那裏去用晚膳。看官這麥克道納爾便是吾到昔特奈後所用的假名。別道是另外一個人呢。吾想了會兒。答道。吾想到喬治街。聖喬治大酒肆裏去。索性盡情大嚼。他一頓。今天在海中已喝飽了。鹹水必須弄一瓶香賓來洗洗脾胃。纔是。洛佛爾笑道。吾的好友。你別抱怨。吾剛纔見你鑽在水下。喝那鹹水。似乎津津有味呢。吾在他肩上。

拍。了。一。下。道。不。要。調。侃。了。吾。肚。子。裏。已。餓。得。慌。快。些。兒。走。罷。吾。們。便。出。了。旅。館。一。壁。講。話。一。壁。走。不。一。會。已。到。了。喬。治。街。車。水。馬。龍。紅。男。綠。女。異。常。熱。鬧。店。家。窗。裏。電。燈。點。得。雪。亮。花。花。綠。綠。陳。列。着。許。多。東。西。市。聲。鼎。沸。無。異。日。中。原。來。這。喬。治。街。本。是。昔。特。奈。數。一。數。二。的。大。街。日。夜。車。聲。闐。咽。人。聲。喧。逐。從。沒。清。靜。的。時。候。吾。們。剛。轉。入。王。街。時。忽。見。一。個。人。過。來。對。吾。點。了。點。頭。又。向。吾。朋。友。瞧。了。一。眼。吾。一。看。那。人。知。道。是。舊。相。識。正。是。昔。特。奈。的。警。察。長。喬。治。洛。特。威。君。他。走。了。十。數。步。忽。然。立。停。了。招。手。喚。吾。過。去。吾。向。洛。佛。爾。告。了。一。個。罪。三。脚。兩。步。的。趕。去。那。洛。特。威。笑。着。低。聲。向。吾。說。道。白。落。克。你。真。是。個。聰。明。人。吾。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即。忙。問。道。你。怎。麼。說。洛。特。威。霎。了。霎。眼。說。道。吾。說。話。裏。的。意。思。你。豈。不。明。白。麼。吾。道。洛。特。威。誰。哄。你。來。吾。委。實。不。明。白。那。銀。行。中。的。一。案。已。處。置。得。十。分。得。手。此。外。也。沒。有。甚。麼。旁。的。事。明。天。想。回。梅。兒。蓬。去。了。洛。特。威。微。微。一。笑。說。道。儘。可。盤。桓。幾。天。何。必。如。此。急。急。只。是。你。那。個。同。行。的。朋。友。是。誰。吾。答。道。他。是。一。個。法。蘭。西。人。名。喚。洛。佛。爾。今。天。吾。不。幸。遇。了。一。件。意。外。事。險。些。兒。把。性。命。送。在。海。中。也。虧。得。這。朋。友。援。吾。以。手。得。以。不。死。洛。特。威。道。然。而。你。和。他。訂。交。吾。却。有。些。不。以。爲。然。此。遭。他。從。海。中。救。了。你。的。性。命。日。後。你。不。要。從。縊。架。上。救。他。的。性。命。呢。說。着。返。身。自。去。在。辟。脫。街。轉。角。上。一。瞥。而。逝。吾。聽。了。他。一。番。話。不。覺。疑。雲。滿。腹。無。奈。苦。苦。的。想。念。總。想。不。出。他。是。甚。麼。意。思。只。得。回。到。洛。佛。爾。那。邊。去。洛。佛。爾。即。忙。問。道。朋。友。你。怎。麼。認。識。他。的。他。可。不。是。這。裏。的。警。察。長。和。偵。探。長。麼。吾。道。不。錯。吾。和。他。並。不。是。深。交。只。爲。前。日。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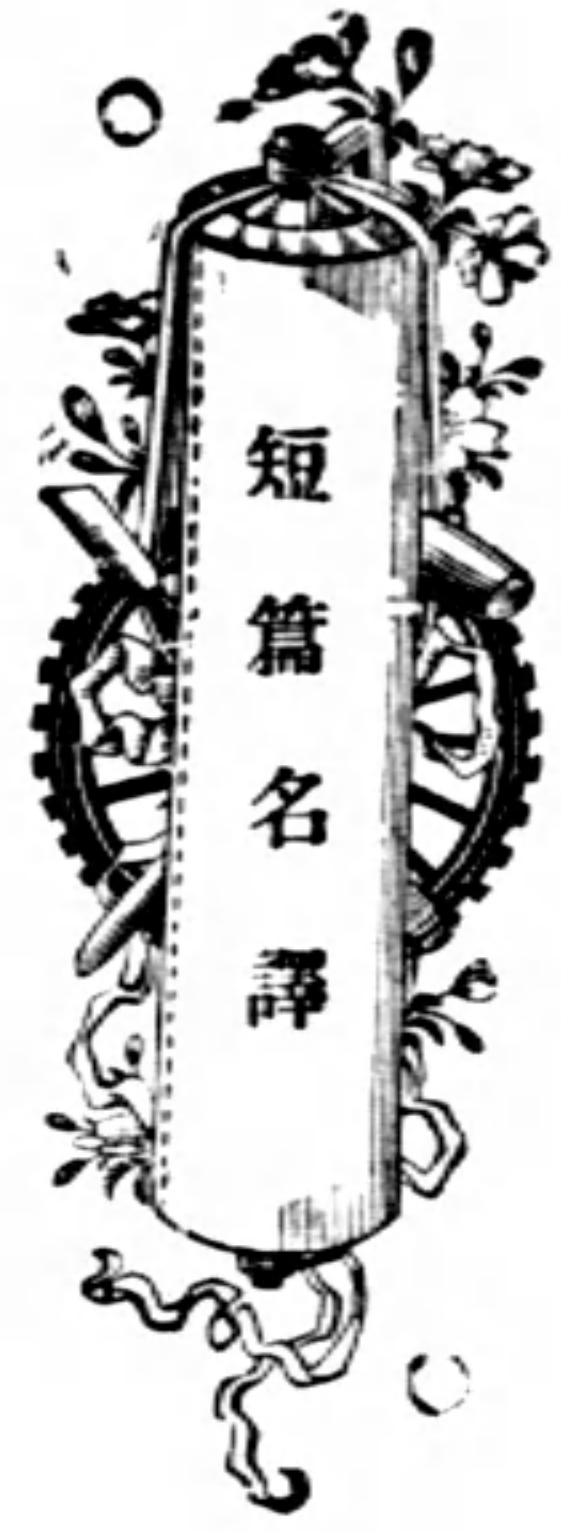
失。了。一。個。時。計。託。他。偵。緝。所。以。和。他。相。識。一。般。人。都。說。他。是。個。絕。頂。聰。明。人。呢。說。話。之。間。已。到。了。聖。喬。治。大。酒。肆。入。到。餐。室。之。中。在。一。隻。邊。桌。旁。邊。相。將。坐。下。靠。桌。就。是。一。扇。窗。窗。外。便。是。街。道。男。男。女。女。往。來。如。潮。車。馬。奔。騰。一。掠。而。過。耀。得。人。眼。花。撩。亂。又。有。許。多。法。國。的。水。手。英。國。的。陸。軍。中。人。砲。兵。步。兵。等。都。在。那。裏。成。群。結。隊。的。走。軍。服。燦。爛。使。人。目。迷。五。色。更。有。賣。水。果。的。小。販。賣。新。聞。紙。的。童。子。三。三。五。五。在。街。頭。巷。口。高。聲。喊。賣。那。一。群。群。的。人。中。還。雜。着。無。數。德。國。人。中。國。人。阿。爾。蘭。人。世。人。都。說。紐。奧。連。司。是。個。法。蘭。西。城。德。意。志。城。美。利。堅。城。印。地。安。城。這。昔。特。奈。却。是。英。吉。利。街。法。蘭。西。街。中。國。街。德。意。志。街。阿。爾。蘭。街。這。也。不。必。細。表。吾。們。倆。吃。了。一。會。又。移。到。外。邊。陽。台。上。去。一。壁。說。說。笑。笑。一。壁。飲。酒。吸。烟。西。風。陣。陣。吹。得。人。通。體。皆。爽。街。上。的。全。景。都。能。入。目。燈。光。人。影。撩。亂。眼。前。洛。佛。爾。叉。手。而。坐。似。乎。很。沒。心。緒。的。樣。子。不。及。十。分。鐘。條。的。一。躍。而。起。震。得。桌。子。上。的。酒。瓶。酒。杯。一。齊。翻。倒。大。喊。了。一。聲。天。殺。的。他。在。這。裏。了。接。着。便。飛。也。似。的。出。了。陽。台。下。樓。而。去。吾。十。分。詫。異。即。忙。戴。了。帽。兒。付。了。帳。緊。緊。追。趕。只。見。他。已。轉。過。麥。甘。脫。街。奔。向。賽。馬。場。數。分。鐘。前。分。明。是。個。溫。文。爾。雅。的。君。子。這。時。真。好。似。一。隻。出。柙。之。虎。暴。厲。無。匹。兩。腳。跨。着。大。步。右。臂。向。前。向。後。不。住。的。擺。動。此。時。街。上。行。人。仍。舊。往。來。如。織。吾。跟。了。一。會。也。不。知。道。他。倒。底。在。那。裏。追。那。一。個。直。跟。到。了。哀。立。沙。白。街。轉。角。上。纔。知。道。他。所。追。的。是。前。面。約。摸。五。十。碼。外。的。一。個。人。身。材。甚。爲。長。大。穿。着。克。利。未。亞。汗。衫。白。色。田。鼠。皮。的。褲。兒。腰。裏。束。着。一。條。紬。帶。頭。上。戴。着。一。頂。氈。製。的。軟。帽。分。明。是。個。開。礦。的。

工人他兀是在前邊走。似乎不知道有人跟着。兩手插在衣袋中。嘴裏啣着一個又短又黑的煙斗。只向着貝瑟司街匆匆走去。絕不回頭。走了會兒。忽然立停了。脚似有遲疑不決之狀。一會就轉身向右走進賽馬場。洛佛爾加快了脚步也跑將進去。吾也赶上幾步和他相距不過數碼。幸而天已曠黑。就是他回轉頭來也未必能數辨出是吾。吾好奇之心不覺勃發。想這斷臂的法蘭西人。可是要攻擊那又長又大的礦工麼。吾再瞧那洛佛爾一舉一動。似乎毫無好意。大約他和那人定有甚麼極深的仇怨。不是爲賭博。上卽是爲情愛。上無可疑的。吾正在這樣揣測。只見那洛佛爾像貓一般輕輕的掩去。把右手插在胸口袋裏。吾一見早知道他的意思不一會恐怕就要流血五步了。疾忙退後幾步。幾幾乎脫口喊將出來。這時那礦工已開了賽馬場的后門。出去。洛佛爾猛然間聳身一跳。跳在道旁的籬落之下。吾早見他手中光兒一閃。連忙振喉高呼。那知己來不及。但聞手槍之聲鏗然而作。接着又有一種尖銳的呼聲。吾自語道。哎。吶。他怎麼竟犯這殺人之罪。兩脚立住了。似乎釘在地上一動都不能動。心裏却想。洛佛爾雖曾救吾的性命。然而他現在既殺了人。吾萬不能聽他倖逃。法網於是舉起脚來。飛步追趕。恰好在這個當兒。聽得前面一片毆打之聲。抬頭一望。却見洛佛爾已被三人拿住。扭做一團。三頂軍帽在月下閃閃作光。知道是警吏。那洛佛爾雖寡不敵衆。抵禦得也十分勇猛。左臂上綑帶已去。也和右臂一般有力。末後有一個警吏抽出一根警棍。在他頭上擊了一下。用力很猛。洛佛爾頓時失了知覺。躺在草上不動。吾慢

慢地走上去。却見那三人中一個正是警察長洛特威。洛特威見了吾，便大笑道：「呵呵，白落克，吾今天也能拘留你，科你一個幫兇之罪。前幾天吾見你和這廝結識，暗中很讚你聰明，怎麼到頭來又放他落在吾手中呢？」吾道：「這事真出人意表，吾那裏料到他竟敢犯這大罪。」洛特威道：「你道這廝是誰？他犯的罪還不止此。」咧說時，俯下身去，把洛特爾左手上的綑帶解去，帶窮手見那食指、中指都已斷去一節。吾一見這斷指，立時嚷道：「這人即是洛爾夫施威。」洛特威笑道：「不是洛爾夫施威，是誰？你枉爲聰明人，竟被他瞞過。」委實和你說，他一切都已改變，過頭髮染了黑色，嘴邊裝了假鬚。他見那賞格上說他沒有中指，因此上又斬去一截食指，用綑帶裹了，掩飾人家的眼兒。他的喬裝確也完美，真能瞞過維多利亞第一等的大偵探家。就是吾，覷破他的正身，還只一來復。今天吾在王街上遇你，聽你口氣，方知你尙睡在鼓中。不知道同行的正是個大奸巨猾的洛爾夫，咧於是吾決意先發制人，剛纔悄悄的跟你們倆進那大酒肆，又一逕追蹤到此，呵呵，如今吾乾姆司洛特威，可要向維多利亞政府拜領那二百磅的賞金了。吾道：「那個被洛爾夫狙擊的人可死了，沒有洛特威道那槍彈只中他的肩，並非致命之傷，如今已送入醫院，兩來復後，包管他安然無恙呢。」那時洛爾夫施威已經醒回來，便帶往警署，受法庭審訊，爲他殺害獄吏處以死刑。那知不多幾天，他忽地發了狂，就送他進亞拉瘋人院。不上三月，竟一命嗚呼了。他進了瘋人院以後，吾時時去和他會面，只見他痴痴癡癡，哭哭笑笑，性靈似已喪失。有一回在獄中，把他生平的歷

史。細。細。述。與。吾。聽。大。有。懺。悔。之。意。可。惜。死。神。催。人。已。來。不。及。咧。





女賊

(英國格林完特著)

(夢池譯)

桂香別墅者。英吉利巨紳之邸第也。一夕。夜色深沉。萬籟俱寂。塲前忽有自動車。疾馳而過。閱三四戶。機卽停行。一綺羅少女。遍身潔白。綴以金剛石。絢爛奪目。自車躍出。既給御者資。卽輕步至邸前。呼警察曰。警士。余失匙矣。余失門匙矣。將奈何。聲頗慙慙。一若重有憂者。

有甲培士勃林頓者。其上唇之齒。嶄然外露。故人咸戲以墓碑呼之。渠素無恒業。惟慣爲穿窬之事。時方徘徊邸前。有所覬覦。陡遇此少女於渠。深形不利。其匿於懷中之燈。又似驟難遏抑。故心焉惴惴。自忖必將不免。爲此少女所窺破。爰亟退避叢林之後。俯立屏息以待。

少女呼竟。Z X 九十一號警士。應聲而至。行時寂靜。無聲。蓋渠足之所履者。乃墓碑。輩所深惡之。橡皮鞋也。警士年少而敏。惟麗質美人。苟遇患難。最易得其眷顧。况此少女。盈盈秋水。注視良久。嬌態百出。狀殊可憫。其必不見棄者。更不待言。故此時。衣衫襤褸。伺隙以動之。墓碑縱曾懷有光。頗透澈之。石灰燈而警士。則方思所以援此少女之術。故亦未之覺也。

警士乃問曰。姑娘得母在衣袋中耶。少女曰。余無袋。方今成衣匠且靳不我與矣。又曰。余已晚矣。余已太晚矣。吾伯母海然完斯夫人……

海然完斯公前曾任內務大臣者也。故少女語至此。警士即勉強揚手爲禮以示敬仰。時墓碑亦微露笑容。蓋海然完斯公固以聚斂翡翠石著稱於世者。墓碑之來所圖者不外此物。故一聞彼等道及其姓氏。方喜不自禁。以爲幸。未誤認門第也。

少女繼曰。吾伯母設聞叩門之聲。必將暴怒。余之錶忽已停。初未知時已若是其晚也。余擬設法潛入邸門。急行就寢耳。

警士低語曰。此宅無後門。有斷然者。

少女搖其首應之曰。此由吾伯父過事謹慎而然。繼復喟然嘆曰。鐘鳴一下矣。奈何。

警士又問曰。然則豈並窗而無之乎。

少女初猶搖其首。既而猝然答曰。余或可私鬆窗鍵而入邸乎。猶憶昔者余兄弟輩寓此之際。嘗先余而爲之者。

時墓碑已能逆料此事。當若何而止。以爲設此警士能不粗魯從事。則邸中之人咸在黑甜鄉裏。少頃彼或穿窬而入。當可無虞。肇禍因是不覺大喜。

少女語時秋波明媚頻盼警士冀邀其許可警士卒爲所動于是彼二人相將輕步至邸旁擇一窗而實行其鬆鍵之謀墓碑則目不交睫審視於後旣而警士欣然返口中似啣一物旋即藏之於袋徐行向大道而去

少女旣入邸踐言趨赴臥室惟墓碑鵠立以待意蓋欲於半小時中令少女熟睡然後一試其技便可暢所欲爲也轉瞬天際昏暗道左寂靜半小時已過墓碑乃匍匐至邸側行時頗謹慎絕不令有聲

邸旁固有法蘭西式長窗墓碑利其有所蔭蔽卽行近其前出鐵棍試之巨細適宜閱時未幾窗竟得闢乃卽自牖而下雖不無微聲亦僅如更深人靜之際偶聞舊器罅裂而已

墓碑旣潛入始悉其地爲廊屋至珍藏翡翠之所則業經某圖畫週報於海然完斯夫人晤客譚中道破爲夫人之梳裝室墓碑閒嘗瀏覽及此固毋庸遍覓也故彼於餐室之戶旣啓卽扃絕不經意迨至會客室略視一過亦復棄而之他惟再啓一戶則甫及戶限便木立心悸者久之探懷出手槍然後反扃其戶而入室

至是墓碑忽厲聲叱人曰設汝仍復囁嚅乃爾余將餉汝以彈丸矣

蓋少女初未實踐其就寢之言而此時正手持一信紙傍桌而坐桌上銀燈形似讀書時所用者燈之側有一箱其蓋啓而未閉窗垣則遍遮厚氈之帘故如螢之火墓碑未入室時亦不及察也

然當門鍵爲墓碑所動時。少女已目擊其事。及見其人。遽警惶失色。雙眸灼灼。有如明星。注視墓碑良久。始徐徐言曰。余實不必問汝爲何如人。

墓碑怒應之曰。余曷嘗許汝能以言論自若乎。其速緘汝口。

少女乃起立。及墓碑令之坐。則非特不從。且復前行一步。墓碑曰。毋再行。脫不從。則汝性命且不保。將無復遲歸之日矣。余故戒汝。毋再行。言至末一語。咆哮殊甚。

惟少女毫不爲動。一若墓碑之惡聲恫惕。與夫額前之兇器絕未聞見者。然故行近其前。伸其弱而白之。手奪鎗而移置於旁。且復謂之曰。脫汝必欲警醒此邸中人。則余不……且汝固不欲殺人者。何遽以驚飛蠅之手段加之。余乎。抑知余固不信此鎗曾實有彈丸耶。

墓碑聞竟雖疾首蹙額。怒視少女。然亦未嘗不心服其人。以爲此鎗確未實彈。實彈而行竊。設一旦不幸。被獲則須較尋常竊案。多受數月之禁錮。但彼何所見而云然。則殊令人索解不得耳。因再給之曰。槍固實彈者。脫汝仍不知懼。不久親飲其彈。當知余言之不虛。且余於曩時亦曾實行狙擊矣。語至此。少女遽亂之曰。好男兒。設余呼號一聲。則海然完斯。公立卽下樓矣。汝苟不欲余加惠於汝。則已。否則慎毋侈談狙擊也。言已。舉其首莞爾而笑。態度從容。大有睥睨墓碑之意。

墓碑於是呻吟曰。幸勿揚聲。蓋少女之氣概巾幗中。實不經見。墓碑至此。始悔已之自投羅網。急欲掙脫。

故早已不寒而慄矣。

少女乃以溫語問之曰。余須作聲乎。汝欲見海然完斯公乎。梁上君子。其速易汝兇悍之容。蓋不如是則。余雖欲不號。或竟不能也。來試就坐。予與爾言。余今欲……釋汝使出矣。汝亦知余固慈悲爲懷者乎。特汝舉凡一切行動。不可不靜。否則海然完斯公。或聞聲而下。汝之時機。不幾失之交臂乎。語畢。乃拈指作戲而笑。

墓碑果從少女言。隨行至桌旁。少女復其原座而問之曰。汝何爲不務正業。而作此竊賊生涯耶。墓碑突被此問。噤若寒蟬。旣而以爲弱齡女子。偶聞人自道罪過。每易詫愕。然渠固內務大臣之姪女。或不至是。故怏怏然答之。其言近確。情殊可憫。蓋自少年失足。後實鮮自新之路也。墓碑述往事。旣竟。遂自怨自艾。曰。世苟有用我者。我亦何至甘居下流。長此終古哉。玩其語意。似漸知悔悟矣。

少女依椅而坐。嚙其巨擘。旋以簡而賅之。言語墓碑曰。汝誠能及早回頭。痛改前非。則祇須由余作一短札。致吾伯父。爲汝紹介。置今夕之事。隱而不言。但請渠於明日。晤汝。善爲汝圖之。汝即不患無効用之地矣。言已。戲效墓碑之狀。絕無羞澀之態。

墓碑非特無怒容。且略以謀生之道。問諸少女。後且信凡誠實之人。必獲善果之說。非盡迂闊。而願以身嘗試矣。

厥後少女方握管濡墨作介紹墓碑之札忽投筆起曰彼處榻下有一鐵箱中儲文牘余欲啟箱取數紙惟鎖匙適已遺失汝能爲余啓之乎語聲頗從容以示此事之無足重輕焉

墓碑奉命趨向榻前舉箱置一椅上口中喃喃自語曰以余觀之汝所有之鎖匙遺失殆盡矣

少女始知渠於邸前叢林間與警士應對之語早爲墓碑所竊聞然狀殊愉悅不啻深幸有此事者時墓碑向鎖猛吹出其專長竟藉一小小紙刀將箱蓋揭開遂以手拭額汗謂少女曰姑娘箱啓矣試觀之少女即溫語謝之曰偏勞實甚設令余躬自爲此雖假余數年恐亦難能也善余儕可於明晨再晤矣

墓碑驟聞逐客之令憂形於色曰設余今後果從伊之言而改絃易轍另務正業究其得失若何此時亦難預計也……墓碑語猶未終然少女聞之懼其或仍不能勇於遷善故不欲畢聞其詞即迫之使與握手以促其行焉墓碑既出少女復啓戶而聽可片刻作勢示墓碑若謂慎毋出一聲否則閣邸皆將起矣墓碑亦會意答之曰爲余故敢不遵命遂各道晚安而別

于是墓碑始匍匐而行過廊廡回至其所由竄入之法國式長窗前遂潛出邸第蛇行至大道口中喃喃頻出無益之惡聲蓋其入邸之初以爲主人寶石之富遐邇咸知然謾藏不免誨盜今旣得乘隙而入當不難飽掠以去矣孰料其入邸後之所遇與始願大相逕庭哉繼乃反覆深思恍然大悟曰設此內務大臣果能援余以手者則嗣後痛改前非卽無被警士拘留之事且余所鍾情之梅麗曾爲余言必俟余改

過自新然後允與余結婚則今夜之於翡翠石雖不能如願以償然此美滿姻緣既獲彼姝一臂之助欲底於成殆易如反掌矣言次復念及其慈母之所期望及遷善後種種利益乃毅然決然置少女所給之信於衣袋而將石灰燈鐵棍等行竊之具遠擲諸林蔭深處而徐行以歸焉

翌晨墓碑赴邸詢門者曰主人在府否余乃特來晉謁冀獲一位置者言時聲浪頗高令人難堪在彼不過欲藉此以掩其畏葸之狀而不虞欲蓋彌彰其舉止輕浮適足以起門者之疑門者因遲為報告墓碑不得已乃探懷出一紙而續其語曰余有紹介之信在此汝主人方鵠待余至汝不可不屈身以事余門者嗤之以鼻及欲閉門則見門限為此不速之客所據祇能任其虛掩而入為傳達不一分鐘出引墓碑曰向此行墓碑從之升堂後入一室則見一老者鬚髮頽白坐桌前而墓碑所習見之警官更斯斐而特則侍立於其側焉

墓碑倉皇失措遽以一手捧額一手旋轉其帽海然完斯公則持門者所呈紹介墓碑之札朗聲徐誦曰余於昨夜為汝保全頻年所聚斂之翡翠石此人既膽怯又不善為危言以恐人實未足盡穿窬之能事余故假汝之名力助其從事正業彼已允可諒汝亦不忍棄之也碑墓聞之蹙額自語曰渠固明言不願棄余者但此警官於余之所為初未聞見又何為而來哉雖然余自新之機當已成熟矣

海然完斯公遂擲信於桌曰渠更聲明脫欲緝捕作函之人亦殊無效繼即顧謂警官曰更斯斐而特以

余思之。彼殆即愛賴。作未啓。烏娜耳。汝猶能憶及此婦否。蓋現惟其夫愛賴。作未啓。氏之罪案。不翼而飛。彼等誠世界至巧之夫婦哉。

警官躓其言。且頻思此婦。果何由而得入邸。久之。乃指墓碑曰。設非此人……

警官語尙未畢。不意墓碑竟能千慮一得。洞悉此事之真相。而遽以詳告焉。

當墓碑語至。昨夜警士被欺之事。海然完斯公不禁易其莊貌。啞然失笑。警官遂顏頰祇謂當設法逮捕此少女而退。

海然完斯公乃親書一紙。給墓碑而示之曰。余今姑赦汝。且將予汝以當務之正業。其好自爲之。又曰。試赴僕役室。向約翰索飲酒一杯而去。

墓碑既得酒。遂吹酒作泡。環視諸僕。且飲且言曰。祝汝輩壽。更祝汝主人壽。





偵探小說 斬三尸

(僂谿劉瓊笙著)

冬日烘窗暖氣滿屋小廳事中有客四人爲摸雀之戲坐南席者體肥碩綽號大猪莊諧雜出善嘲罵人又以癩狗目之屢與次座爲難譏訕之音不絕口其上座爲大猪之內戚亦嘗推波助瀾以張其勢次座胖而矮性沈靜聞言惟怒之以目不覷與較北席一人年近大衍嘗以大猪及癩狗爲詩鐘分詠當時自誦其警句如華氏出亡因誤逐彭生爲厲尙悲啼狂奔幾訝登山獵肥脂難爲入笠招體重多因餐穢物神昏每至嚙端人諸聯以相移贈一座粲然無何北風驟起寒威砭肌次座者南嚮笑曰鄭君今日局勢未終不能遽歸與二夫人奏房中之樂矣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鄭曰如諸公有興者僕當從陸君之請在座均首肯陸向其新僱之僕索取酒壺新僕四覓得之於櫥中陸持而嗅之曰是也往市行沽毋滯僕携酒返手談暫停因舊僕鄭某齋文上省以新僕代庖黷拙不適用陸自起當釪酒煖提壺勸飲情意優渥自謂有癖疥疾不能陪飲鄭注目杯中顧其戚許某曰酒何濁北席爲劉姓笑曰此穢物只宜鄭君餐耳陸以濁酒可下漢書速盡此壺以了戲局母使二喬久待也俄而瓶罄重復入局劉曰酒中

得母有毒。我頭泔泔。然言未畢。已大吐。鄭許亦眩暈。不自持。踉蹌俱歸。鄭抵家。二夫人扶入寢室。哇然一聲。濕透襟袖。妻許氏怨曰。屢飭戒酒。其如不遵。闔令何。鄭謂吾量素洪。今日僅小酌。何以煩悶如是。其妾瑞蓮聞駭。疑爲人所毒。細詰顛末。罪人斯得。蓋指陸某也。未幾。鄭胸腹絞痛。前陰盡縮。狂奔嗥叫。語亂神昏。二夫人素尙爭風。至此。妬念全釋。合力調護。已無可救。遣价往探。劉許二君亦與鄭同遊天國矣。妻妾馳往陸所。被髮號泣。畫地指天。陸地處嫌疑。無可措詞。情益眞。報官相驗。指甲脣舌均作青黑色。確係毒酒致命。開庭會審。新僕供詞與三家所控同。讞遂定。其致釁之原因。斷爲受辱難堪而起。且有數要證。飲酒造意。在陸證一瓶。經嗅過。證二自起煖酒。證三持壺勸飲。證四自不飲酒。證五罪狀宣布後。咸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陸乃延頸以待處決矣。逾數日。舊僕自省歸。力言陸冤。謂諸人均摯友。嬉笑怒罵。習以爲常。何至芥蒂。況劉先生爲陸塾師。尤無下此辣手之理。以陸之和易近情。鎮靜不苟。豈有酖人羊叔子哉。詢衆新僕。獨得要領。翼明同詣酒肆。詰問前此沽酒情形。猝翻其甕。視之則底皆紅砒。酒色渾濁。蓋各肆釀酒。每加砒於中。以厚其味。但未見有如此之多者。報署論罪。李代桃僵。陸君已開釋出獄。觀審者嘖嘖贊舊僕之義。而智幾於千口。一詞惟肆主同族王君尙有所疑。詣陸慰唁。並云宜詳細偵探。爲諸友復仇。母謂眞兇已獲也。聞聖公醫院院長鄭君方返。王賁夜訪之。有黑影纍纍隨其後。知爲冤魂求雪。彭生爲厲已成。詩讖但必不崇。我遂坦然無懼。叩院門入院。院長猶未睡。問縣尹驗尸。曾指爲何毒。否。王曰。官場。

憤憤安能確指院長。又未歸誰任化驗之責者。但知手面青色。口有白沫。砒毒致死。是否有此現象。院長搖首示意。詢知棺蓋尙未釘牢。權厝曠野荒屋內。次日請官覆驗。三棺皆不翼而飛。王益疑據院長揣度似係某種毒質。因恍然若有會。專偵所疑之人蹤跡。一日踏勘一處新土鬆動。決爲瘞棺所鑿於前。此洩漏秘不告人。夜分入署報聞。曉將起驗。王往返均見鬼影。默念破案後冤魂必散。亦不之怪。回家腦力過勞。輾轉不能成寐。啓戶再出。至一小窗下。室中燈光黯淡。人語喁喁。耳屬于垣。知三人携械將行。王喜極往訪。陸同偵之。陸適不在。獨在其處。遙見鬆土上持械之三人。坐而聚謀。及行近。寂不聞聲。伏聽良久。仍無動靜。急不能耐。迫視之。則赫然鄭劉許三屍也。駭而返。奔路遇陸。詰其造訪之故。王告以實。陸曰。君本不畏鬼。茲何駭之甚。王曰。吾不畏鬼。而畏尸。素閱閱微草堂新齊諧諸書。鬼靈而尸。蠢爲尸。攫者必無幸。陸因請同行。以覘其異。方抵一巷口。尸已前來。時新雨初霽。黑雲漫天。雲破月見。尸形畢露。髮蓬蓬滿掛。紙錢袖間銀鏢。隨風飄墜。如雨面灰。白青黑相間。慘淡迫人行步。欹斜傾跌。若將攫撲。王陸均奔避。路滑泥濘。月色驟暗。倉皇前趨。覺三尸緊尾。其後愈趨愈疾。觸石而顛。捫額覺痛。着手濡濡。然不知是汗是血。抑係潦水所漬。力疾而起。未敢喘息。趨漸遠。回顧已無尸蹤。方思少憩。忽見三尸反在前面。蹲待益慄慄危懼。繼而疑爲眼纈。將突過之。甫數步。暗陬中三尸突起。長嘯數聲。迎面撲至。王陸俱仆。陡覺天旋地轉。魂已離殼去矣。天遲明。一蕭寺中孤僧。睡眠朦朧。回憶昨夕濃醉早眠。似忘扃戶。急起覘之。至客堂炕簟。

上橫臥三尸。駭極宿醒。頓醒審視尸體。確爲荒屋中所失者。詣縣申明。比返尸杳然。遍覓不可得。慌急無計。往商素識之紳士王君。其家言昨夜不歸。頃聞在醫院。家人均臨視。汝盍從往一觀乎。王君自暈後。不知經何時。刻腦中漸覺清明。開眸睨視。已在聖公醫院。院長坐其側。陸君亦甫醒。偶一回首。則見昨持械三人。皆臥病榻上。爲醫士施藥救解。爲之愕然。因述夜來所見。院長遣人察其處。鬆土盡發。僅餘空棺。棺側有吐餘毒質。携回化驗。果係鴉片。其時持械之三人。已起立。一新僕一舊僕。一即舊僕之弟。王嚴加責問。據舊僕云。聞王君言將訪查。因假裝冤鬼。尾之以偵消息。故能將棺移埋。嗣王君又得其處。不得不糾合渠等。欲棄尸溪流。以掩其跡。發土啓棺。三尸皆起。懼匿暗陬。久不敢出。方欲首途。又睹尸尋蹤而至。倉卒間。新僕言彼精符錄得道家斬三尸術。試之當有效。無如作法不靈。尸已近身。三人狂叫而仆。不圖前來者之爲王陸二君也。言次聞戶外人聲譁然。問之則爲蕭寺中發見三尸事。王曰。說部所載尸變果信而有徵乎。院長曰。君誤爲尸變。非也。劉鄭許三君當已復活。衆爭詢問理由。院長不暇答。忙飭僱夫到寺昇歸。以便調養。然後烹茗進點。縱談復生之理。蓋鴉片爲麻醉劑。受土中濕氣。多能自解。土匠檢骨者。每言服鴉片致命之骨。皆欹側不正。以毒解人。醒悶不得出故耳。劉鄭許三君復活。衰弱不勝。遠步欲至寺小息。疲極而倒。而眠而暈。當以藥調護之。自可復原。衆人傾聽。無譁。昇夫已入院。院長診三君脈息。注射靈液入其皮膚。並飲以藥。面色漸赤。寺僧奔入。盡悉其事。知三君不死。喜甚。涕出。諸友之忻怍。更不待。

言。遂。詰。諸。僕。何。以。欲。害。三。君。舊。僕。曰。此。係。我。一。時。所。誤。與。他。人。無。涉。我。將。往。省。陸。君。戒。以。煙。禁。森。嚴。路。中。萬。宜。慎。重。我。肆。其。言。但。因。煙。癮。甚。深。不。能。驟。禁。思。得。一。法。以。生。膏。和。糖。入。酒。沿。途。縱。飲。當。無。知。者。比。曉。起。又。苦。酒。壺。笨。重。變。計。炒。烟。泡。而。行。新。僕。不。知。誤。携。此。壺。行。沽。釀。成。巨。案。我。不。合。移。禍。酒。肆。爲。陸。君。解。罪。受。罰。無。辭。衆。以。死。者。復。甦。從。寬。辦。理。解。縣。定。監。禁。刑。數。月。開。釋。案。結。後。小。廳。事。中。仍。聞。雀。聲。丁。丁。然。杯。琖。鏘。鏘。然。諺。云。醉。人。不。怕。死。良。信。然。陸。亦。不。敢。不。飲。矣。



◎結婚奇談一

(冷)

●五分鐘。法國西北部有城名弗婁者。城內有一婦女束腰裝之商人。年已老矣。悅一老處女。年四十六歲。已與之訂婚。老處女有一姪女。年僅十五。老處女託商人携之店中。使稍習商事。商人亦悅之。又與之訂婚。約一日。適爲老處女所知。大怒。以繩水擲商人。商人恐。誓舍少女。踐老女。約老女大喜。趨以語其姪女。姪女又大怒。捉老商手爪。齒嚙老商。不能堪。急投警署。曰。我願入獄。以留殘喘。不然。此二憾者。必有其一。死我矣。警官亦無法強留。老少二女。五分鐘。老商得以逃亡云。



拿破崙

(續)

(綠衣女士)

(冷)

馬丹故作天真爛漫之狀答道

我道你蘆笛一戰你又說是爲國而戰將軍拿

……呀你這拿字用意大利音叫的呢還是用

法蘭西音叫的

拿馬丹你休欺人太甚我耐的你久了我明白告

訴你我雖爲法蘭西國民我卻不是生在法國

的

馬丹此時靠兩臂於椅旁倚身其上形殊自得復

道

我以爲將軍不是國民

拿破崙露喜色復步於室沉吟道

你卻這般想麼

馬正是

拿是是或是這樣

拿破崙此時自鳴得意之色聊不自覺未幾忽頓

改變遂立定色大慚轉現嚴肅之容力效古英

雄態又似道學師又道

我兒你可知道我輩不能專爲自己而生應該

常爲人謀爲人行事開導人治理人都爲人的

幸福不但如是凡人能犧牲一己之利益爲人

行事的人纔算是高貴的人格。

馬丹復其常度且微歎息云

呀將軍這便知道你卻不會親試的

拿破崙憤怒更甚幾全忘及波羅特斯與雪披霞之事厲聲問道

馬丹你說甚麼

馬丹將軍！你道不知大凡人自己不能的事必然過於重視窮困的人重視金錢無殊平常之人重視清潔無私的美德因都爲自己缺少之故

拿破崙更怒且譏之曰

我不知你卻知否

馬丹以手抱膝向前平視

我什麼不知我不幸生而性善

復而上仰視拿破崙有頃復道

我卻真是無妄以及其他種種之善性我之短處祇胆怯而少決斷

拿破崙回首視女狀殊有味不覺哈哈大笑

馬丹頓時熱血上升忽道

將軍你何有此祕密之權力你能這地自信你的爭強鬥勝爲你自己不爲他人你不信命運你寔教導我輩凡事有志有胆自成竟成

因又立踞拿破崙之前說道

這便是我輩崇拜你的緣故

拿破崙亦不自聊祇隨口道

呸馬丹！你起

馬丹復低首答道

英雄請勿卻我的崇拜這是你的特權你將爲

法皇……

拿破崙身皇作色答道

幸留意這是謀叛了

馬丹言詞愈迫又道

你豈但將爲法國的皇還要爲我們全歐洲的
皇豈但爲全歐洲的皇還要爲全世界全地球
的皇我是第一來獻皇位的人

說時以口親拿破崙之手又叫道

我皇

拿破崙一時如迷以手起馬丹斷續說道

勿勿愁女子你說什麼你來你來稍靜勿多言

遽以手懷撫之又道

你往那邊你坐我兒

馬丹喜極而流淚應道

諾將軍我誠鹵莽我這般說你你原來也自知
道的你的知道比我還深將軍你休生氣

拿破崙答道

生氣！我什麼生氣我決計不生氣你來你是
個靈敏有味的女子

又輕拍馬丹之頰道

我和你爲友你意如何

馬丹喜不自勝答道

將軍我爲你友你肯做我的朋友麼

此時馬丹兩頰笑靨如陽光上兩手於拿破崙

請看我今示你信你的深

拿破崙忽然大聲怒喝目光說道

你說信我之深我也將信你以報你遂致失我
的文書麼馬丹！馬丹！你也將用計以誘我

麼。你。也。視。我。如。那。副。將。的。愚。駭。麼。

拿破崙上前威逼馬丹喝道。

速還我文書來。我今不再受你的戲弄了。

馬丹繞楊而避呼云。

將軍！

拿破崙喝道。

馬丹。我。命。你。速。還。我。文。書。

馬丹此時方欲逃往葡萄園內。拿破崙急走至室之中。間以身阻之。馬丹被阻。面拿破崙而立。亦大聲道。

聲道。

你敢這般說我。

拿什麼不敢。

馬。你。敢。你。是。什。麼。人。敢。這。般。冒。味。你。是。個。高。雪。加。卑。鄙。的。探。險。人。一。望。而。知。

拿破崙怒喝道。

牝鬼！你自己給我。還是要我強奪我再末次。

問你一句。

馬丹搖手答道。

請你自取。

拿破崙睜目視馬丹。如虎作勢。馬丹叉二手於胸前。護之。拿破崙見女態度。頓時又動演劇之性。斂其怒氣。欲使馬丹知其遊戲人間之能力。為彼敵手。頃臾忽現笑容。置二手於背。自上至下。周視女身者。二次。繼納鼻煙於鼻。復以巾拭其手。藏巾於衣時。馬丹英豪之氣。殊為可笑。

拿咄！

馬丹此時心志已亂。昏然若迷。仍叉二手於胸。一無所變。亦答曰。

咄！你欲何為。

拿我欲壞你態度。

手反於背後面拿。

破崙而立。

拿我兒此態勝前。

多矣今聽我說我。

甚喜你且亦重你。

馬你重我決非真。

心重我寔是重你。

要得的東西。

拿不是我要得的。

東西不久便得。



馬畜生！

馬丹罵後遽變其狀行至榻之正首背倚而立二

何勞我重我且

問你設或有人

以愛你之美敬

你之勇轉以愛

我敬我而我愧

勿如設或我竟

別無他物但為

情故令我手足

被阻致不能得

我欲得之一紙

設或我之地位已能得此奪自敵人之物乃仍
躊躇至於空手而返更有甚者強作慷慨英雄

的態。度。掩。飾。胸。中。的。懦。怯。使。人。不。敢。以。強。暴。手。
段。相。加。我。若。如。此。如。你。婦。人。之。心。得。勿。藐。視。我。

麼。你何若是之愚也。如果萬不得已。巴那派也。能在此地位動作。一如婦人。馬丹！你解我所說的話麼。

馬丹挺立不答。自其胸次取出書信一包。初欲擲諸拿破崙面前。以洩其憤。既而轉念。敬授諸拿。唯授時略避其面。拿破崙接後。馬丹急行至室之一隅。以手掩面。面向椅背而坐。

拿破崙目注文書點頭道。

可矣！可矣！

拿破崙將啓文書。先向馬丹告罪。

請恕我。

見馬丹藏其面。勿令見。乃曰。

你怒我麼。

於是解包。見封口已破。置之案上。察其內容。

馬丹此時下其手。以示非哭。答曰。

你說的不錯。但是我卻爲你擔憂。

拿破崙欲取其上面一紙。聞言遽止。問云。

爲我擔憂。這是甚麼緣故。

馬丹。我將見你失卻名譽。

拿破崙有更甚於此麼。

馬丹更恐失了你的幸福。

拿破崙！幸福於我。寔爲世上最可惡的東西。假

使我心戀。幸福能有我今日麼。你說還有別的

可憂的事麼。

馬丹沒有……

馬丹之言未完。拿破崙大呼止之。馬丹鎮靜。仍言

如故。

祇在法蘭西國。眼你將爲愚駭之夫。

拿破崙急問曰

爲甚麼緣故。

拿破崙問時其執文書之手不覺下垂馬丹默視拿面拿擲其文書破口漫罵你甚麼意思你又。要施你的詭計麼你的意思我卻不知我今告。訴你我第一要探聽波羅退軍的消息像他那。等厚顏愚魯之夫祇不出二策非堅守孟士亞。不出便是取那不斯及拉地方以背肥念斯的。中立盟約都在這文書上他今自知被欺乃萬。不得意令你冒險來要截這文書以爲可以救。他出我掌握之中笨伯笨伯不知內中文書不。過巴黎尋常來書而已你卻不知。

馬丹乃出其幹練敏捷之手段答道

將軍你既這般說我們當平分這紙將軍取其

所探得的消息我便取此巴黎尋常的來書將

軍肯麼

拿破崙聞言語塞既而答道

與你平分

此時拿破崙呼吸甚急又道

馬丹如你所言難道我這文書是你的私產卻。爲我竊盜的不成。

馬丹切寔而答

不是我並非欲得你的文書這來書內並無將。軍所書的文字也沒別人送於將軍的信中有。一書爲人所偷得係一婦人給一男人的這男。人並非婦人的丈夫這書又是可羞可耻的。

拿那麼是一情書了

馬丹若愁若喜答道

尙有。何物。祇一情書。已能激動。你如許之恨。拿這事。何故。交給。於我。豈那婦人。欲將其丈夫。置於我權力之下耶。

馬丹。不是。於你無涉。我意。你若。給我。於你。決無所損。然你。所以。得這書信。那是。有人。出於。毒心。爲欲。加害。於那婦人。的緣故。

拿這。麼說。來。那送書的人。爲何。不送。給那婦人。的丈夫。送至。我處。

馬丹。聽了。這問。若出。諸意外。叫道。

蒼天！

叫後。復退。坐椅中。

我……我。不知道。

說時。若甚。喪氣。

拿奇哉。我意。亦然。馬丹。你休。以小。說的。伎倆。想要。

復得。這文書。

說時。擲包。於案面。女而立。似譏。似笑。又道。

巧婦。我卻。羨你。我苟。也能。誑言。不至。煩言。至今。馬丹。自絞。其兩手。答道。

我悔。不能。作誑語。若真。誑語。你早。信了。真寔。之言。世上。原無。肯信。的人。

拿破。崙此時。遇馬丹。似甚。親密。又似。無禮。口中。說道。

妙哉！妙哉！

拿破。崙此時。手撐。桌邊。起坐。桌上。兩臂。納於。腰際。二腿。外張。說道。

你來！我甚。愛聞。祕事。此乃。我高。雪加。人的。性質。雖然。我若。也知。這事。我述。之必。能勝。你萬。倍。你下。次如。遇有。人私。與人。妻的。信人。若問。你何。

故。不。交。於。其。本。夫。你。可。答。他。本。夫。不。願。讀。可。矣。
小。女。兒。你。以。爲。世。上。之。人。盡。願。爲。衆。人。之。意。見。
所。逼。而。作。此。慘。劇。耶。這。慘。劇。非。他。決。鬥。家。庭。離。
散。破。壞。所。有。事。業。此。等。慘。劇。盡。由。讒。言。所。構。成。
如。或。不。聽。這。讒。言。此。等。慘。劇。自。然。無。由。而。生。

馬丹慨然問道

這包內的書倘然涉及你妻你卻如何

拿破崙赫然盛怒下案答道

馬丹！你太鹵莽

馬丹狀至謙恭答道

將軍怒我古語有云該撤之妻誠然

拿破崙此時故意貌爲長者

我想你輕忽之罪但是自今以後切勿將眞人
物再入於你所虛構小說之中

馬丹若不屑聞其言起而行至案旁說道

將軍！確有一婦人的書信在內

說時指其包復云

請卽給我

拿破崙語簡而酷身微動意不令馬丹近其包答
道

何故！

馬丹他是我的舊友我舊時同學之友他曾有信
於我求我勿以此書入於你手

拿你卻爲何將此書交我

馬丹我因事關監督罷勒司之故

拿破崙顰蹙狀至驚訝猝然道

罷勒司！馬丹你當留意罷勒司是我至交

馬丹微點其首狀至溫和

正是！你兩人的交誼因你妻而來。

拿你又說了。我不是已經禁止你勿再及我妻。

馬丹若不屑聞其斥語舉目怪視拿面拿更怒收其高傲之態始而若疑繼復低言道。

這婦人是誰你這般憐惜他的。

馬丹喟然道。

將軍！我那能告你。

拿破崙不悅心似亂貌似怒復往來步行於室內。

沉吟道。

正是互相包庇那是你們婦人家的常情。

馬丹登時激怒答道。

我不是這樣的人你道我心愛他人外面仍假做愛我夫麼我不如此那婦人卻是如此那婦人專以欺騙弄人。

說時面有驕色又道。

但是他們仍是愛他且聽其所爲。

馬丹時背拿而立。

拿破崙此時卻意不在馬丹口中自沉吟道。

罷勒司！罷勒司！

時拿破崙面若死灰色向馬丹恐嚇之。

請你留意請你留意你知道麼切勿逼人太甚。

馬丹面拿狀若至誠問道。

爲什麼。

拿你何所指這婦人是誰。

馬丹輕倚椅之背沿而坐兩膝交錯面上視拿拿。

亦怒目視馬丹馬丹仍聲色不變答道。

他是一個輕浮愚騷奢侈的婦人他的丈夫雖有才能而性好高深知其妻的年歲家資及處。

於社會上的地位。凡婦所欺之事。無一不知。又知其婦不忠於教。不忠於人。然而卻又不能不愛他。不愛他便失了與罷勒司前進的利器。拿破崙與馬丹作沈潛兇猛的耳語道。

牝貓！這是你的復仇。你因不得不以文書交給我的緣故。

馬丹 你是胡說。你或者是這等人。纔有這等意思哩。

拿破崙大怒。反兩手於背。力扭其指。離馬丹而行。至於大爐之次。自說道。

這婦人將消滅我的知覺了。

復語馬丹。

速去！

馬丹不動。答道。

不給我那信。我決不去。

拿我命。你速去。

說後。又自火爐之次。行至葡萄園。復返至案次。又道。

你決不能得這信。我不喜歡你。你是個最可惡的婦人。你的面貌醜似魔王撒但。我不喜爲惡婦所擾。速去！

拿破崙說後。轉其身背馬丹而立。馬丹寂然自娛。以手枕頰而笑。拿又回步見其笑。怒譏之云。咄！你笑什麼。

馬丹 我笑將軍。我常見你們男子。遇擾時好似孩童。但卻未見一真偉人。也是如此。

拿破崙向女力叱其言。狀至野變。

咄！卑鄙卑鄙。這是卑鄙無耻的謔言。

馬丹不覺躍面呈紅色說道

你卻可惡留那信於你任你。看使你知道你自
己的醜於你也有益我便去去容後再見。

說時盛怒不可言喻面內室之門而走。

拿破崙急止之云

回來！我要你回來。

馬丹傲然不屑聽其野蠻專制之聲依然向門而
行。拿突前執其腕挽之回命之云。你究竟是怎麼
意思。你明白告我你若不……

此時拿破崙盡力恐嚇馬丹。馬丹正色視拿一無
所懼。拿破崙又道

你甚皮頑。你胡不答有禮之問。

馬丹深不服拿之兇狠答道

你何必問我。你自可得其所解。

拿解在那裏

馬丹指文書答云

在那裏你可自讀

拿破崙急取其包既而復躊躇視馬丹面復將其
包投下說道

你現在不是忘了你的朋友和你朋友的名譽
麼

馬丹他卻不深悉其丈夫你若看了他也不再冒
此險

拿然則我要看信了

拿破崙如欲復取此包目視馬丹

馬丹我卻不知你今如何再能避此險事

拿破崙聞言力縮其手馬丹復云

你可勿懼將有無數有味之事得自這個包內

拿試舉。一。二。

馬丹第一。為決鬥。當與罷勒司二人。第二。為家庭。

拿破崙此時復視
馬丹面復舉包
示之閉其唇以
手衡其包之輕
重復視馬丹面
納包於左手又
反之背後轉身
且行且以右手
抓頭之後骨既
的勇毅沈決應得是書可知是書由你力戰而
得你且勿忘這殘忍鄙陋之高雪加行險人在



演劇第三。為家庭離散。第四。為見辱於眾人。第五。為破壞一切事業。其餘種種之事。不勝枚舉。

交戰以後對於敗者寬洪大量在交戰以前對
於敵人剛毅不屈也

近葡萄架之側
遂止直視葡萄
藤深思約有數
分鐘之久馬丹
自靜中觀之拿
忽轉身而返為
狀至壯且決以
書授馬丹道
馬丹！我允你
你取此書去你

馬丹不受以目凝視拿破崙答道

我欲知你如今的意向如何

拿破崙大怒力擲其書於地馬丹復一可愛譏諷態說道

我自以為我已壞你的儀容了

馬丹說時復作一譏刺的鞠躬

拿破崙急起拾之說道

你要拿去麼

上前強與之

馬丹繞案而遁

那裏我不欲得此書信

拿十分鐘餘豈非除這書信外世界上的東西沒有要你的心麼

馬丹隔案答道

十分鐘之前你不曾侮我過甚現在我卻不管了

拿我……

說後立抑其怒謝罪道

請你原諒恕我無罪

馬丹冷然道

多謝

拿破崙強為有禮隔案以包奉馬丹馬丹後退一步不令相觸答道

將軍！你要知道奧軍在曼士亞或在丕斯及埃麼

拿馬丹！我已告訴你我能勝敵不用那間諜之助你難道還不知

馬丹正是你現在要看這信麼

拿你不是說那信不是送給我的麼我卻無偷看人家書信的習慣。

馬丹那麼這信放在你處亦無妨我的意思不過要你不看這信罷了。

說時意若大樂又道

我爲將軍請晚安。

遂轉身向門內走狀頗冷淡。

拿破崙見之大怒擲包於榻叫道

天呀！助我忍耐。

拿急追至門次障身其前喝道

你不知有大危險將及你身麼你也像那無知的婦人不畏鞭扑將及你身至於青腫麼

馬丹謝將軍！我知我知我的知覺殊好快樂我寧受鞭扑但願我得返家我願已足我偷的文

書固極可惡但是你既復得也可恕我了。

因復述拿破崙自誇之語道

你在交戰之後對於失敗的寬洪大量在交戰以前對於敵人剛毅勿屈汝難道忘了你不和我握別麼

說後馬丹敬上其手狀至甜美拿破崙怒髮衝冠作手勢令勿前開門狂呼

哥倫！哥倫！

念呼聲愈高轟然將門一擊行至室之中間馬丹行避之相離較遠至葡萄架邊哥倫現於門次應道

將軍！

拿那蠢夫在那裏

意指副將

哥我已遵將軍命與以佳餚現得餘暇正在賭博消遣。

拿你去教他來押他來你湏和他同來。

哥立即應命去後拿復語馬丹頗有禮貌。

馬丹！我請你略等幾分鐘。

拿破嵩行至楊側馬丹自葡萄園入過其對面至碗架之次椅架而立以目窺拿拿取包謹藏諸胸前袋內將衣鈕扣上目視馬丹似知馬丹已知其意又知馬丹心必不悅此時兩人各無語未幾副將入哥倫隨於後立於案次時副將無帽無刀亦無手套氣體稍蘇愈於未食之前精神亦稍振立於馬丹之傍靜待拿破嵩發言。

拿副將。

副將奮然問道。

大將。

拿我在這女兒處所得消息不少騙你東西的便是他的阿兄無疑。

副將大快答道。

我以前什麼對將軍說的我以前什麼對將軍說的。

拿你既知道你現在必湏覓得這人名譽便是抵押物你可知道這次戰事的命運法蘭西以及歐羅巴全州和那仁義的天命全靠得這文書上的消息。

副將正是我知道這文書是緊要的。

說時恍若以前失此文書時並未知道的样子。

拿甚是緊要你若不能恢復這文書你將受辱於你軍隊之前。

副將。什麼。我寔告將軍。我的軍隊。必不願見這樣的事。

拿我爲你計。我卻替你擔憂。你若真能索回這文書。我不難爲你隱瞞。這事。但是人若知道。必然責我。部署不周。所以無論結果如何。我不能不將這事。宣布於全世界。使知我並無過失。將軍可知。我寔屬萬不得已。

副將面甚和善。答道。

將軍。這事萬勿置於心中。你卻是好人。不必爲我憂慮。凡我所遇。我自能部署。你且勿論。有無文書。我輩必能替你。敗這奧人。我今求將軍。將軍切勿強我。尋覓那偷我文書的人。便去尋覓。也是無用的。他已不知何處去了。

哥倫此時狀甚恭敬。在旁提醒道。

將軍。你忘了。他不是有你的馬麼。

副將忽然自驚。

我忘了。

遂決意對拿破崙道。

將軍。我去追他。倘然這馬尙在這意大利國的境內。我必尋着他。將軍勿憂。我決不忘那文書。哥倫快駕了你的老驛馬來。我便往取我的帽。我的刀。以及他物。速去。速去。

哥是正是副將。

此時紅日西沉。陽光如染。哥倫向葡萄架邊而去。副將走至入內室之門旁。且行且索。且索且問道。

將軍。我曾否將我的刀給你。

忽然又道。

我記得了。

心中至爲煩悶。又自言自語道：

我真笨。怕別人那能知其所在。

馬丹仍立碗架旁。向拿破崙道：

將軍。這是甚麼意思。

拿他決不能尋得你兄。

馬丹。這個自然。世上那有這人。

拿他的文書。決不能再到手了。

馬丹。這是胡說。那文書早在你衣袋裏了。

拿你要聲明。這事甚難。

馬丹似驚。拿破崙愈進逼。說道：

那文書早失去了。

馬丹戚然。行至案隅。又道：

這不幸少年的事業。將盡犧牲了。

拿那少年的事業。他的事業。連火藥都不值。倘拿火藥處死。他還嫌太貴。

拿破崙說後。轉身狀求傲慢。至火爐旁。背馬丹而立。

馬丹狀至謹慎。答道：

將軍太殘忍了。不能是男是女。你都做了。你的器具。雖用之過多。至於毀壞。你也不少憐惜。

拿破崙轉身向馬丹。答道：

誰毀壞這少年人。你耶。我耶。誰用那奸計騙他。文書騙他時。還憐惜他的事業耶。

馬丹狀至誠懇。答道：

將軍。我當時卻不曾想及此事。我確是殘忍。但。是我也出於不得已。而爲之。不然。我若不用奸計騙他。我那能到手。

因哀求道

將軍將軍你切不可使之受辱

拿破崙獐笑答道

你甚靈敏請你自己去救他勿使他受辱古語有

云解鈴還是擊鈴你害他你自應救他

又酷然的說道

我恨這劣卒

拿破崙過葡萄架馬丹復作懇求狀隨拿之後時

副將將返手套帽劍無不俱備將出門為馬丹

所阻

馬丹副將

副將情狀至急答道

幸勿阻止我馬丹我有我的責任

馬丹副將你若遇我阿兄何以相待

副將你卻愛他

馬丹他若死我也不能獨生你必救他

副將怒搖其首馬丹又道

你必赦他你必赦他你若不赦他決非所宜你

聽我言我寧告訴你的出處我聽囚他付諸

巴奈波將軍你丈夫的氣概能允許我不虐待

他麼

副將我不處死他若先來攻擊我怎麼樣他有的

的手槍

馬丹他決不敢

副將我卻不能信他他於我機詐百出無事不可

為

馬丹倘若他攻你敵你你即傷他我亦不怨你背

約

副將 我有怎麼約！我未嘗允許你你誠可惡你的機詐也不亞於他你知道我性善便弄此奸計諸事都可恕但是我的馬失去了如何是好馬丹這也是我和你條約之一你將復得你馬決不至於失去你的手槍也可復得

副將 真的麼

馬丹 什麼不真

馬丹 於是上其手副將就而執之因道

遵你約我對他溫柔如羔羊因他阿妹至美極麗

說後欲與馬丹接吻馬丹急脫身避之說道

副將 你忘了你的聲價……歐羅巴的命……仁義的運……

副將 有甚關係

即復近馬丹說道

我但求得接你吻於願已足

馬丹繞案而避

請留意你可知道我的阿兄你尙未尋獲麼

副將復以語誘之道

是否你將告我以他的去處

馬丹 不須告你他但得我的暗號不消一刻鐘時他便來了

副將 他想來離這裏不遠

馬丹 確是不遠請你在此略等一等他得我消息沒有不來的

副將此時精力耗費甚似不耐煩因道

這個太厭煩了我卻是放心的決不有變
馬丹 你這時候和大將商議豈不大妙

副將 商議何事

馬丹 我的意思你可請他允許你你若尋得我兄

副將 這計甚妙謝

你。想。的。周。到。我。且

試。試。他。去。

馬丹 甚妙甚妙但

是。最。要。留。意。的。不

使。他。知。道。你。已。經

知。道。能。得。我。兄。的

計。劃。

副將 正是偷然使

他。知。道。時。必。然。要

有。話。了。

副將此時欣然自得贊馬丹道



之後你以前失算的事一概消除恢復了你的名譽他必然允許你

妬忌我的

馬丹 你去和他說

時不必說別的

事你只說決意

要去擒拿我兄

偷然擒不得便

舍身以殉他決

不信你然後你

再同了我兄再

去見他他便沒

妙極妙極這事大可取笑他了你真聰明

因大聲呼哥倫道

哥倫！

馬丹你向哥倫說時切勿有一句話及我。

馬丹說時以一指置於唇邊副將亦然四目相視互以示警馬丹喜出望外變其常態以手自親其吻揮副將使入內室副將若爲電觸呵呵而笑時哥倫自外入。

哥倫副將馬已備好了。

副將且慢我這時還不去你替我去尋將軍你告。

將軍說我有事要和他說話。

哥倫如今專制世界只有大將叫副將的那有副將請起大將來了。

副將你怕他動怒麼或者也難說但是你可知道我們現在已是民主國了你可忘卻。

此時拿破崙復自葡萄內出來且思且叩其胸前。

之鈕色似慘白哥倫未覺拿破崙之前來自言白語道。

副將的話甚確副將的話甚確你也好似個客店主人你也在法國的你遇了人亦當待之以禮。

拿破崙突然加手於哥倫之肩問道。

這樣說來禮儀的真價值從此毀了。

副將即從旁插入說道。

將軍你試看我欲得的人我誓必擒了他來拿破崙狀至嚴肅若譏其妄答道。

朋友你那裏擒得他來。

副將能！將軍請少待必看見他的祇是將軍如見他時能赦他的罪麼將軍總說我將受辱於軍前將軍也能赦我麼將軍須知這事非我所。

畏特恐爲他軍所笑且我知這事人多不願意的。

拿破崙此時面色稍霽微露滑稽之態問道

哥倫！我輩如何處置蠢員他說的大半皆是荒謬之談。

哥倫情態頗活潑答道

倘若教他做了大將他說的便都不荒謬了。

副將聽了此言聲若鴉鳴說道

正是正是。

說後大笑投身於榻上

拿破崙且笑且執哥倫之耳責道

哥倫！你不要開這客店了。

拿破崙下坐置哥倫於前若師之教其徒說道

你來我將領你去教你爲人之道。

哥倫連搖其首數次狀甚急說道

謝將軍我不願去我自生以來人之欲我成人的甚多我方幼時那慈善之牧師欲教我書我在美蘭那諾時有一琴師教我音樂都欲使我成人但是他們教我的都不外乎要我工作我卻懶骨天成一無能忍我因學烹飪做一店主今日且另行雇人烹飪之事我也不管我卻終日無事祇談笑遊戲以樂餘年。

拿破崙詳視之問道

這地一生你願已足耶。

哥倫慨然而答

將軍正是

拿你心中卻沒有貪鬼了那個貪鬼如那戰鬥如那動作日夜無髮他卻令你盡腦力苦肉體窮

日累月的勞役所得的只有十分鐘休息的安
間到了那時你也不自知道爲奴爲君是你的
能耐是你的命運他能令你一手執了冠冕一
手執了戰船上的槳做那戰時之奴他又指示
你全世界的邦國說你願爲人奴他能助你爲
人君種種之事你都沒有耶。

哥倫 沒有將軍我寔告你我的貪鬼勝於此者多
多他不與我全世界的邦國也不與我全世界
的王位他祇徒手攫我而已他所攫的臘腸薄
餅葡萄牛乳及各種之酒一天三次缺一不能
副將 哥倫勿多言你使我又饑了。

哥倫 聳其雙肩而退拂去案上之塵整其圖重理
其椅種種物件均爲馬丹所推斜者拿破崙轉
身副將強自卑抑說道

我望你勿自好高。

副將

我原未嘗高飛且我亦非不足如我這般的人
軍中卻也甚少以寔情而論這次大革命於政
客律師大有利益於我軍人有甚益處將軍你
知甚麼叫做軍隊軍官自當選自異等凡副官
必以上等人充之因爲兵士相處較親祇有大
將不論如何下流人物無不可爲祇略知其事
已足由此而言副將是上流的人其餘皆僥倖
而得將軍你知罷狄一戰果是誰功勞我告你
便是我的坐馬。

拿破崙起立告誡道

先生你何太蠢你須留意

副將 那裏！將軍你還記憶麼那時隔江發大礮

紅光燭天。奧人意欲阻你前進。你也放大礮。不令奧人毀橋。當其時。你知我在那裏麼。

拿破崙怒喝。然若甚禮貌。

我甚抱歉。不知你在那裏。但是據我想來。你必爲事所累。

哥倫脅肩而言。問副將道。

將軍。是否親自下馬部署。那大礮的麼。

副將。你休胡言。做一兵官。那能這般卑賤。

拿破崙此時。矚視之。往來室中。其狀如虎。副將又道。

假使我的坐馬不能尋得涉河之處。決不能擊動波羅的翼軍。將軍必然祇能放砲不已。我知將軍如不見我輩到了對岸。那敢傳令轟擊那橋。所以我說。這次這戰勝。是爲涉水渡河的人。

第一渡河的人。便是我。尋得涉水之處。便是我的馬。

即自楊上躍起。復道。

這次我軍能勝奧人。便是我馬的功勞。

拿破崙大怒說道。

蠢才。你太無理。我將用槍擊你。用礮轟你。你纔能永誌勿忘你了。聽着。

此時有一法國軍官入室。衆皆未覺。軍官手執帶鞘腰刀。副將聞拿破崙言。色甚鎮定。說道。

將軍。你休多言。我若不能擒他。唯將軍之命。將軍你卻須留意這若字。

拿若！若！蠢才。世間那有這人。

法國軍官忽然立於拿破崙與副將二人之間。開口而言。其音恰與馬丹無異。說道。我便是你欲

擒的囚犯副將！

說後，即以刀授之。副將等均大驚。拿破崙亦愕然。視馬丹執其腕，猝然引之前，睜目詳視之。察其異同，蓋時將入夜，葡萄架邊之紅光滅而星光漸漸明也。

拿咄！

因力擲女腕，轉身背女，似甚惡之。藏手於懷，縴其雙眉。

副將不勝欣喜，取力說道：

世間設有這人耶。

又語馬丹道：

我的馬在那裏。

馬丹在波革土在那裏等。

拿破崙向副將與馬丹二人問道：

我的文書在那裏。

馬丹你決不知那文書的所在，決非你們意想所到……你們有人曾見我妹在此地麼？

副將：我曾見他，他是一個極妙的美女，而且和你極像，祇較你更好。

馬丹佯作不可思議之狀，說道：

你們知道他是個女妖麼？

哥倫大駭，橫立於三人間，說道：

這事不可胡說，倘是真的。

又向拿破崙道：

大將，我決不能留於我店之中。

副將：正是。

又對馬丹道：

你可知道你是我的囚犯？我不信你胡言，你即……

戲語亦非所宜。

馬丹正是這事至為緊要據我看來我妹早已以術媚大將。

哥倫與副將聞是言均退至拿破崙後馬丹即指拿破崙云。

將軍解你衣便可得你的文書了。

說後即置其手於拿破崙之胸前又道。

正是在此我知文書便在這裏我能自覺將軍。

是耶不是。

馬丹言時面上向仰視拿破崙又媚又似譏又道。

將軍你可允許我麼。

因去拿破崙衣上之一鈕扣既而復止以待其允。

拿你敢你自取。

馬丹謝將軍。

因解其扣出其文書以示哥倫說道。

請看。

哥倫退至門外。

上帝這是甚麼妖術。

馬丹復告副將道。

副將勿怕。

副將亦退取刀柄喝道。

勿近我身。

馬丹復語拿破崙道。

將軍這是你的東西你可自取。

哥倫將軍不可取不可近他。

副將將軍留意將軍留意。

哥倫燒去了他罷將那女妖捉了來也燒去了他。

馬丹復語拿破崙道。

將軍。你要我燒去了他麼。

拿好！哥倫你去拿火來。

哥倫戰慄而不敢言勉強說道。

室內有妖將軍。你要我暗中一個人去麼。

拿咄！蠢才。副將你可去來。

副將也推諉道。

將軍羅狄一戰。那個敢說我怯。但是這樣怪事。要我無火無伴一人獨去。我也不能將軍。你自己去罷。

拿破崙怒喝道。

你敢逆我命麼。

副將狀不稍屈答道。

正是這樣沒情理的事。我不願聽。倘若哥倫去時。我肯做他的伴。做他的保護人。

哥倫狀至卑。謙唇吻微顫。答道。

是是。

哥倫便向門內去。心似不樂。說道。

上帝佑我。

又向副將道。

我隨副將去。

副將你先走。我不知道路。

哥倫副將你先走。你決不至於失道。

復以手按副將之袖上。作懇求狀。道。

副將我不過一卑鄙的店主人。你是個上等社

會中人。

副將以臂授之。說道。

現在你可不容怕了。你挽我臂。

哥倫如其言。說道。

正是。

二人挽臂同出。其時星光燦爛。室內全明。馬丹擲

包於案。就榻而坐。其狀甚樂。

馬丹將軍我已勝你。

拿破崙閒行說道。

你是個無耻的婦人。你以為這般服飾合於理

麼。

馬丹據我看來和你的服飾相似。

拿破崙！我替你慚愧。

馬丹狀甚誠寔答道。

正是欲使軍人慚愧。固是易易。

拿破崙怒極號叫。轉身而走。馬丹手持文書。狀至

狡猾。說道。

將軍。這未燒之前。你要一看麼。你若看後。死

時也可瞑目。你來看看。

說後投包案上。轉身背之。復道。

你且看我勿看你。

拿破崙你休弄乖。我沒有所疑。原可不看你。若不

能。你你且自己看罷。

馬丹將軍我已看過了。

拿破崙注目視馬丹。問道。

你說什麼。

馬丹我方纔騙那可憐副將的馬後第一件事。我

便看那文書。所以文書內的事。我都知道。你還

不知。

拿破崙恕我。我於十分鐘前在那葡萄邊。我也看

了。

馬丹躍起說道。

將軍。我不勝你。我甚拜服你。

拿破崙笑且輕拍馬丹之頰。馬丹又道。

我今至誠無僞。真心崇拜將軍。

說時以吻接拿手。拿立縮之。說道。

勿再如此。勿更施你的妖術。

馬丹。我要告訴你。又怕你誤會。

拿。你有何說。

馬丹。大凡不怕自己做那鄙陋自利的人。我卻崇

拜之。

拿破崙憤怒答道。

我不鄙陋。也不自利。

馬丹。勿怒。我不自崇拜。我亦非鄙陋自利的人。

拿。勿多言。你或近是。

馬丹。我不敢謂近是我的近。是或者你心以爲然。

拿這還說得過去。

馬丹。你說你毫無疑心。但是什麼看見無人在側。

時。偷至葡萄邊看那文書。看後還假做沒看回。

來室內。裝着泰然的樣子。這不是鄙陋算什麼。

但是我卻不怪你。恰合你的身分。你原沒有可

怕的事。也沒有可羞的事。

拿破崙突然道。

你休如此胡言。我以為你是個貴婦人。生於貴

族的我。欲問你的祖父。敢是一奸滑的店主人。

馬丹。不是。是一個英國人。

拿。是了。是了。英國人。便是店主人的流亞了。我今

知你勝我的原因了。

馬丹。那裏。我不曾勝你。我也不是英國人。

拿。你確是英國人。你且聽我。我告訴你英國人的

性質。

馬丹狀至懇切答道。

請你說來。

馬丹就榻坐靜聽，拿言其態度頗活潑，若已知拿所欲言者，拿破崙既命馬丹後整肅其儀容，若劇人之預備演技者，然略思而後發聲，出暗中激切駭人。

拿這世界上約有三等人，便是上等、中等、下等。上等人與下等人有相同之處，便是少疑心，無道德。上等人於道德去之過高，下等於道德失之不及。這兩等人我都不怕，因為下等人沒有知識，所以沒有思想，於是敬我如神明，上等人無成見，所以亦無思想，我能言之成理，於是亦我命是從。你如不信，試看我部署全歐之匪徒及

其朝廷如那犁刀之過野地，無不披靡，所可怕的，只有那中等的人。既有知有識，又有主意，但是也有弱點，心中動徹懷疑，又為道德束縛其手足。

馬丹這麼說來，你能勝過英人，因為英人都是店主，店主都是中等的人。

拿不是英人，卻是一特別的種族。英人中沒有低，至於懷疑的人，英人中也沒有過高。至於能脫其國虐政的人，英人生有一種特別的奇才，所以能為全世界的主人翁。英人心中欲得一物，必不即言其欲得，必待時機待之，又待見有機，會始行攻人，其攻人之時，還不肯說欲得。此祇謂是於道德與宗教上盡職任，所以到了此時，人便不能抵禦他了。譬如貴族他欲行其志。

達其欲譬如店主他遇人殷勤做事有恆求其所得稱爲道德以道德的感情論這種道德自然有益而無損的他既侵吞了全球之半拓之爲殖民地便稱之曰自由獨立的豪俠他若欲得一新商埠推廣其曼傑司得的假貨他必先遣教士教士人以和平的福音土人不明其故殺其教士他便出兵爲基督教捍衛爲基督教戰爲基督教勝既得商埠復謂出自天賜他以自衛海岸爲名置牧師於船上掛十字架於桅尖行至天涯地角有敢與之爭霸海上的他便溺之焚之毀之亡之他且自誇凡有奴僕一踐英國土地立得自由其寔他的國內尙驅六歲窮兒售於廠中責打之下日做十六點鐘之工他的國內自有二次的革命自後法國大革命

時他竟借那法律秩序的美名進兵來攻法國你雖看他英人的作事不能有善無惡但是總不能說甚麼不是的因爲他做的事都有主意的緣故他以愛國主義攻你又以商業主義騙你又以士家主義囚你更以尙武主義欺你他要助其君主便說忠君主義他要斬其君主便說是共和主義責任二字爲他們警卒的口號他又決不忘別國盡其責任行其相反之法他得的利益必至失去他……

馬丹 請將軍暫停將軍這般說法那能指出我是英人的性質我願得知

拿破崙立轉其詞鋒答道

這是甚明白的你要得我文書不惜做那偷兒到了今午又來入我的罪反說我要偷你的文

書形容我的鄙陋。我的私心。你反表示善良的熱心。這都是英人的性質。

馬丹。你是胡言。我確知我無一毫英人的性質。英人是最愚蠢的人。

拿。正是因爲有時太愚蠢了。所以不自知其大失敗。我現在不說你說腦中有英人的思想。這卻爲何因爲你的祖父是英人。你的祖母是那裏人。大約總是法人麼。

馬丹。不是他是愛爾蘭人。

拿破崙急急接言道。

是愛爾蘭！

深思有頃復道。

我忘了愛爾蘭人。了一隊英軍爲愛爾蘭將軍帶領。可和。一意大利將軍帶領的法軍對敵了。

說這數語後。沉吟良久。復言其言似戲似怒。

不論何事。你都勝我。大凡起初什麼敗的。末後也爲什麼所敗。

拿破崙且思且行至葡萄架間。時葡萄架內燦然。爲月光所照。馬丹潛隨之行。接手於拿破崙之肩。心醉此天然美麗之風景。而胆亦大壯。說道。你看什麼。

拿破崙上指答道。

我的星！

馬丹。你信麼。

拿什麼不信。

於是二人同觀片時。馬丹倚於拿肩說道。

英國人說男子的星。沒有女子的襪帶。不算完。全你可知道。

拿破崙如蒙大辱，猝然將馬丹推開，返至室內，自

言道。

咄！英國人都是鄉愿，倘使法國說了這話，不知如何虔誠舉手。

復行至內門，倚門大呼。

哥倫！火在那裏。

復行至案與碗架之間，更移一椅置於自己所坐之椅旁，說道。

我們現在仍要燒去那文書。

拿破崙取包哥倫至，面色慘白，戰慄不已。一手執雙燭盤，二燭輝煌。一手執大燭剪。哥倫置燭於案，作憐惜狀，說道。

將軍，你方纔在外看什麼。

哥倫說時，向肩後指葡萄園，卻不敢回首。拿破崙

解包對道。

這和你有什麼相干。

哥倫口乞不能言，勉強說道。

我因那女妖已竟化去，不在這裏，且沒人看見。他出去。

馬丹自葡萄架邊行至哥倫身後，答道。

我們看他騎了你家掃帚柄上登月宮，你將不能再見他了。

哥救主馬利亞！

立轉其身而出。拿破崙擲包案上，疊文書成一堆，便在這時。

說後，就其所移之椅而坐。

馬丹正是祇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衣袋裏有那文書。

拿破崙微笑取文書出擲諸包頂馬丹持書視拿而言道。

正是該撒妻的故事。

拿該撒的妻有甚疑心燒了他。

馬丹將書箝至燭焰說道。

我願該撒的妻見我二人於此亦不疑心。

拿破崙支二肘於案納二顛於手中答道。

我願亦如是。

文書尙未燒盡馬丹箝於剪盆內坐拿側狀與拿同亦以肘支案上納顛手中觀其燃燒燒既盡二人同時轉眼互視時幕漸下二人隱於幕內

(完)

冷日是劇現時當行出色之佳著也新劇家宜注意之。



◎結婚奇談二

(冷)

●夜半新娘。有少女名育門者。美國華盛頓省某大麪廠主人之女也。數禮拜前滿洲輪船之至火魯魯島也。育門少女方與芝加哥之化學劑師名羅城者。忽忽夜半在火魯魯島結婚。自育門之識羅城也。至結婚時。僅二十四點鐘。結婚後上輪送客之人。尙未返岸。忽見新娘結婚之戒指。已不在其指上。怪而問之。新娘僞云。戒指過大。倚在欄干時。偶一不慎。已落在海中矣。人亦未之覺也。自後始知新郎新娘自結婚上船後。即大反目。新娘之失此婚戒。乃故意爲之。迫船至舊金山。新娘即上岸。請求離婚。舊金山官吏以新娘係華盛頓省籍。須往華盛頓。請求新娘乃復返華盛頓。以達其離婚之願云。



巾幗鬚眉

(著者冠子)

第十九章 百寶庫藏之金陵

振坤當時便道。你別着急。我取出件東西。你瞧。說着。便在座傍放着的。一隻皮靴內。取出公文一件。給漢貞觀看。漢貞接着。便在文書套封內。抽出公文。念道。

教育部總長毛。為照會事。案據本部第一百零八號布告。南京城內。應設女子法政學堂。一所以為女子參政之預備等因。現在校舍及經費。已經籌備定妥。應委任校長一員。以筭攝全校事務。查貴女士夙諳法學。尤具經驗。以之主持該校。定能能力謀進行。除另發委任狀一紙。請貴女士收執外。合先通知。希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蘇州女權促進會幹事員謝女士振坤。

中華民國元年 月 日

漢貞念畢。又在套封內取出委任狀一紙。見上面寫道：

爲委任事。今委任謝女士振坤爲南京女子法政學校校長。合給委任狀。以昭信守。此狀。

中華民國元年 月 日 教育部總長毛邁（有押）

漢貞把這封套裏的東西顛來倒去。看了一個暢。覺得心窩裏一陣跳動。那眼圈兒便辣豁豁的發出一種奇熱。連忙向振坤笑說道。振坤姊。恭喜。恭喜。這才舒展得你的驥足。咧。忽然又搭趟着埋怨。振坤道。振坤姊。你動身的時候。早該給我個信兒。也好隨你到南京打幹打幹。附着你的驥尾。弄些事務。你當日偏秘密得狠。一毫風聲都沒有走漏。如今你是個教育部委任的女子法政大學校長。我仍在這兒做一個私立小學校的主任。同幾個小孩子混鬧。一輩子沒有出息。叫人何以爲情呢。振坤道。癡了頭。你別牢騷。我正有話還沒有說給你聽。咧。漢貞當下便靜聽。振坤的話。振坤道。我們同社的人。自然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今兒我得了位置。難道就把你們拋撇了麼。況且那法政學校的事務。是狠繁重的。單仗着我一個人。斷然辦不來。少不得要請人相助。爲理若說背了我們的老同志。到外面去請帮手。這便是理上講。不過去漢貞姊。膀子只有向裏彎。豈有向外彎的道理。麼。我如今要仰仗你們諸位姊妹的地方。狠多。故

特從南京下來。同你們商量。你若肯助我。我是很歡迎的。漢貞道聽憑差遣。那有不願的道理。振坤道這便好極了。我在此處已耽閣了一會子時候。狠不早。我還要去看婉貞呢。說着便辭別出校。漢貞送過振坤後。回到校長室內。把方才的事。心中打量了一回。暗道。怪不道。大家都要跑到南京去。原來南京城裏。是一個百寶的庫藏。只要到得寶山。沒有空手回來的道理。振坤到那裏。不滿四五天。便輕輕把這狠名貴狠榮譽的法政大學校長。吸取了我株守在蘇州有甚趣味呢。雖說會裏得了一宗補助款。也好敷衍幾個月。但是括毛龜背。畢竟濟不得甚麼事。此番偷不隨着振坤去。逛一回真叫做沒出息的傻角了。漢貞想到那裏。便立定主意。要向南京去走一遭。當夜便修書一封。給他丈夫。知道他丈夫黃人傑。素來狠聽着他妻子的話。漢貞信去後。不到兩天。果然接着覆信。說一切均惟命是聽。漢貞連日忙碌。把行裝一。都準備了。醒獅女校的職務。託一個親戚代為料理。振坤又催得緊急。說道。四日以後。就要動身。漢貞更不敢怠慢。等到動身的那一天。便着校中的校役。把行李挑了。漢貞提着皮靴。壓在後面。媳婦婷婷走出醒獅女校。逕到幽蘭巷。振坤的家裏。叫校役在門前等候。自己一逕跑到裏面。走進振坤的書房中去。卻見振坤一個人。坐在臨窗的書案傍邊。正在那裏伏案用功。只因聞得革履聲響。便起立相迓。道。漢貞姊。你大清早便出門。不怕受凍麼。漢貞笑道。早些兒動身。畢竟從容些。一面說着。早已瞧見書案上面攤着幾種書籍。甚麼六法全書。咧法律詞典。咧漢貞便指着說。道。振坤姊。你臨動身時。還在那裏抱佛脚麼。

振坤道。不瞞你。說我近日被幾個法律名詞鬧昏了。甚麼法人咧。自然人咧。成文法咧。不成文法咧。一時也記不清。許多這些名詞。做校長的。雖不是一定要懂得。但是終要略略研究。免被別人取笑。漢貞道。研究的。日子正多哩。何必忙在一時呢。當下兩人坐着談了片刻。外面又來了黃太太。同着他的女兒。婉貞女士。列位看官。黃太太自被婉貞勸醒以後。便時時同少年黨來往。甚爲莫逆。此番振坤得了校長一席。就想着法政學校裏的監學。總要一個年高德劭的。才能勝任愉快。這件事非黃太太莫辦。就是婉貞呢。他的中文也佳。書法也不弱。充個書記員。卻甚相宜。此外庶務一席。委託了漢貞辦事的人。就可一氣呵成。免得許多窒礙。所以當日振坤同漢貞見面後。便去訪那婉貞。就是這個緣故。閑話少說。當時衆人厮見了。沒有談得幾句話。外面替漢貞挑行李的校役。早已等得不耐煩了。跑到客堂門口。連連催促不已。振坤望了一望壁上掛的時計。便道。時候正不早哩。他們在車站上送行的姊妹。盼望得脖子都酸。我們就此動身罷。說罷。便喚人雇了四乘轎兒。四人坐着後面。都有僕役挑着各人的行李。如飛的出得閨門。雇了二輛橡輪馬車。馬蹄得得風馳電掣而去。不到片刻。已達車站。四人下車。款款的步進車站。纔到得休憩室門口。早已瞧見裏面擁擠着許多花花綠綠的女界同志。都在那裏恭送行旌。四人左右的點頭。不迭真叫人應接不周。那諸女士軟語纏綿。顯出那依依不舍的光景。一路福星。一路平安的套語。纍纍如貫珠一般。列位看官。這些女士們都是女權促進的會員。除卻沈荃蓀家事未了。沒有在場。其他的職

務員如何希班楊若安等都在其內。希班見了漢貞，便提起前日漢貞募捐的事，并說各處的捐款早已收到。名譽會長的證書早已送去。漢貞也把會裏的事務囑託希班若安兩人暫行主持。正講得熱鬧的時候，早聽得鏗鏘的鐘聲亂鳴，向西的車兒預備開行。四人的行李早已上車，便向衆人作別。上了車兒，汽笛一鳴，機輪發動。四人還憑得窗兒鑽出半個身體，高揚着白手帕兒，做一個臨別依依的符號。等到望不見了衆人，四人方才各歸坐位。偏是婉貞眼快，在這同座的二等車內，瞧見了一個人忙向振坤附耳說道：振坤姊，你瞧見那人麼？振坤回頭一看，便不覺暗暗奇怪起來。

(評)

臨動身時，還要研究法律名詞，一副抱佛脚情形，寫來畢肖。

黃人傑惟命是聽，想見閻威之嚴。

(鳴劍)

第二十章 假臉兒

原來同乘二等車的，不是別人，便是官僚派的領袖鄒太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時又躲閃不得，振坤同鄒太太還沒有十分嫌隙，偏是黃太太母女二人本來是鄒太太部下的謀士，自從投降了少年黨，一向沒有同他會過面。今兒偏同在一輛車內狹路相逢，況且從蘇州到南京，時間又是狠長的，彼此都不便匿面。婉貞沒法，忙在皮靴內取出一份報紙，自己取了正張，把附張給他母親，都是揭開了紙幅，高擎

着手似看非看的把他做一個障面的東西那邊鄒太太早已瞧見了他們四人口做沒有看見的模樣同着一個五十餘歲的婦人談笑自若這婦人便是他的同黨陸太太從前在會場裏曾經出過醜的把那少年黨恨如刺骨也不容說了當下黃太太雖拿着報紙掩蓋面兒心窩裏卻一陣陣亂跳不止暗道今兒偏不巧同這老怪物坐在一處坐客又擁擠異常一時不便遷徙雖說我同少年黨來往是我的自由他不能管着我一輩子的事但是子細想想他原是我的老友向來又不曾虧負了我如今爲了黨派的緣故平白地與他成了敵國我不同他見面也罷了耐耐這老天促狹得狠偏偏使我同着他坐在一輛車內這便如何是好呢婉貞心裏雖然不免着急却早已定了主見暗道這老怪物不知到那裏去的他若是到無錫常州便下車這是最好的事倘或也到南京我們須想個法兒避開了他省得許多惹厭如今且裝做沒有瞧見他的模樣他不來尋着我們自然我們也不必多事他若來與我們作對我也有個對付殺殺他的火氣振坤同漢貞卻按照平常的態度談談南京的風景當下各人都有各人的心事隔了一回沒有甚麼動靜單單黃太太母女二人高擎着報紙覺得手臂兒有些痠麻了一時又不便把報紙放下露出廬山真面正在躊躇的時候那邊鄒太太抵着嘴卻暗暗的匿笑不止這時火車正在曠野裏駛行驀地裏刮起一陣大風把黃太太母女手中所執的報紙豁刺刺吹出窗外他們母女趕緊要想搶住卻不料風勢來得利害早把兩張報紙吹到空中同那斷線的風箏一般了那邊陸太太向鄒太

太說道。姊姊風勢很大。我們把這玻璃窗兒下了罷。鄒太太隨手把身傍玻璃窗上的機關撥動。那窗兒就落了下來。便道。今兒的北風狠利害。險些兒把人家的臉皮都吹破了。又道。只要生成一副涎皮老臉。同那頑鐵一般。那時憑你北風吹得利害。再不能損他一根毫毛的說着。便磔磔冷笑了幾聲。又斜睨着兩隻怪眼向黃太太母女。瞧了幾瞧。瞧得黃太太十分愧慚。把這頭漸漸的低了下去。婉貞聽着這些熱嘲冷罵。狠覺難受。一時又不便發作。別轉了頭。裝做沒有聽得的模樣。原來婉貞的座位。同着鄒太太只隔得一個座次。鄒陸二太太坐在靠左。黃氏母女坐在靠右。距離是很近的。鄒太太見挑撥他們不動。又發話道。雖說涎皮老臉。但是幹了歹事。虛了心。終覺有些羞人。答答的只少一個假臉兒。掩蔽着本來面目才好呢。陸太太道。今兒風勢大。就是有了假臉兒也濟不得甚麼事。鄒太太鼓着掌說道。可不是呢。只看方才一陣風。不是把人家的假臉兒都括破了麼。婉貞聽着這幾句話。覺得忍耐不住。旋轉身來。高着聲調向鄒太太說道。你別在那裏牽牽扯扯。把人家家取笑。你須曉得。現在是共和時代。集會結社。都是各人的自由。我們不同你往來。沒有犯甚麼法。勸你口內穩重些。甚麼幹歹事。咧虛心。咧別在那裏混說。鄒太太圓睜着怪眼。厲聲說道。婉貞。你這幾句話。道得蹊蹺。我那講我們的風勢。同你甚麼干係。你要來禁止。我不得開口。麼。只要你們沒做歹事。良心上沒有絲毫慚愧。便是了。你既曉得共和時代。集會可以自由的。難道我們的言論。反而自由不得麼。小孩子。你可記得。大年初一到我家來。磕頭賀年。領壓歲錢。買

果兒。喫如今不滿六七年。你是毛羽豐滿了。全不把老輩瞧在眼裏。我們的言論都要你來干涉。這是什麼道理。婉貞聽着直跳起來。那裏肯同他干休。正待破口相罵。那裏同車的人。少不得從中解勸。便是振坤也離了座。把婉貞拖住。忙道。我們都是體面人。在車兒內角口。成什麼模樣。別鬧了。別鬧了。正在解勸的時候。聽得汽笛嗚嗚。已到了無錫車站。這時逼近歲除。同車的商界學界。回無錫去的。很多。火車一停。二等車內的搭客去了十餘人。振坤漢貞乘着這個機會。硬把黃氏母女拖到距離稍遠的座位上。坐了。都太太的聲浪。傳達不到。才免了一番決鬪。婉貞餘怒未息。氣噓噓的坐着。虧得振坤漢貞二人百般解。解那煩惱。就漸漸平。了一路談談說說。狠不寂寞。等到車至下關。已交午牌時分。四人檢點行裝。換坐了甯省火車。竟進城內。不到二十分鐘。已至三牌樓車站。四人下了車。整備就近覓個旅館。只見家家戶戶都挂着五色旗幟。像慶祝什麼的一般。正在猜疑的時候。驀地裏連珠炮响隆隆。不絕。把四人都驚呆了。

(評)

大年初一領壓歲錢。奚落得妙。與十一章車站上腐儒之口吻相似。
連珠炮響。究爲何事。閱者試掩卷猜之。

(鳴劍)

第二十一章 時髦之閩名

原來這天正是清帝退位南北統一的日期。振坤等在蘇州沒有同政界往來。所以不會曉得現在一經

訪問方知就裏。這隆隆的炮聲是在總統府那裏燃放。共計放了一百零八響。方才停當。四人覓定了旅館。安頓行裝已畢。振坤就借了旅館裏的德律風。打到總統府裏。同他的哥哥一塵會話。兩下接談了一會子。就曉得一塵那裏預備赴慶祝筵宴。今兒不及到旅館裏來會面。約定明早相見。振坤當下見天色已晚。不及出去拜客。又因在火車裏坐了大半天。覺得有些疲憊。用過夜膳。四人便即就寢。一宿無話。次早起身梳洗方畢。便有茶房來報稱。外面有個西裝先生。據稱從總統府來。此要會見謝女士的。振坤便曉得他哥哥到來。連聲道請不到一會子。那總統府秘書謝一塵君果然隨着茶房進來。漢貞本來同一塵會過面的。無須躲避。黃太太母女二人由振坤做了介紹。彼此厮見了。各自坐下一塵向振坤道。妹子現在的時局真叫做蒼黃反覆。不可捉摸的。自從昨兒得了南北統一的電報。大總統使動了急流勇退的思想。趕緊備了辭職書。今兒要送往參議院。囑他們另舉總統。我打聽一般輿論。大約新選的總統注意在袁項城身上。咧一塵又向漢貞等三人敷衍了一回。婉貞嫌着自己的名字不甚時髦。便託振坤代懇一塵代他取一個相宜的名兒。一塵便同他取了鞏華二字。黃太太向來沒有題過名字。如今順便也請一塵代他取了滌凡二字爲名。從此黃氏母女一個喚滌凡一個喚鞏華了。閑話休提。當下塵攔攔了片刻。便起身告辭。說要到參議院裏去打聽消息。振坤也不便強留。送了一塵出門。仍回到裏面坐定。漢貞便問鞏華道。你們今兒爲什麼要取起閨名來呢。鞏華道。漢貞姊。你有所不知。我的原名婉貞兩字。

原。是。小。時。節。一。個。學。究。先。生。替。我。取。的。當。時。也。不。去。辨。他。的。意。思。如。今。想。想。覺。得。十。分。迂。腐。我。們。準。備。着。擴。張。女。權。甚。麼。婉。不。婉。呢。況。且。這。個。婉。字。是。女。字。傍。難。道。人。家。不。曉。得。我。是。個。女。子。定。要。把。這。女。字。傍。的。名。兒。做。個。符。號。麼。講。到。母。親。有。了。這。一。把。年。紀。原。不。必。題。甚。麼。名。字。但。是。現。在。要。在。法。政。學。校。做。一。個。職。員。少。不。得。學。學。時。髦。好。歹。取。個。名。兒。以。便。稱。呼。漢。貞。姊。堂。堂。女。子。法。政。大。學。裏。面。豈。有。無。名。氏。的。老。太。太。充。着。職。員。麼。說。着。大。家。都。好。笑。起。來。漢。貞。因。鞏。華。講。着。學。究。代。他。取。名。便。想。着。上。次。荃。蓀。在。車。站。裏。被。一。個。老。學。究。喚。他。小。名。的。事。便。向。振。坤。道。我。們。此。番。到。南。京。可。惜。荃。蓀。沒。有。同。來。狠。覺。寂。寞。呢。振。坤。歎。道。荃。蓀。這。個。人。畢。竟。是。與。衆。不。同。我。此。番。回。蘇。州。曾。去。訪。他。三。次。起。初。二。次。他。只。推。託。不。見。最。後。一。次。被。我。闖。進。裏。面。方。才。會。見。了。他。自。從。遭。了。家。變。偌。大。的。財。產。被。那。沒。良。心。的。哥。嫂。佔。住。了。以。致。促。進。會。經。費。無。法。支。持。女。權。報。又。宣。告。了。停。版。他。引。爲。奇。辱。從。此。不。肯。再。與。同。志。們。會。面。聞。得。他。說。日。內。要。把。平。時。所。御。的。簪。珥。一。一。變。賣。了。充。做。學。費。不。久。便。要。到。日。本。游。學。去。咧。漢。貞。等。三。人。聽。着。各。各。嗟。歎。不。已。這。日。振。坤。漢。貞。二。人。用。過。午。膳。便。乘。着。馬。車。到。各。處。去。訪。客。黃。氏。母。女。因。人。地。生。疏。沒。有。同。去。在。旅。館。中。守。着。候。至。四。點。鐘。振。坤。等。方。才。乘。車。回。寓。滌。凡。鞏。華。迎。入。房。內。坐。定。覺。得。振。坤。眉。宇。之。間。挾。有。憂。色。正。要。啓。齒。動。問。猛。聽。得。門。外。一。陣。馬。蹄。聲。響。行。到。旅。館。門。口。聲。便。停。了。又。聽。得。許。多。上。江。口。音。的。軍。人。走。入。門。來。革。履。踢。地。聲。指。揮。刀。摩。戛。聲。混。做。一。團。口。內。嚷。着。蘇。州。內。來。的。謝。女。士。住。在。這。裏。麼。四。人。不。知。就。裏。頓。時。慌。張。起。來。

(評)

白髮老嫗。倩人取個閨名。此與六十歲學使拳何異。

荃蓀事。借着振坤口中收束。省去無數筆墨。

(鳴劍)

第二十二章

參議院之笑史

原來四人所住的房間。是沿着街衢的輪蹄往來。格外聽得清切。振坤滿懷疑惑。便把沿街的百葉摺疊窗。抽起從那窗櫺內窺了一窺。早見外面十餘個擎槍的健兒。恭恭敬敬。站立在旅館門口。另有一個軍官。控着一騎雪花般的銀鬃戰馬。馬上騎着一位巾幘英雄。那女英雄披着一件墨綠呢的大衣。擁着五六寸長的獺皮高領。把那面龐兒遮住。一時瞧得不甚真切。若不是踏鐙傍邊露出些荷葉裙邊。便認不出他是男是女了。振坤正在猜疑間。聽得馬上的女子開口道。你們候在這兒。不許遠離。待我進去會客。說時遲那時快。早已跨下雕鞍。旋轉身來。恰與窗櫺內的振坤打個照面。振坤早已認得清楚。便向漢貞說。漢貞。你看。明權姊來了。快同你出去歡迎。當下二人奔出房外。不到片刻。振坤漢貞各攬着明權的手兒。三個人雁行般的格登格登。齊着脚步兒。慢慢的進來。走到房門口。才放了手兒。推明權先進。他們二人隨後也進來了。慌得滌凡鞏華離座相迎。少不得振坤做了紹介。與明權通了姓名。分賓坐下。漢貞道。明權姊。你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兒。明權道。我今兒到參議院裏。無端遇着謝一塵君。他說起你們

來了。我是性急的人。得了這消息。一等議院散了。會連忙趕來。恰才與你們相見。咧說罷。便把他近來行蹤約畧說了一遍。怎樣投入軍隊。怎樣光復南京。怎樣組織女國民軍。怎樣充總統府的軍事顧問。嘖嘖。叨叨說了一遍。振坤漢貞聽了。不打緊。那黃氏母女聽着。欽佩到五體投地。把明權當做天神一般看待。鞏華問道。請教明權姊。聞得議院裏的議員。都是國中出衆的人才。替四億同胞做代表的。此番你却如何。明權冷笑幾聲。道。這輩混賬議員。算什麼人才。簡直是飯桶罷了。我記得荃蓀平日常把臭男子三字罵人。我當時嫌他太過。如今看來。這輩混帳議員。真正算得臭男子。咧有一天我到議院裏去見時候。尙早。他們還沒有開議。偶從議員的休憩室邊走過。瞧得一瞧種種腐敗的情形。逃不過我目中原來這些國民的代表。也不在那裏商量政見。也不在那裏預備議案。有些捧着。一本小說。孜孜的看個不休。有些直着嗓子唱幾句京腔。有些伏在案上剝花生吃。我那時忿火中燒。便在窗兒外着實痛罵了一番。罵得他們面面相覷。不敢回答。一言半語。後來他們便忌憚着我。我去旁聽時。他們指使會場裏的警察把我攔住。惱得我性起。飛起一條裙裏腿。只踢得一踢。那兩個沒中用的警察。早已跌做一團。我便跑進議場。要向議長去理論。那厮脚快。喫他逃走了。我那時憤無可洩。卻奪了一根司鐵克。向着玻璃窗。乒乒乓打一個粉碎。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裏面得了信息。忙着前來解勸。覺得情不可卻。方才罷手。真正便宜了一輩臭議員了。明權講得起勁時。振坤漢貞二人都拍着掌。連連稱快。當下明權又把衆人的來

意詢問了一遍。這時電燈早已吐燄，約莫向晚光景，明權便離座告辭。臨行時，還約定四人，明兒到他家裏午餐。明權跨出房外，方才那控騎的軍官已伺候在那裏，代他披上大衣，捧上錦鞭一霎時，已跨上駿馬。許多健兒簇擁着女英雄風馳電掣的去了。四人送往門前，直至窺不見他的影兒，方才進去。滌凡、鞏華要緊打聽開辦學校的事，振坤皺着眉兒，說道：「我方同漢貞姊二人到教育部裏去謁見毛總長，據總長說開校的地方暫時借用奇望街一所寬大民房，吩咐我們即日搬進去，以便料理一切。開辦費三千元，明後日具了墨領，便可去取。但是有一樁事，卻出於我們意料之外，叫人怎樣處置呢？說着便低了頭，不語。鞏華急道：「振坤姊爲着甚麼事，請你快宣布罷。」振坤道：「毛總長說該校雖不日開辦，但是校裏重要的職務却已有了人了。我說校長有任免本校職員的全權，怎麼教人干涉起用人來呢？他說你的理由狠充足，但是我卻不能作主。咧，我同漢貞當時便搭起着走出。鞏華聽着同他母親四目相覷，良久沒有開出口來。」

（評）

描摹明權氣象奕奕如生。

明權之裙裏腿可以踢倒警察而不能踢開葵葉下之狗，何前怯而後勇歟。

（鳴劍）

振坤又道：你們二位既已跟我來，此好歹總有個位置。如今也不用着急。我想今兒便在這裏住了一宵。明兒便可搬進校裏，也好布置布置。漢貞道：明權姊明兒請客，我們到底去不去呢？振坤道：那有不去之理。只要明兒早些起身，把行裝收拾了，差人送到奇望街學校裏去。我們便可到明權姊家中去赴宴了。當下四人用過夜膳，即便安寢。滌凡鞏華二人臥在牀上，心如轆轤一般盤轉不已。暗想：我們投入少年黨後，原想有個出息。聽着日間振坤的話，我們的位置卻有些不穩。萬一沒趣的回去，這便如何？況且火車裏同着鄒太太言語衝突，倘此番不得位置，被這老怪物知曉，不知要把我們怎樣的取笑呢？又想到日間明權的氣象，軒昂他也是一個女子，卻這樣的八面威風。我們母女二人從不曾出過風頭。一次怎不令人悶悶呢？一夜胡思亂想，沒有合眼。直至晨雞唱曉的時候，方才朦朧睡去。忽聽得有人在床前喚他們起身。睜眼一看，原來就是振坤。當下向他們催着道：快起身罷。時候已八句多鐘了。我們收拾了行裝，還要準備去赴會。咧。黃氏母女一骨碌起得身來。忙忙的梳洗完畢，看那振坤、漢貞早已打扮停妥。這天振坤打扮着和裝，梳個烏雲結頂的東洋髻，週圍把玳瑁梳子壓住髮兒，正中插着一朶妃紅的山茶花。漢貞仍是西裝，卻換了一條菜青的裙兒，胸襟上掛着黃澄澄的金表，鞏華把額上的髮兒鬢曲做兩個高角，腦後垂着一雙葦薺髻。滌凡年近六旬，也將那幾絡斑白的髮兒梳一個古裝高髻，個個梳粧完畢。後已近午刻，振坤等把旅館裏的膳宿費付清了，喚人把行裝遷入學校裏面，正要同去赴宴。恰好明

權那裏早已雇了兩乘馬車前來迎迓。四人上了車後，不到片刻已至中正街。明權寓所次第下了車兒，望着這門楣異常軒昂，門口站着兩個軍士，擎着鎗兒在那裏把守。滌凡鞏華見了，早已不寒而慄。四人的名刺剛剛傳送進去，早聽得開的一聲中門洞開。這女英雄朱明權從內走出笑顏相迎，引入裏面書房坐下。這時書房裏已先來了兩位女賓。由明權做了介紹，通過姓名職業。一個浙江人，姓王名慕瑾，是女子軍事團團長。一個金陵人，姓曹名木蘭，是女權會的副會長。彼此寒暄了片時，明權便道：時候不早了，嘉賓已齊，我們就此入席罷。原來這天備着大餐宴客，明權領着衆賓行到席次。大餐檯上預備着七個座位，明權自然坐着主位，其餘各人的座位前都擺着紅簽條，標明席次。左邊標着謝振坤女士、黃宋漢、貞女士，右邊標着黃鞏華女士、王慕瑾女士、曹木蘭女士。南向的標着黃滌凡女士。衆人見了紅簽，也不退讓，各自坐下。獨有滌凡不肯南向坐，走到明權座次，硬要奪他的主位去坐。明權那裏肯依，滌凡偏捱坐在他的椅角上，不肯立起。衆人都掩着口暗笑。明權被他嘔得夠了，便發言道：老太太別鬧了，喫大餐是不配謙讓的，比不得人家請喫。年夜飯張家嬌嬌李家嫵嫵，定要你推我讓，鬧了兩三個鐘頭，才肯入席。咧衆人聽着，禁不住譁笑起來。滌凡沒奈何，飛紅着兩臉，捱到自己席次上坐了。衆人酒過三巡，談得入港，明權一面吃菜，一面鋪叙他的戰績，指着慕瑾說道：那天堯化門外一場惡戰，我同這位姊姊親入戰綫，敵軍的機關鎗隊異常利害，列位姊姊這機關鎗不比尋常的器械輕易，可以近得的。原來機

關鎗的彈子。同鞭炮似的。把一百二十五顆子彈。編成一條帶兒。開鎗時。把那彈帶。納入鎗中。一陣亂搖。那一百二十五顆無情彈。連珠般的射出一帶。放畢。又接一帶。任你天字第一號的好漢。那裏敢越雷池一步。我同慕瑾姊。身歷其境。一時也顧不得危險。冒着槍林彈雨。拚命前進。我二人各取着十餘磅的炸裂彈。向敵軍拋去。總算我們僥幸。那敵軍遇着炸彈。豁喇一聲。明權正講到這句。猛聽得滌凡喊着。阿。一。聲。衆人。瞧時。早見他口角邊。流出許多血來。

(評)

斑白婆子。還梳着漢裝高髻。可謂不知老之將至。

收處故作驚人之筆。

(鳴劍)

第二十四章 正副監學之委任

原來滌凡當時正切了一塊皮。夫布丁預備把叉兒。叉着送入口中。卻不料聽得出神。誤把這刀子。向着唇邊一擦。及至覺得早已掛下鮮紅的血來。明權見這老太太。又鬧出話柄來。忍着笑。喚人趕緊去取象皮膏來。同他敷上。振坤漢貞心中。狠覺沒趣。鞏華尤覺難過。當下草草終了席。飲過咖啡。四人辭別。回去。仍舊坐了方才的車兒。鞏華在車中絮絮叨叨。把他母親埋怨不休。滌凡撇起了受傷的嘴兒。只是不語。隔了一回。已到奇望街法政學校。四人下車。一同進去。原來這女子法政學校。是借用前清某大員的房。

屋開辦這所房屋雖不甚合式。卻也寬敞潔淨。校裏的僕婢都是謝一塵代爲布置。所以四人到了裏面。僕婢們伺候一切。也算周到。當下振坤等把校舍周圍看了一遍。何處做課堂。何處做膳堂。何處做宿舍。盤算多時。早已胸有成竹。正在商議間。只見謝一塵從外面進來。向着振坤道。妹子。我方才會到過此地。一回你們的行裝已來。但不曾會見着你。振坤便把明權處宴會的事說了一遍。一塵道。妹子。你昨兒託我的事。今兒已替你說過。却是交下幾個名條。我只得接了。到你處來通個消息。但是這名條上所開列的人。我卻不認識。妹子。你自去看來。可認得麼。振坤接過紙條。揭開看道。

擬委任法政女校監學鄒女士德新（蘇州人）

擬委任法政女校副監學陸女士佩芬（蘇州人）

振坤忙問漢貞道。這兩個人。你認得麼。漢貞搖着頭道。不但沒有認識。連聽都沒有聽得。滌凡鞏華也說不相認。一塵道。管他認識不認識。既是上面交下的人。你沒奈何。止可收受罷了。聽說法律專門的教員。女界中缺乏此種人才。現在已由司法部裏的司員暫時兼任。妹子。你也不必再去請人了。振坤一想。監學既有了人。承乏只好請滌凡改充了書記員。鞏華幫辦書記。漢貞總理庶務。當下也寫了一張名條。託一塵交給毛總長。預備填寫委任狀。正式委任一塵滿口答應。取了名條。匆匆的去了。滌凡暗想。好好的。一個監學。驀地裏被捷足的先得心中不免懊喪。轉念一想。如今任了書記。總比沒有事的好。因此又自。

已。慰。藉。了。一。番。當。下。四。人。在。校。中。布。置。一。切。頗。形。忙。碌。過。了。一。宵。振。坤。漢。貞。到。各。處。去。探。聽。這。鄒。德。新。陸。佩。芬。二。人。的。履。歷。卻。沒。有。一。人。認。識。只。得。罷。了。過。了。三。四。天。學。校。裏。準。備。招。考。連。連。續。續。各。處。來。報。名。的。有。了。七。八。十。人。等。到。招。考。的。隔。一。天。教。育。部。裏。已。把。漢。貞。滌。凡。鞏。華。三。人。的。委。任。狀。送。了。過。來。且。探。得。明。兒。八。句。鐘。這。正。副。監。學。都。要。到。校。監。考。振。坤。得。了。這。消。息。便。同。漢。貞。等。計。議。道。我。前。兒。得。了。校。長。的。委。任。狀。便。想。到。辦。事。的。人。都。要。一。氣。呵。成。方。才。沒。有。掣。肘。現。在。我。們。學。校。的。人。員。像。你。們。三。個。人。原。是。我。的。同。志。斷。然。沒。有。什。麼。齟。齬。其。餘。各。科。的。教。員。都。是。男。界。擔。任。除。了。授。課。以。外。同。校。長。沒。有。什。麼。交。涉。自。然。也。不。會。有。意。見。的。單。是。這。正。副。監。學。雖。說。我。們。與。他。們。是。同。鄉。無。奈。素。昧。平。生。不。識。他。們。性。情。如。何。年。齡。若。干。若。是。合。得。攏。的。這。也。不。必。說。了。萬。一。是。兩。個。迂。謬。的。老。太。太。這。便。如。何。鞏。華。聽。着。彷彿。有。所。感。觸。向。他。母。親。耳。邊。說。了。幾。句。話。兒。滌。凡。只。管。搖。着。頭。道。斷。然。不。是。他。們。一。則。沒。有。這。般。能。力。二。則。他。們。也。不。叫。甚。麼。德。新。咧。佩。芬。咧。鞏。華。笑。道。這。也。不。可。逆。料。的。倘。若。他。們。同。你。一。樣。簇。新。的。取。了。一。個。名。兒。也。是。未。可。知。的。滌。凡。只。是。搖。頭。不。信。這。天。振。坤。漢。貞。二。人。爲。着。考。試。的。事。十。分。忙。碌。不。及。去。查。問。滌。凡。鞏。華。議。論。些。什。麼。一。宿。已。過。次。早。起。來。校。役。們。正。在。打。掃。的。時。候。門。口。報。稱。正。副。監。學。已。乘。着。轎。兒。來。了。振。坤。等。四。人。少。不。得。至。轎。廳。迎。迓。兩。乘。轎。兒。擡。至。轎。廳。便。停。歇。了。揭。開。轎。簾。走。出。這。正。監。學。鄒。女。士。副。監。學。陸。女。士。四。人。見。了。俱。目。瞪。口。呆。起。來。

法政學校忽添出正副監學。可謂出於意外。正副監學又偏偏是那兩人。則更出於意外矣。(鳴劍)

第二十五章 官僚派之復活

原來鄒陸二女士便是官僚派的領袖。鄒陸二太太他們早已運動謀得這正副監學兩席。今見到校便大模大樣的走出轎來。見了振坤漢貞。略略點了一點頭。對着黃氏母女。正眼也不睬他。一睬振坤雖覺失望。免不得強笑相迎。推他先走。鄒陸二太太也不推辭。便當先走入裏面。振坤漢貞陪着他同走。滌凡、鞏華老大的沒趣。只得跟在後面。振坤請正副監學先在休憩室內略坐片刻。就託漢貞代他布置行李。鄒太太向振坤索着職員的名單。看了一遍。便道：「請問名喚條凡的是那一位？名喚革華的是那一位？振坤聽着茫然不解。虧得陸太太拍着鄒太太的肩道：「姊姊你目力不濟了。這是滌凡、咧鞏華、咧鄒太太。便改口說道：「我方在轎中被一陣大風把沙泥吹入眼中。如今看了字。真有些糊塗呢。請問校長這滌凡、鞏華到底是誰呢？」振坤便指着黃氏母女道：「就是他們二位。鄒太太聽着斜睨了眼睛兒。向着黃氏母女瞧了一瞧。便道：「教育總長那裏我叟寫一封謝函。只因眼中擠了些泥沙。懶於動筆。就請你們兩位書記員代寫了罷。滌凡、鞏華忍着氣。只得答應了他。便快快的到辦事室中代他修書去了。約莫隔了一點鐘。光景書函修好。鄒太太吩咐滌凡讀給他聽。聽了一回。便道：「託人修書終不如自己動筆的好。如今只好

將就將就罷了。又把這書信看了一遍。便道：這字寫得太大。這字又太小。這字寫得太濃。這字又太淡。如今虧得是一封私函。寫得不整齊些。還沒緊要。若是本校的公牘。你們就不可如此疎忽了。當下夾七夾八。排揲了一番。黃氏母女只得敢怒而不敢言。這天應考的學生。卻也有五六十人。試題是一塵預先代出。鄒太太終日監試。做出那老氣橫秋的模样。直至下午四點鐘。學生都已交了卷。陸續散出。振坤便把這些卷兒打了包封。託一塵代定甲乙。這且慢表。當夜黃氏母女辦公已畢。回到自己房中。悶悶不樂。正在大發牢騷的時候。猛見門簾掀動。走進一個人來。凝神一瞧。原來就是陸太太。滌凡。鞏華。少不得起身讓坐。陸太太坐定。講了些閑話。便向滌凡道：我同你本是老同志。感情也不惡。只爲你們母女投入少年黨。後我礙着鄒太太的面子。只得同你們也疎遠了。那天在火車裏見面。彼此沒有開談。就爲這個緣故。鞏華道：伯母的盛情。我們那有不知之理。只是鄒伯母如此盛氣陵人。來日正長。我們怎好與他同事。咧。陸太太道：我正爲着這件問題。來同你們相商的。冤家宜解不宜結。如今鄒太太既在這兒。充了重要的職務。他的勢力已漸漸恢復起來。你們母女二人在鄒太太手下辦事。犯不着同他作對。我勸你們還是低首下心。明兒到鄒太太面前。賠個禮。認個不是。那便可無事了。滌凡聽着沈吟不語。鞏華道：伯母吩咐的話兒。我們卻不敢從命。伯母你同鄒伯母處了。長久難道還不知他的性情。他的爲人。是越扶越醉的。無論認罪服禮。這一層我們斷然辦不到。就算可以辦得。鄒伯母得了些便宜。愈加要耀武揚威。目空

一切了。講到與他同事的一層將來究竟合攏得來。合攏不來。我們只好聽天由命也。顧不得許多了。陸太太見說不動他們。便搭趣着走出滌凡。鞏華二人掩着房門納頭。便睡。次早起來梳洗停當。同到辦事室中。見鄒太太已在那裏。見着黃氏母女。便發話道。好個書記員。睡到這些時候。方才起身。你們不曉得。今兒要繕寫招考錄取的名單。應鞏華聽着心中忿忿。正要發話對付滌凡。把他袖兒一拽。便不話了。兩人垂首喪氣。向振坤取着名單。一同繕寫上面。寫着。

江甯女子法政學校校長謝

爲招考揭曉事。照得本校招考第一班預科新生。業由本校長監試在案。茲將各卷親自校閱評定。甲乙分列。正取備取。仰後開正取各生。務於明日上午。偕同保證人。攜帶學膳等費。來校填寫保證志願各書。繳齊應納諸費。聽候擇日開學可也。

計開 正取四十八名 備取十二名

黃氏母女把新生的名字一一寫了。填了年月日。蓋了本校鈴記。先給振坤看了一遍。校對無誤。便送到鄒太太面前。給他過目。那鄒太太瞧了兩三行。頓時面發青色。兩眼圓睜。向着黃氏母女道。你們兩人。在這兒舞弊。繕出這樣榜來。明明是欺侮着我。照這樣的書記員。那裏可以容得一面說着。一面在懷裏摸出一張名片。直着嗓子喊了一個來字。便有一個校役走至面前。鄒太太把名片交給了他。他便道。你快到

教育部裏把我的門生毛總長請來。我要叫他攆出這兩個瀆職的書記員。咧。振坤、漢貞見了，連忙前來攔阻，且問他爲甚麼要動怒呢。

(評)

條凡革華別字滿口。此第十章，所以云鄒太太識字無多也。

陸太太暮夜作說客，是忠厚人模樣。

(鳴劍)

第二十六章 前清命婦之氣燄

鄒太太氣噓噓地指着黃氏母女罵道：你們兩個混帳書記員，平日裏只曉得巴結着校長，竟敢眼底無人，把我們正副監學一筆抹煞。你們要知道，昨兒考試是我的門生毛總長請我們來監試的。你們寫這新生名單，單單說着校長監試，把我們正副監學一齊勾銷了。這不是舞弊麼？你們不但眼睛裏沒有監學，並且眼睛裏沒有教育總長。校役快些替我把門生毛總長請來，快去當面。滌凡、鞏華被鄒太太沒頭沒腦一場臭罵，滌凡氣得發抖，雙淚直拋。鞏華年少氣盛，更受不得委屈，便放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說道：你這老怪物，別在這裏擺什麼臭架子。休說請毛總長來，壓不倒人，便是請大總統到來，我們也不怕的。鄒太太聽着額上的青筋條條墳起，便嚷道：反了，反了，小丫頭竟敢這樣無禮。我不把你們攆出，我不姓鄒，便又連連催着校役去請毛總長。那校役看得呆了，口中諾諾，脚步卻是不動。振坤便向鄒

太太道這些事究竟算不得甚麼。況且這榜兒還沒有貼出。就是書記員漏寫了幾句。儘可重行繕寫的。照着這樣吵鬧。傳到外面去。我們全校的人。都要丟臉。老太太勸你別鬧罷。鄒太太本是恨着黃氏母女。借此出口惡氣。如今聽着振坤這般說法。便道要我。不鬧也容易。只要把這榜兒重行繕寫。將我們正副監學添在上面。我就沒得甚麼說了。振坤便向鞏華道。鞏妹妹。你也別哭了。我們在校裏辦事。總要顧着大局的。如今沒奈何。且在這榜上。『業由本校長』五字底下添寫『會同正監學鄒副監學陸』十個字。就可免得許多淘氣了。鞏華帶哭帶說道。要寫這幾個字。不打緊。但他不該平白地這樣辱罵人家。我們母女二人。如今只等他怎樣攆出去。頭可斷。腕可折。這十個字。是一定不肯添寫的。說罷。又號啕大哭起來。振坤恐怕鬧出事情。便把鞏華勸到別處去坐着。這榜兒便託漢貞代寫了。把這十個字添上方才平了。這風潮。黃氏母女連受了幾番羞辱。料着這裏斷難存身。夜闌人靜。母女二人足足哭了半夜。次早起來。便到振坤那邊去辭職。說即日就要回轉蘇州。振坤苦留了一番。他們去志已決。不肯應允。振坤暗想。他們同這老怪物成了不解之冤。強留在此也非良策。便各人送了兩個月薪俸。臨別的時候。振坤漢貞俱各依依不舍。乘着寧省火車。送他們到下關車站。替他們買了二等車票。殷殷的囑咐道。你們母女此番際遇不佳。偏偏撞着這老怪物。鬧一個落花流水。你們去了。我們在校裏辦事。看來也非久計。但是甫經接手。不能立時辭職。你們跳出了這圈子。也算不幸中之幸事。倘若這老怪物盤踞不去。我們也要。

步你們的後塵像這樣腐敗的官僚派那裏能夠始終共事呢。只要碰着時機我們四人總有在一塊兒辦事的時候。你們也別憂慮後會有期千萬要珍重。咧黃氏母女聽着心中感激自不必說。等到汽車將開各人俱拋了幾點悽惶的淚兒。振坤漢貞回轉校中且按着慢表接說黃氏母女此番回蘇如落第的秀才如鬪敗的公雞。初意想借少年黨的勢力到南京去掙紮些權利。卻不料求榮反辱弄得沒趣回來。正是愈想愈惱愈悔。滌凡在車兒內便責備着鞏華。只因誤聽了他的說話。同這老怪物結了冤隙。才生了這樣惡果。鞏華道母親你別怨着我女兒。想今番的挫折明明是造化弄人。否則乘車的時候怎麼同這老怪物坐在一處。坐在一處還不打緊。怎麼又和這老怪物在一處辦事呢。俗語說『無巧不成書』。我們今番的遭遇竟同着小說上的事實一樣。希奇這不是造化弄人麼。滌凡聽着垂了頭兒也不則聲。那時乘的是慢車。逢站停歇。自八點鐘開車過了午正才到了常州。鞏華覺得饑餓買了幾塊布丁預備點飢。滌凡皺着眉兒食不下咽。單是鞏華一人喫了。又隔着兩點鐘光景。滌凡覺得肝氣大發。口中連連呼痛。把鞏華慌得手足無措。起來忙喚母親。你覺得怎麼樣。滌凡只是搖頭不語。好不容易到了蘇州。滌凡已是坐立不穩。鞏華扶着下車。喚了兩業轎兒抬回家中。滌凡到了家裏納頭便睡。鞏華陪坐床頭。滌凡對了鞏華淚如泉湧。顛巍巍的說道。今番金陵去走了一次。真正苦了我也。我好端端在家中坐着。又不爲着衣食問題爲什麼要到金陵去挨罵呢。說到此處那腹中的痞塊推擁上來。便又連珠般的喊。

起痛來。鞏華聽着暗想母親雖向有這肝病。但是不到南京去走一躺。這宿疾未必發作。不同少年黨往來。就未必有南京之行。母親今兒有此氣惱。有此病痛。子細想來。全是我。不是我向。日羨慕着虛榮。攬撥。老人家走這道兒。權利未得分毫白白地挨了幾頓辱罵。這虛榮二字。簡直是憂患的泉源。羞辱的根苗了。別的休講。就看沈荃。孫犧牲着鉅萬家私。蘇州立足不牢。隻身到外洋去躲避。虛榮二字。真害着人不淺呢。鞏華一味的自怨自艾。少不得也賠了許多淚兒。列位看官。原來黃氏一門。只有他母女二人。別無次丁。他門到南京去的時候。房屋器具都託着同居人家照管。如今滌凡抱病回來。同居的紛紛都來問候。鞏華把受辱的事。絕不提。只說他母親在南京水土不宜。抱起病來。所以匆匆回家。衆人都被他瞞過了。從此鞏華窺破虛榮不萌。他想一心一意調護他母親。延醫侍藥。跬步不離。隔了一個多月。滌凡的病體漸漸強健起來。一天母女二人正在家中談些閑話。忽聽中堂門外有人高喚道。婉貞妹在家麼。婉貞妹在家麼。

(評)

鞏華忍耐不住。破口大罵。尙有氣骨。

黃氏母女回蘇時。一副蕭條景象。寫盡炎涼之狀。

好端端坐在家中七個字。無限淒涼。可謂一字一淚。

(鳴劍)

第二十七章

巾幗鬚眉之下場

滌凡母女即便出來看時，卻是振坤的表姊何希班女士連忙邀入內室，分賓坐下。鞏華先啟齒道：「妹子自隨着家母回蘇後，滿擬到會中訪問許多同志，只因家母抱着病，不便離開。如今家母托庇全愈了，正想前來奉訪，卻不道甚風吹着姊姊下降，真正三生有幸。希班道：「婉妹妹，你還要提起女權會麼？如今會也解散了，同志們嫁的嫁了，走的走了，從前許多熱鬧，早化做一場春夢。咧，滌凡驚問道：「老身自抱病回來，外面的消息一些兒不知，女權會因何解散？願聞其詳。」希班道：「伯母有所不知，從前荃蓀同着坤妹妹組織這會兒的時候，他們的熱度竟達到攝氏表一百二十度的光景。姪女那時便在旁邊說過一句冷話：「姪女說：『女權原該提倡，但是我們中國的女權真正要達到完滿的地步，恐怕要在五十年以後。』方才敢說這句話，咧，他們當時竭力反對，此說仍舊爲着會事奔走。後來好容易這會成立了，便硬舉着姪女做個職員。當時情不可卻，勉強應允了。後來荃蓀爲着這事鬧得家庭不安，便把會事託着漢貞。漢貞又跟着坤妹妹到南京去，便把會事託着姪女。同若安兩人半月以前，若安又出嫁到常州去。那時會中的事務都交給在我一人身上。幾個發起人既已東分西散，這會事就有一落千丈之勢。然而不遭意外的風波也可勉強敷衍苟延殘喘。不料三日以前，那會裏得着一個風聲，有人在北京那裏說着壞話，我們不解散政府裏也要來干涉了。聽得也是一品命婦的公子在那裏播散謠言，咧，姪女心裏明白曉得，又

滌凡母女即便出來看時，卻是振坤的表姊何希班女士連忙邀入內室，分賓坐下。翠華先啟齒道：「妹子自隨着家母回蘇後，滿擬到會中訪問許多同志，只因家母抱着病，不便離開。如今家母托庇全愈了，正想前來奉訪，卻不道甚風吹着姊姊下降，真正三生有幸。」希班道：「婉妹妹，你還要提起女權會麼？如今會也解散了，同志們嫁的嫁了，走的走了，從前許多熱鬧，早化做一場春夢。」滌凡驚問道：「老身自抱病回來，外面的消息一些兒不知，女權會因何解散，願聞其詳。」希班道：「伯母有所不知，從前荃蓀同着坤妹妹組織這會兒的時候，他們的熱度竟達到攝氏表一百二十度的光景。姪女那時便在旁邊說過一句冷話：『姪女說女權原該提倡，但是我們中國的女權真正要達到完滿的地步，恐怕要在五十年以後。』方才敢說這句話，咧！他們當時竭力反對，此說仍舊爲着會事奔走。後來好容易這會成立了，便硬舉着姪女做個職員。當時情不可卻，勉強應允了。後來荃蓀爲着這事鬧得家庭不安，便把會事託着漢貞。漢貞又跟着坤妹妹到南京去，便把會事託着姪女。同若安兩人半月以前，若安又出嫁到常州去。那時會中的事務都交給在我一人身上。幾個發起人既已東分西散，這會事就有一落千丈之勢。然而不遭意外的風波也可勉強敷衍苟延殘喘。不料三日以前，那會裏得着一個風聲，有人在北京那裏說着壞話，我們不解散政府裏也要來干涉了。聽得也是一品命婦的公子在那裏播散謠言，咧！姪女心裏明白曉得，又

是這老怪物在那裏作祟了。鞏華聽着憤憤道：姊姊這老怪物與我們何仇，卻偏要如此作對呢？希班道：婉妹妹，你別惱我的話，還未講完咧。我回去後細想解散的事，關係重要，我一人是不便作主，總要問問幾個發起人，才是要問荃蓀呢。他已到日本去了，要問明權呢。聞得月內南京兵變，明權那裏的財物被搶淨盡，他隻身逃回蘇州，十分懊喪。那裏還管這些閑事？要問漢貞同着坤妹妹呢。他們在南京同着老怪物鬧出絕大的風潮，當那南京沒有兵變的時候，他們兩人早已離了法政學校，連翩的往東京去了。我那時見沒有人作主，只得擅專把會兒解散了。鞏華道：振坤姊鬧些什麼風潮，我卻沒有知曉呢？希班道：我今兒接着他東京來信，內中附着致你的函兒，你看過便知曉了。說着便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滌凡母女接着，一同啓視，只見信中寫道：

鞏華同志惠鑒。寧站話別，黯然魂消，想彼此同之也。我妹不屑鬱鬱居此，躬侍板輿，儵然引去，見幾之早，令人心折。坤爲職務所羈，日與老魅爲伍，柄鑿不入，終必歸於決裂。爾時固逆料及之，然不謂禍發若是之速也。自我妹隨母夫人離校後，未逾旬日而鬼域射影，江豚吹浪，竟有咄咄逼人之概。坤也不才，橫遭蜚語，遂與漢貞拂衣同去。會家兄奉命至扶桑調查實業，坤等因隨之東渡。月之某日已抵彼都，稍緩須臾，擬入蠶桑學校肄業。惟坤離寧之由，我妹或未深悉。旅窗無事，用敢鳴其不平。我妹聞之當助我張目也。先是老魅挾其門生毛某之力，思攫得法政校長一席，後悉已委坤，遂改就監學之職。

欲壑未填。日視坤如眼中之刺。思擠而去之。以代其職。但未得間耳。因慚生妬。因妬生恨。返校後。遍佈流言。投函報界。備極醜詆。坤等本擬辨白。以別涇渭。既而思之。是非所在。自有公論。而老魅包藏禍心。實不可一日與之相處。姑讓此席。以遂其願。此坤離寧之原因也。抵東後。曾晤荃蓀兩次。渠意氣盡灰。頗以前日之舉動。孟浪爲憾。且云。促進女權。今非其時。與其妄動。毋寧養晦。坤頗韙之。不識我妹聞此言。感情奚若也。春風多厲。珍重千萬。厚蓄光彩。以待良時。餘不盡白。母夫人處寄聲道候。振坤謹上。

滌凡道。此書叙得婉轉曲折。大約又是一塵先生的手筆了。我想振坤去候該校的校長。一定是那老怪物充當了。振坤這一走。雖出於無奈。但是便宜了這老怪物。又要在那兒作威作福起來。叫人怎不憤憤呢。希班道。伯母。你別惱。這叫做塞翁得馬。安知非禍。老怪物自從把坤姊妹傾軋去了。便隨手攫取了校長一席。把他的同黨陸姓。升了正監學。他自以爲永遠可保守這位置。一輩子吃著不盡了。那曉得天道忌盈。蕭牆禍起。那一天。贛軍譁變。奇望街一帶挨戶搶掠。法政學校裏的生徒。早已紛紛逃避。偏是這老怪物捨不得許多金錢。沒有逃走。那惡狠狠的一羣丘八先生。闖進門來。把老怪物當胸扭住。拔出雪亮的鋼刀。架在地脖子上。逼他把藏匿金錢的地方。指出。老怪物這時性命要緊。便一是一。二是二的。說了方才留得一條老命。但是校裏的公款。同那老怪物的私蓄。都被這些丘八先生照單全收去了。後來兵變。平定法政學校。因受了這絕大的損失。只得暫時停辦。老怪物踉蹌回蘇。膽也破了。心也痛了。如今抱

病。在。床。聞。得。十。分。沈。重。請。了。許。多。醫。生。絲。毫。沒。有。起。色。咧。鞏。華。聽。着。這。一。席。話。長。歎。了。數。聲。便。道。希。班。姊。老。怪。物。這。般。下。場。雖。說。自。作。自。受。但。照。此。情。形。看。來。可。知。爭。權。奪。利。原。非。女。子。家。的。天。職。現。在。是。污。濁。世。界。這。些。男。子。們。爲。着。權。利。兩。個。字。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不。成。樣。子。我。們。女。界。還。要。廁。身。其。中。推。波。助。瀾。還。成。什。麼。世。界。呢。荃。蓀。振。坤。現。在。已。醒。悟。了。就。是。我。們。母。女。二。人。如。今。也。懊。悔。不。迭。深。恨。前。日。之。非。咧。記。得。袁。了。凡。先。生。有。幾。句。話。道。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希。班。姊。我。們。從。此。休。把。往。事。提。起。免。得。被。小。說。家。曉。得。了。編。成。一。部。笑。史。咧。列。位。看。官。小。子。寫。得。此。處。便。哈。哈。大。笑。起。來。提。起。一。枝。枯。筆。似。通。非。通。的。調。了。四。句。歪。詩。作。個。結。束。道。

滿紙荒唐言 佛云不可說
英雌齊發怒 誰饒豐干舌

(評)

希班一席話。全書借此收束。章法頗周匝。

女界筆墨處處相煩一塵。石叢屬之稱不虛矣。

以詞起以詩結。字裏行間感慨不少。

(鳴劍)

◎結婚奇談三

(冷)

▲結婚與自殺。法國某貴族少年英俊。富有家資。喜讀哲學書。因抱厭世之念。年二十五歲。尚未有家。平居鬱鬱。鮮與社交。其遇婦女。尤甚。讀書之暇。遊行山水間。以究天然之理。一日。獨處海濱。踞坐一石上。面海若有所思。始而默然。繼而低頭微歎。終而大笑。忽而縱身一躍。投入海中。時有漁家女兒。停船近旁。隱僻處見而狂呼。急縱身隨之。救之。上岸時。少年已暈。久久始蘇。一見漁家女在旁。爲之撫治。並欸問以投海之因。爲之情動。蓋漁家女固質素而美秀者也。因具以寔告。漁家女歎息勸慰之。少年瞿然起曰。今得遇卿。我厭世之念消矣。因即問其家族。向之乞婚。女亦微笑應之。不數日。遂結婚云。



長篇名譯

愛河雙鴛

英國却而司佳維著

(吳門瘦鷗譯)

第一章

一角斜曛剛從屋角上下去半鈎冷月從雲屏深處冉冉而出哀爾司瑪伯爵邸裏沈沈如死一些兒聲響也沒有原來那沒情的死神正在邸中要帶那哀爾司瑪伯爵夫人去咧哀爾司瑪伯爵夫人躺在他臥室之中方在將死未死之際那暗淡的燈光把銅床和一切器具的影兒一一寫在牆上伯爵夫人瞧去直好似有無數鬼魅立在那裏催他上路的一般他雖在不久就要撒手人天却是風韻猶存那一雙漆黑的眸子裏還現着一種精光兩隻纖手擱在錦被之外時而握緊時而放鬆似乎非常憤怒的樣子床的旁邊跪着一個女郎他的苗條玉影也被燈光寫上粉牆蕩漾無定他的玉容嬌艷中微含剛烈之色檀口的兩邊却又是溫柔無倫兩片朱唇真個是紅比櫻花十分可愛而星眸中又露出一派不屈不撓之狀使人生畏玉手纖纖也彷彿很有力的樣兒照他全身看來簡直是個又剛又柔不同凡艷的女郎這時哀爾司瑪伯爵夫人已寂然不動死却没有死把那纖細的指兒握着女郎雪白的柔荑驀地裏

火爐架上的一架銀鐘。鐘鏗打了七下。伯爵夫人微微動了一動。放出低弱的聲音說道。琪麗愛。你在這裏麼。吾瞧不見你。女郎答道。阿母。吾在這裏。吾願意永永伴着阿母。沒有一刻相離。夫人又道。好孩子。你扶吾坐起來些。這裏可有旁的人在着麼。女郎輕輕的扶起了他母親。把一個大枕頭放在他背後。柔聲答道。阿母沒有甚麼旁的人。但有孩兒一人。在這裏。可要去請那達克透來麼。夫人急道。不必。不必。請達克透來。濟甚麼事。吾在世的時候。已經不多。趁你一人。在這裏。吾有話兒要和你說。女郎倒了些藥水。湊在他母親嘴上。說道。阿母。喝了這藥下去。纔有力。講話。夫人一口喝了下去。瞧了他女兒一會。纔道。琪麗愛。今夜你待吾。直比吾平日待你好到百倍。吾一向不愛你。諒你也知道了。女郎的櫻唇微微顫着。說道。阿母。如今吾們不必想起以前的事。夫人道。吾怎能不想起以前的事。今夜已是吾的末一夜。死神已在吾頭上。吾不把吾心事說出來。便要賚恨千古了。說到這裏。聲音略低了一些。兩眼中却依舊明光閃閃。一會又續道。琪麗愛。吾生平並不愛你。父親所以也並不愛你。因爲吾心中靈魂中。另外有一個人。在着。吾所有的愛情。都注在他身上。到如今。吾却恨他。刻骨雖身入窰。這恨氣終不散。從前吾年少時。也像你一般美麗。這心却比你活容易。愛也容易。恨只是可憐。吾雖擁着偌大的財產。也沒有親也沒有眷。簡直是個世界上的畸零人。惟有那人非常愛吾。吾自然也非常愛他。不道有幾個旁人。都來忠告吾。說那人是個窮鬼。愛你無非是假意。不過想你的金錢罷了。然而那時吾的愛情正在極熱的時候。不去

理會他們仍和那人游泳於情海之中。兩情如蜜，兩心相印，好似沒了他。吾不能插足世上的一般。那時候，吾住在意大利維尼司。一天，你父親來見吾，求吾嫁他。吾心中早有了那人，自然嚴辭拒絕。你父親萬分不快。臨去時，冷冷的說道：「你現在愛着他，將來懊悔也來不及。委實和你說，他已是有了婦的。使君，你守到頭白也決不來娶你的了。」說着，又取出證據給吾瞧。吾知道確是實事，並不哄吾。吾和那人的愛情，立刻寸寸成灰，一顆心擣爲粉碎。當下就允許你父親。夜中，吾便趕到那人室中，去和他決裂情根。既斷一切，都不顧用手兒向他做了個記號。這記號是表示有仇必報的意思。從前他在科西嘉所學，也是他教吾的。他見吾做了這記號，笑了一笑。但是眼光中也現着恐怖之狀。後來，吾就嫁了你父親。起初，他傾心愛吾，情深似海。到末後，見吾落落漠漠，毫無情意。他的心便也冷了。這時，吾經了這情場一跌，腔子裏千種愛情早變了萬般恨意。日中禱告，只禱告吾報仇成功；夜中入夢，也夢吾報仇成功。天天沒有旁的希望，只望吾和那人雖然雲山遙隔，吾的呪詛也能達到他身上。一天，天吾不住，的呪他怨他，他竟刺促不寧。東飄西蕩，廁身無地，只把光陰白白拋棄罷了。幾年後，吾又在從前愛情的紀念地維尼司遇見他。一回，他見了吾，微微冷笑。吾恨從心上起，又向他做了個報仇的記號。他面色立刻變成慘白，笑容早已抹去。他還帶着一個孩子，即忙藏在身後，不給吾瞧見。琪麗愛如今，吾在臨命之時，要和你說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兒：你須牢牢的記在心裏。若是那人和他兒子一天沒有死，吾的仇便一天沒有報。女郎，抬頭瞧

着他母親花容慘白如死。夫人又道：琪麗愛，吾是你的母親，你須聽吾最後的話。吾的仇，一日不報，吾的眼一日不瞑。報仇之責，全在乎你。你記着罷！說時，把纖細的指兒緊緊握着。他女兒冰冷的玉手，兩眼中的精光漸漸消滅。說話時的聲音也漸漸低弱。原來那死神的雙手已攔在他肩上去死，不遠了。女郎高聲說道：阿母，你末日已至，爲甚麼仍念念不忘前仇？或者他苦也吃得夠了。夫人道：他多吃一些苦，吾心中就爽快一些。但是他吃的苦還不及吾吃的苦深。今天吾死了，入了窀穸，也要轉側不安。琪麗愛，吾的仇託你報了。女郎一聽這話，玉顏也白了，櫻唇也顫了。悲聲呼道：阿母，阿母，你須可憐見吾，別把吾以後的歲月拋在悲慘煩惱的深淵之中。使女兒一輩子沒有快意之日。夫人睜着他兩個漆黑的眸子，瞧那女郎大聲說道：你害怕麼？你害怕麼？你竟不肯使你母親洩一洩多年的怨氣麼？可是你年紀尚輕，精力很足，儘能替吾報仇。使吾所恨的人嘗嘗苦味，你難道真要息肩卸責不聽你死母最後的命令麼？你難道忍心瞧你母親生時吃了千辛萬苦，死後還不肯使他安一安心麼？琪麗愛，你快允許吾，不然吾在九泉之下也要呪詛你，使你不安寧。女郎白了臉，星眼中流露出懼怕之色。朱唇顫顫的呼道：阿母，女兒不敢違命。接着又立誓道：女兒倘不替母親報仇於那人和他兒子之身，便一天不息肩，一天不着情。愛女郎剛說罷，他母親已徐徐躺了下去，不住的亂顫。女郎大呼道：阿母，阿母，你還不會把那人名字告知吾。咧！夫人張開了嘴唇，竭力要說無奈說不出來，掙扎着舉起一纖隻手，駢了兩指向空中，一伸做出刺人。

的樣子。做了兩回纔喘着說道。記取這手勢。說時倒在枕上撒手長逝了。

第二章

哀爾司瑪伯爵夫人死後一來復已葬在拿門老禮拜堂的柩穴之中。伯爵邸裏黑魃魃地一派黯澹氣象。許多窗都緊緊關着。或是遮着厚厚的窗帷。不放一些兒日光進去。惟有那書室裏小窗四開。陽光滿地。琪麗愛格萊頓姑娘正和他的律師密司脫透古德在那裏議事。兩人都非常懇切。一個說出他的計畫。一個似乎有些不贊成的樣子。密司脫透古德道。琪麗愛姑娘。你將來的計畫畢竟如何。你給吾的廣告。吾已登了出去。也已接到了幾封投函。吾們此刻不妨把這事討論討論。姑娘要招一個人作伴。小可自然絕對贊成。不過改名易姓。鄙意却不謂然。琪麗愛莊容說道。密司脫透古德這其間。吾自有意思。吾將來的一切計畫。你千萬不可反對吾。吾現在也不能和你說。律師把那一雙銳利的灰色眼注視了女郎。一會纔道。姑娘的計畫小可自然那敢反對。琪麗愛又道。照吾母親的遺囑。上看來。他的遺產歸吾承襲。至於吾父親的爵位。就歸吾表兄霍萊司透古德道。姑娘可沒有和他相見過麼。琪麗愛道。沒有和他相見過。因為吾父親素來不喜歡他。連母親也不會見過。一面吾和表兄已是哀爾斯瑪的末一支。照例該親熱一些。無奈吾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吾。簡直好似陌路人。兩下裏毫無關係的。密司脫透古德點了點頭。心裏却在那裏想。倘然琪麗愛姑娘和他表兄結了婚。珠聯璧合。兩家春并作一家。春哀爾司瑪。

的財產爵位也不致被外人來染指豈不是好正在這樣想琪麗愛又道密司脫透古德可是如今百事吾都能作主想甚麼就能做甚麼若是吾明天要賣掉這哀爾司瑪爵邸和所有的寶物取了錢跑到世界的盡頭處去可也沒有甚麼人能彀阻止吾透古德道原是原是姑娘已上了年紀不論甚麼事自然都能自主旁的人如何好管得琪麗愛道吾的計畫志在必行你是吾家的老友也是多年的忠僕可能依着吾去做麼密司脫透古德點頭不語了半晌纔慢慢吞吞的說道小可雖有些不贊成但是姑娘的命令萬萬不敢違萬一吾推却了姑娘去託旁的人可是現在世界上人心不古詐僞百出怕沒有吾幾十年服務府上的老人忠信做事呢琪麗愛很感激的說道密司脫透古德多謝你說着伸出一隻纖手來透古德非常莊重的親了一親兩眼注在琪麗愛面上說道琪麗愛姑娘你想把這哀爾司瑪爵邸如何措置琪麗愛花顏上頓時佈了愁雲怏怏的說道密司脫透古德吾要請你遣散那許多僕人把這哀爾司瑪爵邸關將起來所有貴重東西好變賣的都變賣了給吾一份錢更留下一些以爲將來地步從此以後只當世界上沒有吾這個人不必放在心上透古德莊容說道琪麗愛姑娘小可對於姑娘的決心本不敢反對只是憑着這一點愚忠要說出姑娘應盡的責任上瀆清聽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你不必說了委實和你說吾這一番作爲實是要盡吾最大最重要的責任你的忠懇吾自心感不過吾一打定了主意便萬難動搖的了透古德彎了一彎腰琪麗愛又道吾的意思請你留着吾父親的老管家

福特和他老婆照料這邸第旁的下人們。一概遣散。透古德道：「姑娘的侍女呢？」琪麗愛道：「也喚他去好了。吾倫要時儘可再用一個密司脫透古德外間的來函。可在着麼？」透古德取出一束信來，答道：「琪麗愛姑娘小可帶在這裏。其中有一個很爲合格。姑娘這回出去，可不是要旅行麼？」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那合格的是誰？」透古德答道：「是一個法國官員的寡婦，喚做馬丹李奈勒克來爾。琪麗愛把那信瞧了一遍，問道：「你可瞧見過他？」沒有。透古德道：「已瞧見過了。據吾想來，真好算是姑娘的絕好伴。侶年事約在四、五十左右。舉止溫文，有禮，富於世界智識。琪麗愛道：「很好，很好。吾立刻寫信給他。如今煩你去取鑰匙來。吾還要在這老爵邸裏遊覽一周。此後飄流天下，歸鄉無日。今天在這裏，實是末一回咧。」透古德走了出去。琪麗愛到寫字桌旁坐下，拈筆寫道：「至愛之馬丹勒克來爾鑒。來書甚佩，良愜吾意。請於明日禮拜四四時惠臨萊哈姆旅館一談。樊麗霞推姆伯爾上。」寫罷了，放在手裏裏，想到倫敦後付郵。不一會透古德已取了一束鑰匙來。琪麗愛受了，走出書室，到一帶黑暗的迴廊之中，開了一扇門，走進一所大客廳。四壁都張着格萊頓家歷代祖宗的遺容。自從璫門人初入英倫，以至於今，大大小小，掛得密密層層，好似都向着琪麗愛瞧的一般。琪麗愛瞻仰了一會，便出廳上樓。一會開門，一會鎖門，經過了許多房間。末後就到他母親彌留的臥室中去。人去床空，使人倍覺淒涼。那一切東西，却依然如故。日光如金穿窗而入。琪麗愛長跼床側，追味他母親死時的情狀。一壁又立誓道：「女兒倫不替母親報仇於那人和他兒子之。」

身便一天不息。肩一天不着情。愛說時又彷彿見他母親舉起手來做那手勢。琪麗愛玉軀微顫。連忙立起身來。出室而去。半點鐘後。仍回到那書室之中。身上已穿了黑色的旅行服。面上罩着黑色的面幕。預備立刻要動身的樣子。透古德一見了他。很爲詫異。便道。琪麗愛姑娘。你未免太性急了。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吾立刻就要離開這裡。不願再虛度光陰。透古德道。吾想姑娘總有一二天收拾收拾。預備預備。方能動身。却不道一走就走呢。琪麗愛取出鑰匙。說道。密司脫透古德。這鑰匙請你收了。所有銀錢。煩你立時交給吾。透古德便取出一大卷的銀票和一個信封。遞與琪麗愛。接着說道。姑娘日後倘要提取款子。可以拆開信封來看。那銀行的所在。和領款的方法。都開明在裏頭。領款時也不必說出居址。可是姑娘要守秘密的。至於這裏一切不動產。吾自當盡心替姑娘料理。姑娘儘放心好了。琪麗愛道。密司脫透古德。你這樣熱心助吾。吾母親死後。又承你多方照應。吾委實感激之至。這回的事。賴着你的忠懇。賴着你的慎重。想來決不會洩漏出去。以後吾若有甚麼事。動問自然會寫信通知你。老人家平日你只當吾不在世上好了。透古德道。姑娘此番作爲小可。本來不甚贊成。但是姑娘既立了決心。吾也萬萬不敢阻撓。惟有竭吾才力。聽姑娘驅使。姑娘去後。吾也不出來尋訪。也不偵察你的行動。若是姑娘落了難。遭了險。需人相援。須記着這裏還有一個老頭兒。透古德。他很肯鞠躬盡瘁。助姑娘的呢。琪麗愛聽了。這一段席話。真個感銘肺腑。伸出一隻柔荑來。透古德執了好一會。似乎有些兒戀戀不捨的樣子。琪麗愛微笑。

道密司脫透古德多謝你一片好心吾決不忘却你老人家如今別了再會罷不一會那老律師已獨在書室之中老淚縱橫掉頭太息琪麗愛赳赳然離了他二十年晨夕盤桓息息相依之地向着這茫茫世界而去怕從此一去不復歸來咧。

第三章

第二天午後四點鐘時那馬丹勒克來爾逕投萊哈姆旅館來直入推姆伯爾姑娘（即琪麗愛格萊頓讀者記取）的私室之中樊麗霞一見這夫人便知道將來彼此定能投契決無意見不合之事兩下裏先寒暄了幾句樊麗霞就拽過一把椅子請他坐了又倒了一杯茶給夫人接着也坐了下來說道夫人吾們婦人家最容易浹洽一見面便如舊相識夫人可以爲然麼可是吾是個世界上的畸零人孑然一身覺得寂寞得很夫人能否立刻來同吾一塊兒住馬丹勒克來爾道不論甚麼時候吾都能遵命就是今夜也使得樊麗霞道夫人倘然方便今夜就來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明天吾想在坎新登租一所屋子住他一兩個月過那幽靜的歲月這旅館裏人聲龐雜一天到晚沒有靜的時候吾很覺不耐夫人可知道坎新登有甚麼屋子出租以三月爲期一切器具須全備的馬丹勒克來爾想了一會纔道吾知道那邊有一家主人和女主人等都到外國去了幾個月後方能回來現在只留着下人守門吾們不妨去同那管家商酌小住二三個月也不打緊於是兩人又商量了一會決意照這樣做去末後樊麗霞又道夫

人。吾還有一件事要和你說。你儻然允許了。吾以後彼此便能投契相愛無間。同過快樂的日子。馬丹勒克來爾道。吾想吾們倆將來必不致於參商。姑娘到底有甚麼事要吾允許。不妨直說。吾沒有做不到的。樊麗霞道。吾們以後相處的日子正長。所以今天必須先說明一聲。吾要夫人允許。吾日後不來盤問吾過去的歷史。馬丹勒克來爾原是個老於世故的人。見他穿着喪服。早知他身世可憐。便笑着說道。樊麗霞。你要吾不問就不問好了。這是很容易的事。你還有甚麼事也儘管說出來。吾總唯命是聽。百依百順的。樊麗霞握着馬丹勒克來爾的手。柔聲說道。如此吾們倆便成莫逆之交。這時兩下裏以目相視。你瞧着吾。吾瞧着你。好似決心相示的一般。過了幾天。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已住在坎新登的屋中。一天早上用早餐的時候。馬丹勒克來爾說道。樊麗霞。你可要出去散散心麼。吾有幾個從前在瑞士時結交的朋友。約吾今夜去用飯。他們住在喀文狄希廣場一所華屋之中。有一位女千金也明慧可愛。和易近人。你可肯同吾一塊兒去麼。樊麗霞慢慢兒的搖着頭。答道。吾很不願意去。吾和他們並無一日之雅。他們也沒有請吾做這不速客。可不使人齒冷麼。馬丹勒克來爾道。親愛的。你既不肯同吾去。吾就寫封信去回絕他們。樊麗霞道。李奈。你不該回絕他們。你不該爲了吾辜負人家一片好意。要知吾們倆是朋友。並無主僕之分。拘拘束束的做甚麼來。馬丹勒克來爾道。吾親愛的。樊麗霞以後倘有人請吾宴飲。你若不去。吾也不去。吾愛吾要斗膽問你。你到底有甚麼計畫。樊麗霞春山微蹙。答道。吾沒有甚麼計畫。馬

丹勒克來爾道。你的主意不是要出去旅行麼。樊麗霞道。不錯。吾確有這個主意。現在還不能實行。須要籌畫。籌畫咧。接着又道。李奈隔壁住着的那個人。可是一個畫家麼。你看他的屋子。陳飾得畫館也似的。馬丹勒克來爾道。正是。昨天這裏的管家和吾說。那人也是新遷來的。據說他富於資。做事却很刻苦。一天到晚。畫板未嘗離手。馬丹勒克來爾說到這裏。見樊麗霞似乎不甚注意。有些兒心不在焉的樣子。因此也就住口不說下去了。一會樊麗霞立起身來。到後邊的晨室裏去。晨室外面就是花園。那時正在夏令。開窗一望。便見花放千紅。萬綠成圍。景色非常可愛。馬丹勒克來爾默默坐着。猛聽得冷冷一片披霞。拿聲從晨室中隨風送來。琴聲中又悠悠揚揚的透出一片唱歌聲。來聽去好似花港鶯啼嬌聲的。馬丹聽得心花怒放。痴痴的坐在那裏。身體也一動都不動。直等到歌聲停止。纔立起來走向晨室去。一壁歡呼道。樊麗霞這真詫異極了。你從沒有和吾說過有這一彈三唱的好身手呢。樊麗霞道。音樂一道。吾簡直是個門外漢。不過幼時曾練習過。略有一二曲。上口唱得實在不中聽。吾母親倒有一串好歌喉呢。馬丹勒克來爾道。你也唱得着實不惡。一曲清歌。使吾聽得痴了。請你再唱一遍。這歌吾似乎從來沒有聽得過。聽了百回不厭。咧。樊麗霞道。這歌是吾母親在意大利南方學的你自然沒有聽過。說時把那個春葱似的玉指彈着。披霞拿又轉着珠喉。唱將起來。這歌原是說一個多情女子。爲情人所棄。鬱鬱而死。所以唱得分外的幽咽。悽惻。沈鬱。蒼涼。馬丹勒克來爾聽了。那全身氣力好似被這歌聲吸去。幾乎要

軟化在椅上。那時那隔壁的美術家也正在那裏側耳而聽。嘴裏銜着一個烟斗。在他花園中往來蹣跚。一壁聽。一壁不住的點頭。到得歌聲戛然而止。不覺脫口喊道。好一曲悲歌。好一串珠喉。真是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的呢。第二回琴聲起時。他早已取了一乘梯子。擱在那晨室窗下。躡手躡腳的走了上去。一面瞧一面聽。聽得如醉如痴。瞧得也魂銷魄落。直到歌聲停時。纔從梯上下來。一壁放聲呼道。多謝你。多謝你說也奇怪。他兩隻脚好似不願意下來的樣子。掙扎了好一會。纔得下梯。那窗中人的玉貌鶯聲彷彿還在眼前耳邊蕩漾呢。

第四章

這天黃昏時候。星月初上。有一群人在歇泊登一個旅館的天臺上。喝酒行樂。吃賸的殘肴。還留在桌上。但是有一大半盆子都向了天。也有一瓶瓶的酒立在那裏。甚麼馬賽酒咧。浮克立谷酒咧。倒都是些法蘭西的上品酒。色香味俱勝的。看他們一羣人。橫七豎八的坐在安樂椅上。個個興高采烈。有的仰着天。執着酒瓶。轟飲吸得個西江。水盡點滴。無存有的銜着雪茄。狂吸把一卷卷的青烟送入空氣之中。似乎要看他幻作雲霧一般。他們一壁喝酒。一壁吸烟。那笑聲也蟬聯不斷。一會內中有一個長身白鬚的人。開口說道。哀爾司瑪。真交進了惡運。所有金錢都在那女孩子手中。他一個辨士也沒有。只得了個空頭爵位。有甚麼意思。又有一人仰天喝着酒。說道。傑密。你既然知道他家的事。你。可能拉那女孩子來做吾。

的。老。婆。麼。吾。很。要。娶。一。個。有。錢。的。老。婆。供。吾。揮。霍。咧。傑。密。霍。華。得。點。上。了。一。枝。紙。烟。答。道。你。別。說。醉。話。了。
哀。爾。司。瑪。早。已。先。你。着。鞭。將。來。那。女。孩。子。必。定。進。他。的。手。那。人。又。道。但。是。吾。們。的。面。首。吾。們。的。腦。力。都。不。
亞。於。哀。爾。司。瑪。吾。們。只。要。有。機。會。定。能。奪。得。美。人。歸。呢。霍。華。得。微。笑。道。吾。們。近。來。真。要。窮。斷。背。梁。脊。了。自。
該。想。一。個。弄。錢。的。法。子。你。看。吾。們。一。班。人。都。有。窮。星。高。照。窮。鬼。跟。着。惟。有。一。個。弼。萊。囊。中。總。滿。滿。的。吾。們。
吃。了。東。西。都。是。他。會。鈔。算。來。倒。也。白。吃。他。好。幾。十。頓。了。這。時。那。布。商。的。兒。子。弼。萊。努。琴。過。來。說。道。你。們。說。
吾。甚。麼。可。是。想。吾。的。錢。麼。霍。華。得。道。正。是。你。結。交。了。這。許。多。窮。朋。友。自。該。取。些。出。來。佈。施。佈。施。接。着。又。道。
弼。萊。你。可。會。喚。哀。爾。司。瑪。到。這。裏。來。麼。努。琴。道。吾。喚。過。他。他。也。答。應。吾。來。的。不。知。道。他。在。那。裏。忙。些。甚。麼。
還。遲。遲。不。來。大。約。是。做。了。一。個。空。頭。伯。爵。所。以。擺。擺。空。架。子。咧。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笑。聲。未。停。早。來。了。
一。個。少。年。瘦。長。身。材。伶。俐。面。龐。有。人。說。他。是。個。美。少。年。只。可。惜。他。兩。眼。有。些。兒。短。視。瞧。起。人。來。并。做。一。線。
因。此。上。便。覺。損。色。不。少。這。人。是。誰。原。來。就。是。那。勞。特。哀。爾。司。瑪。他。進。來。後。兩。眼。就。注。在。桌。子。上。只。見。菜。盆。
仰。天。酒。瓶。仆。地。面。上。不。覺。微。現。失。望。之。色。一。面。却。若。無。其。事。的。走。到。弼。萊。努。琴。面。前。說。道。弼。萊。吾。來。了。雖。
遲。了。一。些。比。不。來。總。好。得。多。委。實。說。吾。這。回。又。撲。了。個。空。呢。霍。華。得。道。你。爲。甚。麼。不。早。些。來。東。西。都。被。吾。
們。吃。光。了。可。要。去。添。些。來。麼。哀。爾。司。瑪。道。很。好。吾。只。要。一。塊。羊。肉。幾。樣。冷。菜。還。加。上。一。個。魚。子。醬。麵。包。和。
一。瓶。香。檳。儘。夠。吃。了。旁。邊。一。個。侍。役。應。聲。而。去。哀。爾。司。瑪。倚。在。椅。背。上。點。了。一。枝。紙。烟。說。道。今。天。爲。了。吾。

的事白忙一場。所以來得遲了。昨天吾寫了一封信給吾那個表妹。說要入邸助他料理財產。以免紊亂。霍華得低聲道。好計策。好計策。哀爾司瑪又道。不道。今天接到回信。竟拒絕吾的請求。這信也並不是表。妹出面是他家裏的老律師出面的。說如今要把哀爾司瑪爵邸關將起來。出外旅行。所有財產自有律師料理。不必費神。云云。於是吾又寫信去說。表妹出行之先。求見一面。那知律師回信來說。那女郎不願見吾。倘有書件。儘託他轉交。因爲出去旅行。行踪不定的。霍華得道。哈哈。你受了這一場沒趣。便怎麼樣呢。哀爾司瑪道。吾得了信。也不管他。二七二十一。立刻赶到爵邸。去却見裏邊靜悄悄的好似墳墓一般。僕人已經星散。那女郎走沒走。却不知道。要進去。又被那看門的拒絕。霍華得道。如此你真不幸之至了。哀爾司瑪皺眉道。不知道吾多早晚鑽進了這晦氣星。弼萊努琴替他倒滿了一杯酒。說道。老友。你別懊喪。吾們朋友總歡迎你的。霍華得道。吾們望你晦氣星早些兒去。下回就交好運。哀爾司瑪道。依你的金口。這一個月中。吾簡直交了惡運。但望以後惡運轉了好運。多弄幾個錢。纔過得去咧。正在這當兒。有一個倚在天臺欄杆上的人。高聲喊將起來道。呀。好一個航家。好一個航家。你看他雙槳如飛。掠波而來。手兒何等敏捷。噲。朋友們。你們可認識他。他不認識他。他正向着這裏來呢。哀爾司瑪和旁的幾個人。一齊起身。到那欄杆旁邊去。幾雙眼兒爭注碧波之中。哀爾司瑪回頭向弼萊努琴道。弼萊。吾記起來了。今天吾在俱樂部裏新結交了一個朋友。聽說是剛從意大利來的。吾和他打了一回彈子。彼此十分投契。

他允許吾今夜坐了小船趕到這裏來和吾相見。努琴道：這來的可就是他麼？哀爾司瑪道：大約就是他。了。努琴道：他名兒喚做甚麼？快和吾說。哀爾司瑪沈吟道：吾只知道他打得好彈子，他的名兒却有些兒模糊。接着嚷道：呀！記起來了！記起來了！他喚做萊恩。哀得華萊恩這時門開了，走進一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住在樊麗霞隔壁的那個畫家。哀爾司瑪口中所說的哀得華萊恩了。他立在門口，先向四下裏打量了一會。哀爾司瑪即忙走將過去，和他握手，欣然說道：好好，你來了。不過也和吾同病，來得遲。咧。萊恩道：不錯，吾來得遲了一些，不想今天的潮水比平時分外有力。弼萊努琴問道：足下可用過了晚餐？沒有。萊恩道：多謝，小可已用了。晚餐來了。努琴道：如此，喝幾杯香檳。於是倒了一杯香檳，送將過去。雪茄紙烟也一枝枝的堆在萊恩面前。這位新朋友倒是個交際界的能手，口才着實來得聽他說的話。知道他竟是一個足迹遍於全球的大旅行家。各國的風土人情，似乎胸中爛熟，滔滔不絕的說將出來。使四座都舌橋不下。講了一會，那傑密霍華得說道：弼萊，吾們再在這裏逗遛片刻，然後坐了你的汽車進城去如何？又向萊恩道：足下可能同吾們一塊兒去麼？萊恩悄然道：願附驥尾。哀爾司瑪道：此刻吾們用甚麼來消遣消遣？鬥一回白立奇（葉子戲名）可好？四邊的人都點頭報可。弼萊努琴也道：贊成贊成。侍役快去取兩副紙牌來。哀爾司瑪向萊恩道：你可要來玩玩麼？萊恩微笑道：玩玩也不打緊，不一會紙牌來了。於是分爲兩組，鬥將起來。這邊哀爾司瑪、萊恩和霍華得爲一組，起初沒有甚麼大輸贏。到末

後勝券都操在哀爾司瑪一人手中。霍華得力漸不支，不敢再鬥，便退了下來。弼萊努琴替他接下去，却依舊不得手。第一回鬥罷，也就不鬥了。萊恩好似毫不在意，仍舊鬥着。哀爾司瑪道：「對不起，好友，這一回你輸得大了。」萊恩道：「吾輸了多少？」哀爾司瑪道：「差不多有五百磅。」咧，你可要再鬥一回麼？萊恩笑道：「再鬥一回也。沒有甚麼不好。」此時一群的人都圍在桌子四邊，瞧着他們兩人。只見那勝的緋紅了臉，十指緊緊的執着紙牌，那敗的却面色不變，沈着如常。一面吸着紙烟，一面鬥着，竟有好整以暇的樣子。等到第二回鬥罷，四邊的人都低聲說道：「一千磅了。」各人的眼光都注在萊恩面上。萊恩仍是面不改色，慢慢兒的取出一本滙票簿來，扯下一張，授給哀爾司瑪道：「你不必客氣，只當吾是素不相識的人，請收了罷。」哀爾司瑪顛着手受了一壁，擎起一杯香檳來，湊在嘴上，歡呼道：「這個爲吾們的新朋友。」壽萊恩也喝了一杯，說道：「這個爲你壽。」停了回兒，便走了開去，倚在欄杆上，和傑密霍華得講話。神色不變，談笑自若。好似夜夜鬥紙牌，夜夜輸慣，一千磅的樣兒。一會聽得外面汽車的聲音，便向弼萊努琴道：「今夜月色如銀，清光大好，碧波森森，景色非常悅目。吾仍想坐了船回去呢。」說着，就和大眾道了一聲「晚安」，匆匆而去。傑密霍華得道：「不想這人倒是個慷慨家，輸了一千磅，却好似贏了一千磅，去毫無喪氣的樣子。」哀爾司瑪吾的孩子，這樣的闊客，你須好好兒的籠絡他啊。」哀爾司瑪微笑無語。那時那哀得華萊恩已在河中，坐着那船順流而下，眼望着烟波浩淼，嘴裏輕輕唱着那早上隔牆聽得的悲歌，迴環往復，唱了好幾遍，自

言自語道呀。那歌竟好似深深的刻在吾腦中。那嚶嚶嬌聲也似乎還在吾耳邊蕩漾不絕。不知道吾哀得華萊恩可有沒有這好福氣。和那美人兒一面麼。說着用力打那槳。船便直刺刺的如飛而去。不一會那坎新登的六街燈火已漸漸入望了。

第五章

那哀得華萊恩早年和他父母一塊兒住在羅馬。非常不得意。他母親待他毫無情意。好似不是自己的兒子。一般到解脫歸天時。還不肯在兒子前說一個愛字。他父親生性乖戾。待兒子也落寞得很。可憐這苦小子。竟好像身處黑獄之中。家庭的幸福從來沒有享受過。他母親死時。還是一個小孩子。就失了依傍。他父親百事不顧。棄家而出。東飄西蕩。送他的歲月興盡歸來。便吹毛求疵。尋些兒事出來。和兒子淘氣。到末後兩下裏。竟分了手。各自東西了。這一個孤兒從此就變了個無家之人。獨自一人。踽踽涼涼的飄泊天涯。從這一個城中到那一個城中。一壁靠着。他父親分手時給他的幾個錢。餬口一壁賣畫。度日。原來他的畫倒是天才。從小便會塗抹。如今經了家庭變故。飽受了人世患難。也似一般做詩的。所謂窮而彌工。畫得着實不惡。只這生涯也十分淒苦。畫一天。纔能過一天。要是一天不畫。便一天餓着肚子。不吃好幾年中。在歐羅巴洲南部的幾個名都裡往來。因此倒有些兒世界知識。朋友也一天一天的多了。有一天他在羅馬遇見他的父親。連忙趕過去。要和他講話。不道那老頭兒冷面相向。一理也不理。竟

自去了。哀得華把熱氣換了冷氣，呆了一呆，也就轉身他往走得不多幾步，忽聽得後面起了一種慘呼之聲，回頭瞧時，只見許多人東奔西竄，嘴裏都嚷着，好似遇了甚麼非常的故事。一般這時恰有兩個人，在他旁邊走過，彷彿聽得他們說有一個老年人在街心被馬車撞倒了。哀得華聽了心裏別別的跳將起來，即忙趕到人叢中去見他父親，偃臥地上，寂然如死，當着大眾止住了眼淚，虧得來了一個達克透，就同他把老父抬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去。兩天以後早歸天去了。這兩天中，哀得華兀坐床側，守着老父，却見他不時做着手勢，又是墜語，纍纍不知道說些甚麼斷氣時，忽爾坐起身來，一連做了三回手勢，接着又嚷道：那婦人着實利害，你救吾，你救吾，剛說罷，氣已絕了。這是前語，按下不題。且說哀得華萊恩從歇泊登回家之後，忽記起日中曾接到喀文狄希廣場一家挨密推奇家的請帖，請他明晚去用晚餐。第二天晚上，萊恩見月色皎潔，夜氣清新，便邁步而出，向喀文狄希廣場走去。到了那家，就有一個侍者引導他上了扶梯，入到一所客廳之中，只見有好幾個華服婦人在一起，哀得華不覺怔了一怔，一時認不出那一個是女主人，幸而不多一會，便見一個瘦小的婦人排衆而出，正是那挨密推奇夫人。夫人伸着手走將過來，說道：密司脫萊恩，今天你惠然肯來，吾心中非常快樂。撒拉，你過來，吾替你介紹這一位，即是密司脫萊恩。哀得華返身看時，有一個長身玉立的女郎，亭亭而來，雙波似水，鬢髮如雲，出落得也美艷動人。哀得華低聲寒暄了幾句，密司挨密推奇說道：密司脫萊恩，吾聽說你初到倫敦，朋友很少，停一。

會吾把吾們所認識的人一一介紹於你如何。哀得華答道：密司挨密推奇。這個吾就感激不盡了。可是初到倫敦來，總覺得踽踽涼涼的。密司挨密推奇笑道：此刻你覺得踽踽涼涼，不久怕要嫌太熱鬧。咧說時，先替他介紹了一二個人。猛可裏聽得後邊有人喊道：哈羅萊恩。夢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接着有一隻手攔到肩上來。哀得華回頭一瞧，原來是勞特哀爾司瑪。便也和他握了一握手。哀爾司瑪從眼鏡裏瞧將過來，十分詫異。想這位先生真是難得看他落落大方，周旋中節，輸了一千磅，好似了不在意的樣子。交際社會中從沒見過這種大慷慨家呢。這時那密司挨密推奇瞧着兩人，說道：密司脫萊恩，吾倒不知道你和勞特哀爾司瑪是素來相識的。哀得華答道：相識還不久，剛是昨天訂交的。咧密司挨密推奇道：如此吾讓你們多談一會。心使兩下裏的交情也加深一些。說時微微一笑，走了開去。不多一刻，賓客都已到齊，宣告就餐。於是大家在桌子四邊坐下來。哀得華坐在密司挨密推奇的旁邊，剛在喝湯的時候，無意中抬頭一瞧，兩眼恰好和對面一個女郎的鳳目碰個正着，覺得那雙鳳目真好似兩泓秋水，清澈到底，花容也便娟絕倫，不同凡艷。自問幾年來行蹤遍於歐羅巴南部，經過吾眼的，何止三千粉黛，像這一位絕色美人，委實好秀冠全歐呢。看他身上穿着一身的黑衣，黑裳宛如一枝墨牡丹，一般當下便悄悄的問密司挨密推奇對面的那位姑娘是誰。密司挨密推奇道：那姑娘是密司推姆伯爾。吾老友馬丹勒克來爾同他住在一起，出落得確好似畫圖中人。不過他爲人很奇怪，哀得華又瞧了那黑衣。

女郎一。眼。說道。吾。瞧。他的。芳。姿。直。可。壓。倒。凡。艷。獨。秀。倫。敦。他的。風。範。也。莊。重。不。佻。純。乎。大。家。想。來。也。一。定。有。些。學。問。不。比。交。際。社。會。上。的。一。般。婦。女。打。扮。得。花。兒。似。的。其。實。一。肚。子。都。是。草。包。呢。密。司。挨。密。推。奇。聽。了。這。一。番。話。微。現。詫。異。之。色。瞧。了。瞧。哀。得。華。便。回。頭。和。旁。的。人。去。講。話。了。哀。得。華。坐。對。如。花。情。不。自。禁。時。把。兩。眼。擲。將。過。去。停。了。一。會。賓。客。們。都。到。吸。烟。室。裏。休。息。去。了。哀。得。華。也。到。吸。烟。室。裏。和。勞。特。哀。爾。司。瑪。飲。酒。談。心。正。談。得。入。港。哀。得。華。忽。爾。停。了。杯。側。着。頭。聽。着。原。來。晚。風。習。習。送。進。一。片。曼。妙。無。雙。的。悲。歌。聲。來。流。水。一。彈。落。霞。三。弄。直。使。聽。的。迴。腸。盪。氣。拍。案。叫。絕。等。到。歌。聲。方。畢。餘。音。還。嫋。嫋。不。絕。那。哀。爾。司。瑪。早。嚷。將。起。來。道。好。一。曲。悲。歌。湘。靈。鼓。瑟。怕。也。無。此。悽。惋。密。司。脫。萊。恩。吾。們。快。瞧。去。看。是。何。處。仙。姝。唱。出。這。霓。裳。仙。曲。來。呢。於。是。兩。人。飛。也。似。的。奔。到。客。廳。之。中。那。時。歌。聲。又。起。唱。起。一。支。託。斯。的。氏。的。一。行。再。相。見。一。曲。來。哀。得。華。探。頭。看。時。只。見。琴。前。盈。盈。正。是。他。剛。纔。許。爲。壓。倒。凡。艷。獨。秀。倫。敦。的。那。個。黑。衣。女。郎。那。歌。兒。雖。短。唱。得。却。好。似。蜀。道。鶻。啼。巫。峽。猿。哭。聲。聲。悽。苦。使。人。低。徊。欲。絕。女。郎。一。壁。銜。哀。低。唱。一。壁。却。不。時。的。流。波。斜。睇。哀。得。華。一。曲。遲。遲。兩。情。脈。脈。到。得。唱。到。尾。聲。時。哀。得。華。幾。乎。要。替。挨。密。推。奇。家。在。客。廳。中。添。一。尊。石。像。不。知。道。經。了。多。少。時。候。彷彿。聽。得。耳。邊。有。人。說。道。密。司。脫。萊。恩。吾。替。你。介。紹。這。一。位。卽。是。推。姆。伯。爾。姑。娘。此。時。哀。得。華。纔。豁。然。如。同。夢。醒。覺。得。自。己。已。立。在。一。個。九。天。上。飛。下。來。的。安。琪。兒。面。前。

第六章

哀得華一時竟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兒來。只對着那美人兒發怔。密司挨密推奇即忙走了開去。和勞特哀爾司瑪講話去了。哀得華掙扎了半晌。纔啓口說道。剛纔得聆姑娘雅奏。感佩萬分。只是憑着吾這三寸舌。竟說不出一句確切的頌揚話。只得說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兩句罷了。樊麗霞柔聲說道。承先生謬讚。使吾慚慙無已。但是吾得了一個知音。心中也自然愉快。可是以前並沒甚麼人留意吾的歌兒呢。哀得華微喟道。曲高和寡。自古已然。你看下里巴音。附之如蟻。陽春白雪。和者能有幾人。啊。當初吾一聽得你的歌聲。就好似永永留在耳根。沒有一刻忘却。可見姑娘的歌兒。確有動人之處。樊麗霞道。只是先生還是第一回聽吾的歌兒。咧。哀得華道。已是第二回了。昨天早上。吾在花園中聽得悽惋的歌聲。似乎也出自姑娘檀口。樊麗霞微笑道。如此說來。你一定。是吾隔壁的畫家了。哀得華笑道。巧事。巧事。在下和姑娘。倒是比鄰。不想今夜。却在這裏相遇。一見如故。今夜姑娘。可是第一回到這裏來麼。樊麗霞道。正是以前。吾從沒來過。密司脫萊恩。那個同密司挨密推奇講話的人。是誰。他的面龐。似乎很相熟的。哀得華道。那人是勞特哀爾司瑪。姑娘豈是不認識他麼。樊麗霞聽了。又向那勞特哀爾司瑪瞧了一眼。花容立時慘白。低聲說道。勞特哀爾司瑪。勞特哀爾司瑪。密司脫萊恩。你和他。可是好友麼。哀得華答道。吾和他。並非深交。遇見過。不過兩回。可是吾到倫敦來。還未久。所以相識的人。很少。很少。樊麗霞道。吾朋友也不多。這裏的挨密推奇夫人。素來並不相識。這回實是吾朋友馬丹勒克來爾。帶吾來的。正

在這當兒。馬丹勒克來爾忽同着那勞特哀爾司瑪來了。介紹和樊麗霞相見。彼此照例寒暄了幾句。那哀爾司瑪却不特把兩眼盤旋在樊麗霞面上。又似乎在那裏想甚麼心事的一般。一會馬丹勒克來爾說道。樊麗霞你似乎很疲乏了。吾們可要回去麼。哀爾司瑪急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別去。你別去。別聽了。馬丹勒克來爾的話急急的舍吾而去。樊麗霞瞧了他一眼。說道。吾委實很疲乏了。說着便去和挨密推奇夫人道了晚安。同着馬丹勒克來爾出去。哀爾司瑪和哀得華萊恩也跟在後邊。一直到大門之外。哀爾司瑪替樊麗霞披上外衣。很懇切的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吾希望不久便能和姑娘把臂。樊麗霞微笑不答。哀爾司瑪便入屋而去。兩婦人進了馬車。那哀得華萊恩却依舊痴痴的立在那裏。心想吾和他既是比鄰。他定要喚吾同車回去。只等他香口一諾。便是吾一輩子的得意事。那知樊麗霞似乎不知道哀得華萊恩立在那裏。竟不則一聲。不一會車輪轉動。已風馳電掣而去。只把個哀得華送進了失望之淵。目送車兒去遠。那心也好似被車輪在那裏碾過。十分難受。昨夜輸了一千磅。倒一些兒不覺得甚麼。如今未賦有女同車之什。就這樣懊喪。可見美人的魔力着實不小呢。不多一刻。所有賓客都已散盡。只有勞特哀爾司瑪一人還留着。挨密推奇夫人坐在一把安樂椅上。現着疲倦的樣子。打了一個呵欠。說道。多謝上帝。如今事兒完了。勞特哀爾司瑪。你可是要停一回纜去麼。哀爾司瑪答道。停一會就去。吾要和撒拉說一句話。咧說着向一隻睡榻上一躺。點了一枝紙烟。撒拉挨密推奇銳聲問道。你要和吾說話麼。

哀爾司瑪道。正是你別一天到晚兀是弄着花。快過來坐着吾和你說。撒拉遲疑了一會。那秋波忽和哀爾司瑪的目光相遇。便慢慢兒的走到榻旁。坐了下去。哀爾司瑪取出紙烟匣。說道。你可要紙烟麼。吾瞧你今夜神經紛亂似的。撒拉聳了聳肩。取了一枝。點上了火。銜在口中。微微笑着。哀爾司瑪看了一看。挨密推奇夫人說道。好好。他已睡熟了。撒拉冷冷的道。此刻已過一點鐘了。有話快講。哀爾司瑪也冷冷的瞧了撒拉一眼。說道。吾知道。吾決不多耽擱。光陰撒拉這一件事。將來於你也有好處。所以吾要同你商量。撒拉瞧着哀爾司瑪。那紙烟落在椅上。烟灰都吹到他衣上。忙問道。怎麼一回事。你要同吾商量甚麼。哀爾司瑪悄然道。吾先問你。你可知道那密司推姆。伯爾和哀得華萊恩。是何等樣的人。撒拉雙波中微現詫異之狀。說道。你可是要知道他們倆的生平麼。哀爾司瑪道。親愛的女郎。吾所要知道的。正是這個。想去探他們出來。撒拉冷笑道。你大約已探明白了。哀爾司瑪道。昨夜吾和那哀得華玩葉子戲。他輸了一千磅。却一些兒也不着急。好似只輸了半克郎。你想這樣的闊客。吾肯放他從指縫裏滑去麼。撒拉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你可知道。不知道。撒拉答道。吾不知道。今夜不過是第二回遇見他。從前吾們從喀萊到道佛的船上。也曾見過他。一面。這個吾早已和你說過了。哀爾司瑪道。吾瞧那斯囊囊滿滿的一。定是個富人。你何不用些手段出來。竭力籠絡他。撈他幾個錢也好。撒拉正色道。你別時時喚吾做不正當的事。要知道你的鴿兒。不是好惹的。有時也要變做鷹呢。哀爾司瑪帶笑說道。吾親愛的撒拉。你着甚。

麼惱。只須略施手段。引他進了迷魂陣。就得了。撒拉聳了一聳。玉肩玉靨。上現出一種堅定之色。哀爾司瑪又問道。那女郎的生平如何。撒拉答道。吾一無所知。無從奉告。哀爾司瑪道。據吾想來。他也一定是個富家女。不然斷不能住在坎新登華屋之中。還用一個貴婦人做伴侶。咧。撒拉道。正是吾想。他也一定有幾個錢。哀爾司瑪道。好啊。好啊。吾已得了一個計策。定能實行。撒拉兩眼直注在哀爾司瑪面上。問道。甚麼計策。哀爾司瑪道。你想一個男子聽了女郎的歌聲。至於魂銷魄落。餐時兩道目光。沒有一刻離那如花之面。那女郎去時。又木立門前。目送香車去遠。吾親愛的撒拉。這其間。可不耐人尋味。麼。撒拉抿緊了櫻唇。默然不語。哀爾司瑪又道。如今先要使他們知道吾們倆是知己的朋友。又要使他們知道吾們倆很要和他們親熱。可是那女郎在倫敦朋友很少。日後自然會到這裏來。走動那哀得華爲了女郎也一定。會來。吾們倆只須張網以待。撒拉勃然道。照你說來。可是吾們倆面上假意和他們親熱。暗中却給當兒。他們上盜他們的錢。麼。哀爾司瑪道。吾親愛的撒拉。你這話說得太過火了。鬥鬥白立。奇做做投球戲。可不能算是盜他們的錢。不過吾們只許贏不許輸罷。咧。撒拉倏的立將起來。把兩眼憤憤的瞅着哀爾司瑪。盛氣說道。這個不是盜人家的錢。是甚麼。吾一向不知道你的詭計。所以助着你。如今你既自己揭去了假面具。以後的事。吾一概不與聞。哀爾司瑪吸着紙烟。在煙霧迷漫中。瞧着撒拉。兩下裏都沈默了。半响。撒拉怒氣已平。兩個捏緊的拳兒也放鬆了。似乎又想起了甚麼事。面上流露出不快之色。哀爾司

瑪悄悄地道請坐下來。撒拉早帖帖服服的在旁邊一隻椅上坐了下來。哀爾司瑪又道：「吾想你已忘了兩年前的那件事了。吾不妨舊事重提說給你聽聽。」撒拉微微嘆了一口氣。哀爾司瑪笑了一笑說道：「兩年前的某夜你在馬賽一個旅館裡把麻醉藥放在酒中想醉倒了吾。盜吾的東西幸而吾早已窺破你的詭計便假做喝了酒不省人事。等你來取吾手指上約指的時候就把你擒住。你可還記得麼？」哀爾司瑪說時撒拉握緊了玉手紙煙燒痛了纖指也似乎不覺得。哀爾司瑪續道：「那時吾見你怪可憐的因此恕了你。並沒把你交與警察也並不傳播出去壞你的名譽。使你一輩子見不得人。你可還記得麼？」撒拉低頭不聲。哀爾司瑪又道：「後來吾倒反而和你訂交做你的朋友。又使你和你的母親一塊兒住在這屋子裡使你們出入交際社會裡和那些名公貴媛結交。吾自問一些兒沒有待錯你。但是吾有甚麼事喚你做你必須聽吾節制不可違拗。委實說你好似吾的奴隸。惟有奉命惟謹。日後吾若要賣掉你就賣掉。你要賣給誰就賣給誰。馬賽的那一夜即是你做吾奴隸之始。下藥酒中謀盜指環八個字即是你的賣身契。說着舉起手來把那紙煙頭擲在撒拉足邊。撒拉踉蹌起立。那樣兒甚是悲痛。瞧了哀爾司瑪一眼。又倒在椅上。把雙手掩着面。兩下裡久久無語。一會哀爾司瑪從那睡榻上下來。把手撫摩着撒拉的玉肩。撒拉好似被毒蛇咬了一口。顫着退向後去。哀爾司瑪急道：「撒拉來。你別怕。吾們朋友總是朋友。別爲了一些兒小事反目。」撒拉微啣道：「咳。還說是朋友。」哀爾司瑪冷然道：「如今吾只問你。你 possibly 服從吾的。」

命。令。麼。撒。拉。仰。着。那。慘。白。的。面。龐。向。哀。爾。司。瑪。道。你。也。沒。有。清。清。楚。楚。和。吾。說。過。到。底。喚。吾。做。甚。麼。事。哀。爾。司。瑪。欣。然。道。好。好。這。樣。纔。是。朋。友。了。吾。喚。你。做。的。事。也。十。分。容。易。第。一。件。事。你。只。通。信。給。馬。丹。勒。克。來。爾。說。很。要。和。密。司。推。姆。伯。爾。把。臂。請。他。不。時。過。從。等。他。來。後。先。得。了。他。的。歡。心。然。後。慫。恿。他。作。葉。子。戲。至。於。以。後。的。事。吾。不。必。喋。喋。了。你。是。個。聰。明。人。心。中。一。定。明。白。咧。第。二。件。事。你。把。哀。得。華。萊。恩。的。名。兒。加。入。請。客。單。中。若。是。那。女。郎。在。這。裏。便。去。請。他。來。使。他。遇。見。一。二。回。他。就。常。常。要。來。了。只。要。他。常。常。來。吾。們。便。受。用。不。淺。你。可。明。白。麼。撒。拉。道。吾。明。白。了。哀。爾。司。瑪。道。很。好。很。好。吾。們。依。舊。是。朋。友。現。在。吾。回。去。了。願。你。晚。安。說。罷。匆。匆。而。去。撒。拉。姍。姍。的。走。至。窗。前。只。見。月。兒。已。死。眼。望。着。黑。夜。如。漆。似。有。無。限。感。慨。驀。然。間。他。母。親。醒。了。說。道。撒。拉。勞。特。哀。爾。司。瑪。已。去。了。麼。想。來。你。們。倆。又。在。那。裏。鬥。氣。不。歡。而。散。女。孩。子。你。爲。甚。麼。不。肯。好。好。兒。的。待。他。他。畢。竟。是。你。的。好。朋。友。呢。撒。拉。苦。笑。道。哼。哼。好。朋。友。好。朋。友。吾。但。求。上。帝。別。使。吾。永。久。和。哀。爾。司。瑪。似。的。好。朋。友。混。在。一。起。

第七章

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回家之後。便互相議論挨密推奇母女和那些賓客。當下樊麗霞問道。李奈。你。可。知。道。挨。密。推。奇。母。女。的。生。平。麼。馬。丹。勒。克。來。爾。道。不。甚。仔。細。但。知。道。那。密。司。挨。密。推。奇。的。父。親。是。個。商。人。得。暴。疾。而。死。聽。說。死。後。遺。債。甚。巨。然。而。這。話。也。不。足。信。你。不。見。他。們。母。女。倆。住。着。峨。峨。華。屋。麼。就。是。今。

夜的一頓晚餐也着實豐腴。吾已好久沒嘗過了。樊麗霞道：「正是着饑煞，是不惡。李奈，你以前可曾遇見過那個勞特哀爾司瑪麼？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馬丹勒克來爾道：「吾也不十分子細，但聽得人家說他也是哀爾司瑪家的後人，只是所有遺產都在一個女郎手裏，他一辨士也得不到手，但襲了個空頭的爵位罷了。」樊麗霞不語了一會，纔道：「李奈，吾們可要睡麼？」馬丹勒克來爾道：「親愛的，吾們都疲乏了，自該睡咧。」於是兩人相將上樓。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道了晚安，就走進更衣室，把門關了，走到窗前向外一望。這時雲破，月出清光大來，明星點點散滿了一天，閃閃的好似金剛石一般。樊麗霞抬起粉頸望了半晌，纔退了進來，卸下了手釧頸環和約指等物，猛可裏記起了一件事，要問馬丹勒克來爾，怕明天早上忘掉，因此慌忙出了更衣室，趕到馬丹臥室裡去。但是那窗沒有關，飾物也沒有收拾好，外邊就是花園。先前花園門的旁邊有一個黑影在那裏隱閃，他也沒有留心。於是便有意外事發生了。那時哀得華萊恩也已回家，只爲繫念美人，輾轉不能入睡，走到畫室裏想尋些畫稿預備明天動筆。恰好那窗兒開着，瞧見花園裏月光照樹，篩影滿地，彷彿在草地上鋪了一張繡花的地氈，便想出去散步。一會正要關窗，兩眼忽注在隔壁樊麗霞更衣室的窗上，似乎見那窗下的牆腳邊有一個黑影在那裏閃動。若隱若現，哀得華已知道端的，連忙取了一枝手槍，奔出畫室，直到花園之中，可是他的花園和樊麗霞的花園原隔着一堵牆的當下，裏便用了梯子爬上牆去，到了梯子頂上，先探頭一望，却見那花園裏毫無

動靜停了。會兒纔見陽臺下的樹叢中似乎有人在那裏匍匐而行。再抬頭望時，只見那更衣室的窗兒開着裏邊一個影兒也沒有。靠窗一隻桌子上却放着幾件貴重的飾物。哀得華一望而知那人是個妙手空空兒。心裏不覺別別的跳將起來。想室中無人，那東西定然不保。這時室中的燈光恰恰射在陽臺上。那人便全身畢現。萊恩疾忙攀過了牆，輕輕的踏在花臺上，跳將下去，悄悄地走到陽臺下石塔之前。那人却早已入室去了。哀得華即忙趕上去，跑到上邊就聽得嬌呼之聲，接着又有一種粗暴的聲音道：「別響！你響吾便發槍再向室中一瞧。」即見那人的背影擎起了一隻臂，手中執着一件明晃晃的東西，不是手槍是甚麼？樊麗霞立在手槍前，玉容慘白，煞是可憐。哀得華瞧了這情景，想到底用甚麼法兒對付那賊，倘是發槍不免傷了樊麗霞。想了一會，纔想出一個法兒來了。當下便用腳在陽臺上點了一點，那賊聽了這聲音，立刻回轉身來，却見一枝手槍正對着他，面部不覺怔了一怔。樊麗霞一見這飛將軍從天而下，朱唇中早放出歡呼聲來。那賊嘴裏咕嚕着，似乎在那裏咒罵。哀得華哀得華不動聲色，悄然說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快去喚下人們來，拿下這賊。」樊麗霞似乎沒有聽得，只立着不動。哀得華抬起眼來，對他一瞧，那賊覷了這空兒，撲將過來，哀得華何等眼快，早已磨厲以須，只聽得砰然一聲，賊的手腕上已着了一彈，那身體搖搖欲墜了。一會纔慘呼一聲，越過了哀得華，飛馳而去。哀得華預備去追，忽聽得樊麗霞曼聲喚他的名兒，返身一瞧，却見那美人兒已亭亭的立在後邊，說道：「密司脫萊恩，他不過取了。」

一副手釧去。吾想不必去追他了。哀得華道：吾定要拿住那賊，捉將官裏去替姑娘取回那手釧。樊麗霞道：失掉了一副手釧，有甚麼大不了事？他已着了你一彈，也算罰過了。密司脫萊恩你聽吾的話，放他去罷。哀得華道：姑娘既喚吾別去追他，吾不追他就是了。樊麗霞道：吾喚你別去追捕那賊，也有一個道理。倘被警察們知道了，又要來踏勘，咧探問，咧半夜裏嘈嘈雜雜紛紛擾擾，吾可不能耐呢。哀得華道：密司推姆伯爾你既喚吾放他去，吾自然不敢違拗。樊麗霞道：密司脫萊恩，吾還沒有謝你，你這回救了吾的命，吾委實感銘肺腑。咧說時，嫣然一笑，伸出那白玉似的纖手來。哀得華握了，答道：姑娘說那裏話來？吾怎能當得起姑娘的道謝？樊麗霞又道：密司脫萊恩，你這樣待吾，吾自當鐫之心版，永矢不忘。但是吾更有一事要求你，俞允今夜的事，只有吾們兩人知道，煩你替吾守着秘密，千萬別洩漏出去。哀得華答道：密司推姆伯爾，這個吾也沒有不答應的。樊麗霞道：多謝你，你待吾這樣好，願你晚安。哀得華低頭親了親那玉手，說道：願姑娘晚安。姑娘快把窗關了，緊緊的下了鎖。吾在園中等着，瞧你依了吾的話，吾方纔安心說罷，使退出更衣室，下了石塔，立在園中瞧着。等到樊麗霞關了窗，下了鎖，纔跳上花臺，爬牆過去。回到畫室之中，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枝雪茄，悄悄的吸着。那時明月娟娟，放出水銀似的光，射入畫室，照見哀得華，萊恩點頭微笑，得意非常。原來他一點靈犀，正縈繞在那美人兒樊麗霞推姆伯爾的左右呢。

(完)

◎結婚奇談四

(冷)

▲姊妹兄弟。澳州某省有姓克利斯者。家有姊妹二人。年相彷彿。貌亦相似。數年前。其姊至鄰省訪友。遇一少年。姓麥克者。相善。行且乞婚矣。姊以有事。歸未暇及也。他年。其妹亦往鄰省。麥克以爲其姊也。相遇之後。即與乞婚。妹亦愛其人。即允之。而麥克有兄。亦類其弟。其時適亦有事。至克利斯家所居之省。無意遇其姊。其姊以爲即其弟也。與之情好有加。兄亦因而乞婚。其後。兄既成婚。携妻而歸。其弟與妹亦正新婚。相見後。不勝奇異。語及前事。不覺失笑焉。



紅冰閣雜記

(柴紫芳)

金刻金剛經

文淵閣有金葉金剛經一帙。凡一百十四頁。長一尺。寬六寸。厚五釐。黃金製成。兩面刻字。如賜刺麻金冊。凡重三千餘兩。內府有佛事。以金刻金經供佛前。

鞠侯

鞠侯者山猿也。四明深山中有之。喜采樹菌為食。有人尋得其巢。峒樹菌成堆。偶亦有靈芝也。

蛇妬燕妬

天地間凡物皆有妬性。而人為最著。其不妬者能自抑遏耳。景州署有二蛇。似一雌而一雄者。日必向日。自東廊蜿蜒至西廊。二蛇並行。如夫婦携手。意甚親近。如此者已二年。署中人習見。亦不為異。偶有生客。叱之。則雌者護其雄者。備至。一日清晨。雄蛇與一青黑小蛇全行。少頃而西向日。全行之雌蛇疾至。二蛇避入簷中。雌蛇復追入。困鬥良久。而二蛇墮矣。少頃雌蛇亦墮。視之二雌而一雄也。此豈蛇妬耶。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以雌爲貓所斃。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選。偕一雌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墮地。至晚。諸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棠耳。實蓋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猶疾其前。雛如此。而雄不悟。悲夫。沈荔堂家遠香書舍中。燕已育雛。一雌爲蛇所噬。越宿。其雄偕一雌至。相與哺。雛未幾。蛇又至。時雄出。未返。雌驚起。啄其目。蛇甫吞一雛。入口不能反。噬急。吐出。蜿蜒遁去。雛已垂斃。雌覆而翼之。間啣庭中。早蓮草。哺之。未幾。遂愈。然自此雌偶出。必速返。朝夕不離於側。蛇亦絕不復至。是此雌又能爲諸雛之義。鶻也。

玳瑁杯

平江李次青藏玳瑁杯四進。非至好。近戚不以之爲進。酒杯口不大。徑僅寸許。無有合縫。細綫乃一片琢成者。映光深紅似紫。玻璃入酒。更殷殷可觀。邊各鐫萬壽無疆四字。金綫鑲入。如係清內府供奉之物。或云某內監竊出者。價值萬金。此言最可信。蓋自髮亂以後。後又一創於甲午。再蕩於庚子。而官如傳舍。輾轉被監臣內僕偷出。貨賣金玉異寶。公然羅列於琉璃廠市肆中。而希世重物。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光緒辛丑之交。京師寶玩肆中。至有將玉如意及文淵閣藏明代永樂大典數十本。出賣者。而苟出數十金。便可得王侯終身不見之物。此玳瑁杯誠無足奇也。

仙人胭脂

仙人掌上小蟲。可製胭脂。色極鮮妍。昔人詩云。仙人掌上玉芙蓉。疑卽此物。淮南有人能製之。名曰仙人。

胭脂。

清宮劍異

清憲廟在東宮時嘗命刀工鑄二劍成後光時出鞘不敢佩擱置正大光明殿匾中一日內監見二蛇騰躍殿中呼伴同入視之則二劍同鞘矣視匾中劍已失所在惟一鞘而已乃重爲煅鍊用藥物厭之出爐愈爲閃爍清帝初不敢佩洎登極後乃始佩之左右二柄如翼

慈谿佚事

諺云若要不知莫如勿爲又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蓋天理如是人情如是不容半毫伸屈其間也慈谿有民人殺人而移屍誣其仇者其仇竟以是抵罪後每夜必夢其仇來切齒謂之曰此事會當償罪今地下正有亂事待汝十年可也嗣是十年期至其人以爲夢境誠不足憑一日負擔歸家忽聞遠處有呼冤聲及大哭聲者其人四望無人乃蹤其聲在草間撥草視之殷然一頭顱也再細審之卽其抵罪之仇家乃大駭悶絕竟死其處此清光緒十八年事時予初生之歲今父老猶津津樂道其事記其鄉爲鳴鶴場云夫此頭顱一年不腐猶爲奇事何況十年昔欒布頭下哭乃頭纔下而哭耳已爲奇談何況十年之頭顱尙能哭耶且其夢言地下正有亂事惜未知反者何人也有人詠周亞夫曰地上之反罪難赦况君更欲反地下高惠失驚文帝訛父勃兄勝免冠謝君烹君醢尙其次先皇付君於天子謂君能任緩急事今

日。地。下。君。猖。狂。天。子。何。以。見。先。皇。地。下。之。罪。反。難。當。云。云。不。幾。成。爲。笑。談。昔。人。云。荒。鄉。僻。壤。每。多。奇。事。信。哉。誠。多。奇。事。也。

古人食量

今。人。食。量。日。只。數。合。至。於。一。升。止。矣。古。人。斗。米。十。肉。其。健。食。爲。何。如。然。此。說。信。之。者。少。以。爲。妄。謬。之。談。殊。未。深。攷。宋。書。劉。劭。傳。云。淮。西。人。賈。元。友。請。北。伐。劭。議。曰。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按。此。計。算。每。人。一。日。食。米。三。升。三。合。有。零。此。則。尋。常。人。所。啖。若。大。腹。者。豈。不。須。斗。米。十。肉。耶。

門上蓮花

匡。軒。漫。錄。云。邑。慈。谿。之。鳴。鶴。場。於。崇。禎。十。六。年。二。月。十。三。晨。家。家。門。上。俱。有。白。蓮。花。一。枝。色。皎。然。遠。望。之。皚。皚。有。光。人。多。異。之。良。久。而。滅。則。似。黑。炭。畫。上。者。午。刻。并。黑。炭。痕。而。無。矣。是。年。秋。五。嶽。山。麓。民。居。灶。前。地。有。細。眼。水。汨。汨。流。出。民。婦。知。將。發。蛟。急。以。穢。物。覆。之。迨。覆。上。水。色。俱。紅。民。婦。驚。極。反。奔。戶。外。而。蛟。水。大。發。矣。死。人。數。十。云。

償債狗

明。張。楊。園。果。報。見。聞。錄。世。已。無。傳。本。今。於。殘。書。中。得。一。夾。片。係。道。光。中。人。手。抄。者。題。曰。楊。園。先。生。償。債。犬。記。未。知。真。否。記。曰。邑。中。某。嘗。畜。一。犬。每。夜。輒。涉。水。至。河。南。某。氏。家。守。宿。一。日。某。呼。犬。罵。之。曰。汝。食。於。我。而。

爲他人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某夢犬人立而嗥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故每夜往守以償。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卽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至曉某呼犬至前，以十三文繫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戒，遂帶錢往擲其家而返。從此更不復去。後某以探女更深醉歸，失足溺池中。犬大嗥躍入，啣其衣拖其至岸上，跳而至家，以首撞門。主母驚起，隨至池邊，見某殭臥未醒，扶至家。迨晚，乃蘇語其故。夫曰：前夢犬誓必報德，今果不食其言矣。越數月，家中不戒於火，舉家方熟睡，犬復走某寢，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燄燄將及屋矣。急救得息，後犬死，主人以棺埋焉。嗚呼，諺曰：人面獸心，此犬乃獸面而人心，負恩背主者，能不被此犬笑乎？又洪邁夷堅志：許元惠，鄉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爲奉還，未及問其爲何人及何負爲何時，所負而覺。平常畜十餘鴨，時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去之。鴨盤旋於旁，遺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值恰三百錢，蓋負人而不敢忘報。雖禽獸往往有之，奈何以人而不如禽乎？

足中蜂異

象山諸生某，偶不慎，足觸於釘，血流不止。三日已無瘡，未幾觸處漸漲，高不半月，竟至寸許。生持刀破之，昏痛不省人事。而於瘡處飛出黃蜂一尾，飄然而去。自此痛遂止。然致此後人多格其理，不可得。予按北

方。冰。山。中。每。一。小。冰。塊。中。生。一。白。蟲。今。謂。之。冰。蟲。火。氣。中。生。火。鼠。熾。其。毛。爲。火。浣。布。此。在。老。學。究。必。曰。無。此。奇。事。豈。知。天。地。之。大。亦。何。所。不。有。邪。

鼠異

清。咸。豐。中。周。副。將。兆。熊。將。而。儒。者。平。生。不。信。鬼。神。人。有。以。之。爲。談。者。周。輒。面。叱。之。會。署。後。園。宅。中。人。皆。言。有。怪。物。出。沒。亟。須。謹。慎。周。不。顧。嗣。是。每。晨。起。園。土。上。有。血。跡。殷。殷。似。每。昨。日。有。於。此。斬。首。者。一。署。人。頗。爲。驚。訝。相。率。遠。避。不。敢。居。其。內。周。獨。於。是。日。昂。然。直。宿。園。中。以。覘。其。異。夜。半。土。上。微。有。火。光。旋。見。衆。鼠。奔。赴。光。處。匍。服。不。敢。動。光。中。見。土。內。出。一。頭。徐。審。之。乃。蜈。蚣。也。頭。大。斗。許。身。在。地。下。不。得。見。俄。一。鼠。被。其。嚙。死。吸。血。而。食。之。相。繼。飲。十。餘。鼠。血。而。罷。餘。二。鼠。乃。昇。十。餘。死。鼠。而。去。繼。復。來。爲。之。掩。土。復。原。式。無。絲。毫。動。土。痕。跡。周。待。至。天。明。竟。無。他。異。次。夜。子。刻。復。然。如。是。者。半。月。而。爲。之。昇。死。鼠。掩。碎。土。者。仍。此。二。鼠。也。周。異。之。乃。以。此。狀。告。其。署。友。署。友。皆。訛。無。此。事。周。謂。俟。夜。半。同。入。一。審。何。如。皆。應。之。至。夜。同。入。者。十。餘。人。膽。怯。者。或。携。片。刀。長。劍。等。器。如。臨。敵。者。待。至。夜。半。不。出。至。天。拂。曉。仍。不。出。衆。皆。謂。周。之。謊。也。明。夜。俟。之。仍。不。出。如。故。周。懊。恨。相。約。明。日。當。午。發。土。衆。諾。之。午。刻。取。犁。耙。等。物。掘。土。尺。許。不。見。毫。異。至。三。尺。下。乃。得。一。石。版。重。不。能。起。衆。皆。畏。懼。後。退。以。爲。版。下。必。有。異。也。乃。召。衙。兵。執。火。槍。以。待。十。餘。人。起。此。版。見。下。空。洞。深。窅。無。物。長。廣。各。五。尺。許。一。大。深。坑。旁。通。一。大。穴。不。知。其。大。乃。命。於。土。面。依。此。穴。道。下。掘。之。似。開。濠。然。開。三。丈。餘。得。

之。衆工不知爲蜈蚣也。相與持耙亂擊。衝兵開槍直射。乃斃。昇出之。其身長五尺餘。而舉火焚之。衆討論此事。以爲足資博識。疑其食鼠血。而衆鼠又自能致之。又有二鼠爲之。昇掩土跡。又毫無動痕。夜半出時。又有石板上爲之。蓋何以能出十餘日間。食鼠當在二百頭外。又何處致之。其二百餘頭死鼠。又於何處埋之。此二鼠何以獨得其歡。而不被其食。願爲其盡力。此皆大可疑。而理之所必無者。疑所見二鼠非鼠。其蜈蚣非蜈蚣。當別有物如石掬之食猴者。疑莫能明也。又按周副將四川成都人。當洪楊亂急戰時。在幕中彈琵琶高唱崑曲。賊疑不敢進。後知公無備。遂蜂擁而入。公發火自戕。一營皆燼。蓋終身篤雅者。惜悞用空城故計。致身死火中。大可慨也。

奇聞

天下事理之所無。未必即事之所無。君子以常道談物理。每失其衡。西北數省如京畿等處。當李闖破城前。順天有蛙蟾皆徙居他處。結隊而行。有部勒意。其數千萬。庚子之亂。亦然。清鼎革時。亦無不然。豈蛙蟾等物有先知而預知。所以避之者耶。直隸以北。每有溫泉。常汨汨從地中流出。熱河亦然。一日忽然不出。似泉源已枯者。然後六日。泉眼中俱流出紫色水。一無硫氣。可以染帛。永不脫色。染家有以白綾染紫綾而進呈者。吾鄉於清同治中有海民於海中獲一獸。獸能呼捕者姓名。求其釋放。捕者釋之。乃約後報游去。後捕者獲魚。日必滿舟。而歸捕者家。致小康。清光緒初里中（土名瀕灘。乃一水蕩。周二三百畝）墜一

海魚長三丈餘二十人舁之不得動鄉人爭割肉熬油燃燈名曰闊鉢魚至今慈谿人皆能言之此皆理之所無者也

鮓答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公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其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說者謂人與馬交而然此臆度之言非格物之說也蒙古人祈雨用馬卵其名爲鮓荅葵園先生言馬生卵名曰碧不此則審其名而未言其理雲石軒主人言曾目睹一牝馬生巨卵大如五石匏光潔而色微青識者謂是馬寶此亦強加之名要之曰鮓荅爲是昔上海半段涇一民家種南瓜剖之中得一馬姚通素親見之以爲此地必有馬詢之則種瓜之家乃馬戶云其地常有馬交故孕馬耳又小東門杜家畜一馬忽產一卵青碧色通素以爲此馬有病其言均有理則馬生卵乃有病之馬而馬生人古今未言亦一疑問書此質之後之格物者

犬歌

昭文陳姓子性喜畜犬曠廬常至數十頭日諦察其性旣得其性乃去其不適用者其餘徧教之度曲養之教之凡四年羣犬皆能和聲按板一歌淒音繞梁後陳家日落不復能閒適遂擗羣犬至市歛錢言之者云有一犬能度大江東去一闋音節嘹唳使人墮淚云夫亦奇矣

奇事

吾鄉離城既遠。不復知有法律。松浦巡檢。無彈管之力。以故天高皇帝遠。與外如別成一國也。而此村與彼村一言不合。即復械鬥。以致互有殺傷。俗謂之打大陣。殊可慨也。清道光末。吾村與韓村鬥。吾村凡出十二人。韓村十四人。鬥時已交黃昏。持械對仗。不分勝敗。相持至夜。乃明火執仗而敵。時交三鼓。昏黑不能辨。乃相約收隊而歸。至村中。唱號則少五人。以爲被韓村擒去也。不之疑。次日韓村具儀來和。且置金百兩。云欲贖四人。吾村以並未擒人。且亦少五人。韓村亦以並未擒獲。對俱互相疑猜。終無頭緒。先王父桑珠公曰。二村人同至。昨鬥處一覘。便知因同至。昨鬥處一無所見。惟青草野塚而已。後有野樵來報云。土地堂側有九尸。今且臭矣。二村人同至堂側。則固昨所失之九人也。因共疑之。報於松浦巡檢。巡檢不能理。案上慈谿邑令。以事涉怪誕。不能深究。乃捕得爲首者三人。立斃杖下。而以怪案上報云。

海唾

海人驗候云。山擡風潮來。海唾風雨多。驗之皆不誣。擡謂海水擡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或云。蜃氣爲然。唾音。嗟如萬喙聲也。海鹽圖經云。天雲忽垂。一海盡黑。若有漚泡在釜。沸泣土人。以爲海唾發時。多在晚及夜。恆有海鷗千百羣。鳴助其愀。惕便若崩濤。已從半空瀉來。然予嘗居招寶山（在鎮海縣北海中。上有威遠城礮臺）半月。多習海事。一日晴空皎日。忽然海鳴。遠見伏龍山際。濃霧暴布。頃刻布滿海。

面。實。無。風。雨。意。後。霧。散。晴。空。忽。然。大。雨。傾。注。三。日。海。面。大。漲。山。人。云。居。山。從。未。見。無。雲。而。雨。斯。亦。奇。矣。





你何字的寫得這樣的好

若時常臨帖

你自字的就自然會好了

有正書局專售各種碑帖
大楷小楷行書草書俱備
無論程度深淺均有適用
之帖習字者請就近向
下列各處購買可也

上海北京 望平街 有正書局 天津 蘇州 分售處 各大書局

中國名畫集

每集一元五角

美術一門各國多極力保存吾國不乏名人書畫惜多散佚本局特搜覓古今各種名人名畫製成珂羅版銅版分別精印成冊每冊附以五彩珂羅版套印名畫一頁尤為精彩試與原本對照淺深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紛集羣稱為本局印刷之特色足與東西洋媲美千古秘藏得以流傳人世以視坊間之石印書譜等真有霄壤之別美術家賞鑒家當必先睹為快也現已出十六集以後仍陸續出版以續飫閱者各集細目如下

●第一集目次 唐楊昇雪霽圖。元王叔明青下隱居圖。元陸天游丹台春曉圖。元吳仲圭墨竹。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明董香光山水。王烟客仿大痴山水。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王石谷山水畫冊一二。御題南田畫冊一二三。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第二集目次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王石谷畫冊三四。御題南田畫冊四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戴醇士山水卷一二三

●第三集目次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五。御題南田畫冊六。王麓臺仿黃鶴山樓丹台春曉圖。王麓臺仿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惲南田秋聲圖扇面

●第四集目次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

。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圖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仿高尙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雙馬。郎世甯畫虎

●第五集目次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執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舞退思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蘭石梅花畫軸

●第六集目次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山水軸。明仇十洲擣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第七集目次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九。王煙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隄壑密林圖。石谷畫冊

中國名畫集廣告

之八。王以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
松雲溪松仙館圖。查一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
沈南蘋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第八集目次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王石谷臨柯敬
仲竹石小軸。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九。明唐

六如秋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癡山水。吳墨
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孺天女散
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
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第九集目次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十。
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山水。明李流芳山水。
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
。明馬湘蘭畫蘭竹。查世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
莊淺絳山水。王庶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圖壽。王石
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

●第十集目次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
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蟄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
楊子鶴王漢傑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
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
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
。羅兩峰飲羅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第十一集目次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三幅。惲南田做惠
崇花塢夕陽卷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二幅。黃蘗瓢人
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
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三幅。王廉州
山水小冊計六開

●第十二集目次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山
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貓。明金本清太僕雙鉤竹石圖。明張二
山水。明藍田叔寒壑秋高圖。惲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
冊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石溪上人山水

。黃魯直東坡得秋風。黃魯直古歲寒圖。金俊明梅花。梅遠公
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
。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琴。明
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第十三集目次 五彩宋人畫鸚鵡秋菊宮扇。元人畫嬰
戲圖。顧見龍仕女停叔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
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
隱圖。惲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王石谷圖冊
十二。王麓臺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
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
畫翠簾高捲圖

●第十四集目次 五彩宋人畫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
趙仲穆畫馬。文衡山山水。唐六如山居圖。吳墨井雨散煙
樹圖上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一二。王石谷谿山霽雪
圖。五彩惲南田做子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
軸上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及鴛
湖春權圖。顧西穀早亭送別圖。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第十五集目次 五彩惲冰女士花卉卷一。黃皆令女士
山水。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姬人金曉珠蔡女羅
荷花為鴛。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及張敞畫眉圖。馬湘蘭
畫蘭竹石。韻香女士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廖織雲女士設色
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繡寫生冊一二。五彩吳香翰女
史牡丹 (此集亦名名閨寶繪)

●第十六集目次 北宋李唐雨餘烟樹圖。元朱澤民雪港
買魚圖。明沈石田山水。明唐六如山水。王烟客做大癡山水
。王烟客做倪高士山水。王廉州仿巨然溪山深秀圖。吳墨
井畫石翁詩意圖。吳墨井鳳阿山房圖。王石谷做黃鶴山樵夏
山圖。王石谷仿許道寧巖邊樹色圖。惲南田老耄圖。惲南田
一峰深秀圖。王麓臺仿巨然山水谷。方士庶湖莊春曉圖。
王菱畦仿黃鶴山樵山水。五彩惲冰女士花卉卷二

王菱畦仿黃鶴山樵山水。五彩惲冰女士花卉卷二

無 師 自 通

婦 學 女 習 必 裁 備 縫 之 之 技 捷 能 徑

人 生 實 用 莫 過 於 衣 服 飲 食 須 烹 調 衣 服 之 須 裁 縫 二 者 皆 日 用 所 必 需 婦 女 應 有 之 技 能 也 吾 國 婦 女 於 烹 調 之 能 多 能 之 於 裁 縫 則 能 者 甚 鮮 况 近 世 日 趨 文 明 衣 冠 競 新 國 政 既 更 衣 服 亦 皆 改 易 舊 法 之 裁 縫 多 難 合 於 現 用 本 局 採 取 最 新 之 裁 縫 法 均 繪 圖 說 以 明 之 而 其 中 注 重 中 服 第 二 冊 則 漸 及 西 服 其 裁 法 如 何 均 有 詳 盡 之 說 以 便 婦 女 之 自 學 者 得 此 功 倍 凡 欲 講 婦 女 實 學 家 庭 生 計 者 此 尤 為 一 明 晰 處 確 當 未 學 者 得 此 及 緣 滾 鑲 嵌 之 變 化 中 外 服 飾 之 異 殊 衣 料 如 何 裁 剪 何 種 線 縫 如 何 用 針 以 裁 法 均 繪 圖 說 以 明 之 而 其 中 注 重 中 服 第 二 冊 則 漸 及 西 服 其 裁 法 如 何 均 有 詳 盡 之 說 以 便 婦 女 之 自 學 者 得 此 捷 徑 已 欲 講 婦 女 實 學 家 庭 生 計 者 此

中國女子裁縫手工教科書

第一冊二角五分
第二冊三角

上 海 有 正 書 局 發 行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新信箋

每百張為一套
貢川紙印洋叁角 雪光紙印壹角半

已出三種

時裝仕女

甲種滿印式

乙種角印式

海上新髻

滿印式

泥 城 橋 西 首
民 影 照 相 館 廣 告

四寸 二張 五角 加印每張 二角 添印 滿打二元
 六寸 二張 一元 加印每張 三角 添印 滿打三元
 八寸 二張 二元 加印每張 五角 添印 滿打五元
 十二寸 一張 四元 加印每張 七角 添印 滿打七元
 十五寸 二張 六元 加印每張 一元 添印 滿打十元
 十八寸 二張 八元 加印每張 一元四角 添印 滿打十四元
 念四寸 二張 十二元 加印每張 二元 添印 滿打二十元

一着色一人與添印同價人多照加改裝另議○一晒味紙電紙加三成○一取回底面
 議○一半身一律加半○一化身一人加半二人加倍○一戲裝洋裝古裝等每人加洋
 三角

●放大照像價目

一尺二寸每張 價洋四元 五十寸每張 價洋二十五元
 十八寸每張 價洋五元 六十寸每張 價洋三十五元
 二十四寸每張 價洋六元 七十寸每張 價洋四十五元
 三十寸每張 價洋十元 八十寸每張 價洋五十元
 四十寸每張 價洋十六元

新發明磁片價目 永不變色 四寸每張 價洋一元 六寸每張 價洋二元 八
 寸每張 價洋三元 添印減半 另加相底○以上俱照英尺惟五金竹石綢絹帕布
 及配架等均專精究其價面議○本號並能精製銅版及珂羅版價格克己

中國名畫外集

上海有正書局啟

本局前出中國名畫集極承海內外稱許茲特更求美備搜羅古今名人名畫製成珂羅版網目版印為專集俾美術家得窺其全豹每冊之首均有畫家小傳足資考証名為外集以示與名畫集有別現已出六十四種以後仍陸續出版凡購本外集至四十種以上者照價減售七折并奉送木匣一只裝潢精雅極便收藏送禮之用分目如下

董香光山水冊	一元二角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山冊	一元	龔半千細筆畫冊	一元五角
王南田山水冊	一元二角	國朝名畫集錦冊	一元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一元五角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六角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八角	王石谷谿山霽雪圖卷	八角
王石谷山水冊	七角	戴醇士三卷合冊	一元	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冊	八角
南田花卉山水冊	八角	扇面第四集	一元	邊頤公花果草蟲冊	八角
御賜竹爐山水冊	一元	蔣南沙花鳥草蟲冊	一元	王煙客山水冊	二元
畫中九友山水冊	一元	翁松禪人物山水冊	八角	華新羅山水冊	一元
扇面第一集	一元	李復堂寫生冊	八角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冊	一元
藍田叔山水冊	一元五角	蔣南沙草花蝶冊	一元	顧西眉山水冊	一元
四王禪吳山水冊	一元五角	扇面第五集	一元	大滌子山水冊	一元
金冬心畫梅小冊	八角	徐青藤墨筆花卉冊	一元	趙孟頫書枯樹賦墨跡	一元
王石谷仿古山水冊	一元五角	華新羅八段錦畫冊	一元	沈石田墨筆山水長卷	一元
王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一元五角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冊	一元	石谷老年擬古冊	一元
錢叔美山水人物冊	一元	張南華山水冊	一元	廉州傲雲山水冊	一元
羅兩峰山水冊	一元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一元	王奉常傲古山水冊	一元
王廉州山水冊	一元	顧橫波大家詩畫合璧	一元	項孔彰山水人物冊	一元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五角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一元	扇面第六冊	一元
明代名畫集錦冊	八角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一元	郎世寧畫試馬圖小冊	五角
石谷臨安山水圖長卷	八角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冊	一元	石谷生平臨宋元十二景	二元八角
戴醇士山水花卉冊	八角				

● 舟 車 行 旅 之 良 伴 侶 ●

原本紅樓夢
兩函
三元六角

此書敷華採藻立意遣詞無一
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
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穿鑿
有首尾不相連貫者有言詞與
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謏陋殘
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
惜焉此本為國初秘藏較近本
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
情詞美完乃無間隙實有一無
二之原本也敝局不惜重資租
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
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
處真能揭破謎幕令閱者有一
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至印刷
精良字跡清朗尤為前此所未
有二十册分裝兩函極便攜帶

原本聊齋誌異
八册
一元八角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
守秘不示人以其中頗多抱漢
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
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
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
多不同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
妙可與聖歎接席但不知何人
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
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小說家
文學家戲劇家之津筏也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啟
北京廠西門

● 酒 後 茶 餘 之 消 遣 品 ●

洋裝
金字
布面

上海驚鴻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一名五白美人照相冊 ●

上海為中國最繁盛之區商賈輻輳楚館秦樓於茲為盛
個中佳麗正不乏人此冊徵集三十年來名妓及現在最
時髦之信人照片擇其艷之尤噪者都凡五百餘人上
一埠之名妓盡網羅於此冊之中秦濃競淡燕瘦環肥各
盡其妙至裝飾之新奇爭妍競巧層出不窮非惟美術家
繪畫家得此裨益不淺即舟車行旅酒後茶餘亦一種陶
情適趣破悶消愁之良品也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原片
清朗鮮麗有過無不及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茲
擇其名之最著者列數十名於後

- | | | | |
|------|------|-------|------|
| 花佩珍 | 秦美雲 | 潘逢春 | 繡雲閣 |
| 藍橋別墅 | 翁梅倩 | 沈寶寶 | 趙斐雲 |
| 紅冰館 | 醉春閣 | 身雲小榭 | 胡玉蓮 |
| 王寶寶 | 花蘭芬 | 左盤珠 | 王桂英 |
| 陳蕊寶 | 吟香館 | 凌針卿 | 金五寶 |
| 蔡新寶 | 花寶林 | 洪如意 | 文素琴 |
| 思補軒 | 金媛媛 | 秦麝 | 林月英 |
| 十二樓 | 金菊仙 | 秦微雲 | 左芸臺 |
| 夏月閣 | 天香閣 | 洪蘭芬 | 林四寶 |
| 張鵬 | 四金剛全 | 補後金剛 | 沈麗華 |
| 張雅雲 | 鷗波小榭 | 趙香玉 | 賽金花 |
| 花奇英 | 花奇玉 | 林小星星 | 時鳳儀 |
| 胡玉梅 | 金佩蘭 | 花元春 | 小林寶寶 |
| 金元仙 | 妙香閣 | 陸小寶 | 朱小二寶 |
| 洪媛媛 | 花鴛鴦 | 韓翠蘋 | 金湘娥 |
| 名女優 | 金月梅 | 高金秀 | 林鳳仙 |
| 林媛媛 | 冶葉 | 阿小 | 阿招 |
| 文鍾 | 小脚阿毛 | 葉榜狀元等 | |

洋裝
金字
布面

艷歛花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一名全國各埠名姬小影 ●

簫管秦淮燕趙歌舞為古人所艷稱本局前印海上
驚鴻影銷數逾萬蔚為大觀惟前只在一隅尚未普
及全國茲特搜羅各省各商埠著名名妓及女優
小影都凡數百餘片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前更為
宏麗南朝金粉北地胭脂會合一冊形形色色各隨
其地方風氣嗜尚而不同非但為美術家繪畫家絕
好之參考書凡未經身歷其間者得此已不啻臥遊
矣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

- | | | | | |
|----|---------------|-----------|------|-----|
| 蘇州 | 為金鳳 | 李雙珠 | 小白蘭花 | 湘妃 |
| 杭州 | 為江山船上諸妓十九影 | | | |
| 南京 | 為小喬 | 小四子 | 小五子 | 小五寶 |
| 天津 | 為金月梅 | 賈玉文 | 王克琴 | 楊翠喜 |
| 蘇州 | 為雲屏別墅 | 金月香 | 王韻秋 | 于品 |
| 蘇州 | 為翠蘭 | 妙香閣 | 蘇映雪 | 桂花 |
| 蘇州 | 為喜鳳 | 桂蘭 | 金桂 | 桂 |
| 蘇州 | 為小萍果 | 賽金花 | 謝珊瑚 | 謝珊瑚 |
| 蘇州 | 為金仙 | 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 | |
| 蘇州 | 為林桂蓀 | 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 | |
| 蘇州 | 為金月梅 | 賈玉文 | 王克琴 | 楊翠喜 |
| 蘇州 | 為蔣玉文 | 李金花等七十影 | | |
| 蘇州 | 為薛文仙等十七影 | | | |
| 蘇州 | 為小喬 | 小四子 | 小五子 | 小五寶 |
| 蘇州 | 為金鳳 | 李雙珠 | 小白蘭花 | 湘妃 |
| 蘇州 | 為阿毛等五十影 | | | |
| 上海 | 為胡四寶 | 洪四寶 | 文桂香 | 花瑞英 |
| 上海 | 為金文仙 | 孫鳳雲 | 茶花女 | 怡情別 |
| 上海 | 為張娟娟等七十人皆最新之影 | | | |
| 上海 | 為漢口 | 江西 | 鎮江 | 揚州 |
| 上海 | 為山東 | 保定 | 烟台 | 河南 |
| 上海 | 為安徽 | 蕪湖 | 回部 | 福建 |
| 上海 | 為廣東 | 等不及 | | |
| 上海 | 為奉天 | 山西 | 陝 | |
| 上海 | 為西 | 安慶 | 蕪湖 | 回部 |
| 上海 | 為福建 | 廣東 | 等不及 | |
| 上海 | 為細載 | | | |

上海正書局發行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碑帖目錄

漢

碑

魏

碑

晉

帖

西嶽華山廟碑華險本合印 長垣本 四明本	三冊五元	珂羅版何媛叟藏張黑女誌 初拓 龔龍顏碑	一元	珂羅版印越州本晉唐小楷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二冊	三元
海內無第二本東海廟殘碑	四角	海內孤本 大岱華岳廟碑 初拓 崔敬邕誌	四角	王右軍 金剛經 網目版印 青玉版十三行	一元六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五冊	一元二角	初拓 刁惠公誌	四角	宋拓 十三行	八角
明拓 漢隸四種	六角	初拓 張猛龍碑	五角	唐拓 十七帖	六角
漢石經殘字	二角	初拓 劉懿墓誌	二角五分	河南本 十七帖	四角
隸書 明拓史晨爨孔廟碑	五角	初拓 鄭文公碑	六角	宋拓 十七帖	四角
海內第一本 漢劉熊碑	三角	魏孝昌石冊碑	三角五分	黃庭內景經	四角
宋拓 孔宙碑	七角	魏墓誌三種	四角五分	思古齋真本黃庭經蘭亭序	三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禮器碑陰	二冊八角	魏鄭道忠墓誌	三角	匄齋藏 瘞銘鶴兩種合冊	一元
魯相乙瑛碑	三角五角	龍門二十品	二冊六角	水前瘞鶴銘	四角
魯峻碑及碑陰	六角	魏齊造像二十品	四角	珂羅版柯丹丘藏定武蘭亭	一元
吳天發神愷碑	四分	初出土拓 魏王基斷碑	二角	宋拓 定武蘭亭	二角五分
明拓 曹全碑	三角	宋拓 魏黃初修孔子廟碑	二角五分	開皇本 蘭亭序	二角
明拓 石鼓文	三角	嵩高靈廟碑	三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十三行 中秋帖	一幅六角
泰山秦篆魯孝王石刻合冊	二角五分	明拓 賈使君碑	三角五分		

廳堂陳設送禮美品

中堂屏片

此種中堂畫片大者長四十三英寸寬二十四英寸小者長三十八英寸寬二十一英寸皆取名人富麗幽逸之作原本為墨色者用單色珂羅版精印原本為彩色者用五彩珂羅版套印與原本絲毫無異懸掛廳堂客座高雅堂皇不啻真跡其有用青綾裱成大幅者只須加裱工五角購去即可張掛尤為便利又本局印有三號大畫片專備插入鏡匡之用懸諸四壁亦極雅緻可愛細目如左

●大 中 堂

八彩揮南田鮑菊圖	二元四角
五彩沈南蘋柳陰鷺禽圖	一元八角
五彩郎世寧嬰戲圖	一元八角
五彩唐六如群鴉高樹圖	一元八角
五彩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一元八角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	八角
沈南萍五倫圖	八角
黃一峰天池石壁圖	八角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八角
蘇東坡畫竹墨寶	八角
王石谷松壑垂輪圖	八角
丁南羽淵明漉酒圖	八角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	八角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八角
慈福太后畫珠筆葡萄	八角

●小 中 堂

顧見龍仕女	八角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八角
石濤溪山釣艇圖	八角
董香光山水	八角
仇十洲墨筆人物	八角
蔡松原水怪獻寶圖	八角
五彩王小梅人比黃花仕女	一元
五彩戴醇士深山讀易圖	一元
五彩唐六如寒林新雁圖	一元
五彩陳老蓮眷秋圖	一元
五彩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一元
五彩顧西眉仕女屏四幅	二元四角
單色顧西眉仕女屏四幅	一元二角

●三 號 大 畫 片

五彩王小梅仕女屏四幅	二元
湯樂民桐蔭整環圖單條	五角
揮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五角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三角
王石谷做天遊生山水	三角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	三角
仇十洲畫臘梅水仙	三角
王廉州傲梅道人溪亭山色	三角
天下第一畫元畫山水	三角
仇十洲彈箏篋美人	三角
王石谷平坡曲澗圖	三角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	三角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	三角
朗世寧嬰戲圖	三角
王烟客擬一峯筆意山水	三角

● 四 十 六 第 集 外 畫 名 國 中 ●

品 精 一 第 平 生 谷 石

景 二 十 元 宋 臨

● 角 八 元 二 洋 冊 大 印 精 版 羅 珂 彩 五 ●

此 冊 乃 瑤 華 道 人 舊 藏 後
 歸 臨 川 李 氏 近 為 龐 君 芝
 閣 以 二 千 餘 元 得 之 為 石
 谷 生 平 第 一 精 品 每 頁 有
 瑤 華 道 人 及 董 誥 曹 文 植
 沈 初 劉 墉 鐵 保 梁 國 治 錢
 載 等 諸 詩 跋 推 崇 備 至 謂
 觀 此 始 知 石 谷 之 真 實 本
 領 己 得 盡 唐 宋 人 之 法 也
 茲 用 五 彩 珂 羅 版 套 印 為
 一 大 冊 精 美 絕 倫 實 前 此
 所 未 有 連 跋 共 二 十 六 頁
 美 術 家 不 可 不 一 觀 以 廣
 眼 界 也

●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行草大字典

● 連史紙印 六册 一元八角 ●

書法爲吾國特有之美術而行草又爲
 日用所必需此書搜羅歷代書家行草
 之作集其精華按照字典部首編次凡
 應用之字無不備俱眉目釐然檢查極
 易足爲臨習行書草書者之津梁而歷
 代書家之精構南北派別之名人行書
 草書之變化會合一編學者不難於此
 中窮原竟委考其大要得此一書足代
 古今書家專集數百種而有餘實高等
 小學中學師範等學校教員學生及美
 術家臨池家政治家商業家不可不備
 之良書也

● 有光紙印 六册 一元二角 ●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發行 廠琉璃京北

美術家惠鑒

有正書局啟

美術一門各國多極力保存油畫院也陳列場也無不網羅一國美術之精品供人展玩以發起高尚優美之思想非徒勸其美術之觀念亦所以生其愛國之心也吾國立國最久不乏名人書畫惜無機關收集類多散佚湮沒弗彰自歐風東漸美術隨文化潮流闖入我國油鉛炭漆鋼筆水彩形形色色為吾國自古以來畫法所未有而一般歡迎者遂敵屣我國數千年來之美術於不顧良可浩歎本局以保存國粹提倡美感為主指擬將吾國美術精品付印以公海內外人士惟斯項畫片搜集良不易其故有二一贗本多於真跡也吾國商業道德不發達魚目混珠濫竿充數專計影射已成習見試一入書畫骨董之肆非不充庭盈几爛然可觀然考其精粗則真蹟百無一二偽者十居八九倘於書畫之門徑未嘗稍研究者蓋罔不受其欺騙也一真本之價值昂巨也真蹟精品希如星鳳寸楮尺縑有數千金不肯易者有不能以價限量者收藏之家愛護備極或且不輕與人觀是以欲得其真蹟至不易言無力者勿論矣本局不辭艱辛不惜鉅費盡力搜求每得一種必延有名多數賞鑒家嚴為審定汰其贗者留其真者復於真蹟之中采摭精英遺其糟粕蓋不欲以謬種流傳貽毒於美術界更不欲以自欺者轉而欺人審定之件均用最新發明印刷術之珂羅版網目版分別精印其有原底為五彩非色不足以顯其神妙者則用五彩珂羅版套印雖手續繁重資本昂巨亦不稍惜用是印出之件精采勃勃試與真本對照用筆乾濕墨色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盈集歷承內外國賽會內外國人士金牌優語褒獎羣稱為本局印刷之特色為吾國前此所未有足與米西洋媲美而千古秘藏名蹟得以流傳人間以視常用之石印等不啻天淵之隔本局得此曷勝榮幸益自振刷期副內外人士之雅意至於定價低廉裝訂堅麗一覽即知不待觀縷茲將已出版各種列舉於下敬希鑒察倘蒙採擇榮幸無任

中國名畫集

已出十六集每集一元五角

中國名畫外集

已出六十四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八角

袖珍名畫冊

已出四種每種六角

大 中 堂

已出二十一種每種由八角至二元四角

小 中 堂

已出五種每種一元

屏 條

已出七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四角

大 畫 片

已出十二種每種三角

吳門
周瘦
鵑辭

霜 刃 碧 血 記

每冊
大洋
四角

此書叙一瞽者踣於道經一女子救入
 巨廈此巨廈中忽出現一暗殺案瞽者
 累欲告發咸為女子所泥不果後女子
 竟設法使瞽者之目重明利用為傀儡
 演成種種可驚可駭之國際交涉大案
 然卒為瞽者輾轉偵破而與所愛結婚
 情節奇幻令人拍案稱絕全篇釐為三
 十章七萬數千言按日登載時報早博
 社會歡迎茲復彙印成帙凡二百餘頁
 首尾啣結開卷了然洵言情小說中別
 開生面者已

時報短篇小說第一集

三角五分

九十三年

四角

空谷蘭

七角

情網

八角

阿難小傳

五角

環球旅行記

四角

女學生旅行記

六角五分

銷金窟

四角

雌雄影

三角五分

雙淚碑

一角

莫愛雙麗傳

三角

雙冑絲

三角五分

曼玳琳

九角五分

土裏罪人

四角

新西遊記

三角

梅花落

八角

上海正書局發行

平
等
閣
筆
記

布套二册
定價四角

此書曾在時報按日登載其中
有論科學者有論哲學者有論
宗教者有論文學者有論字畫
者見解超絕融洽新舊又庚子
之役紀載亦極詳盡風會升降
時局變遷有可觀焉茲以各界
紛紛函索特彙印成帙首尾啣
接開卷了然誠一般學者不可
不讀之書也